

被开垦的 处女地

上集



本书由“观潮轩”先生扫描并制作，
如果您喜欢，请购买原版。
本书电子版的版权归“观潮轩”先生
所有，不经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。



<http://shop33894957.taobao.com/>



被開墾的處女地

(上集)

原著：[蘇] 肖洛霍夫
改編：林 友 林
繪畫：賀 梅 直
顏 華

軒觀
印潮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【內容提要】

一九三〇年，蘇維埃全國開展農業集體化運動。達維多夫奉命來到頓河地區，組織那裏的農民建立集體農莊。在與舊勢力的反復鬥爭中，格列妙奇村的集體農莊終于衝破重重困難和阻礙，逐步得到了穩固和發展，使原本貧苦的農民在被開墾的處女地上建設起自己的新家園。本書共三冊，這是上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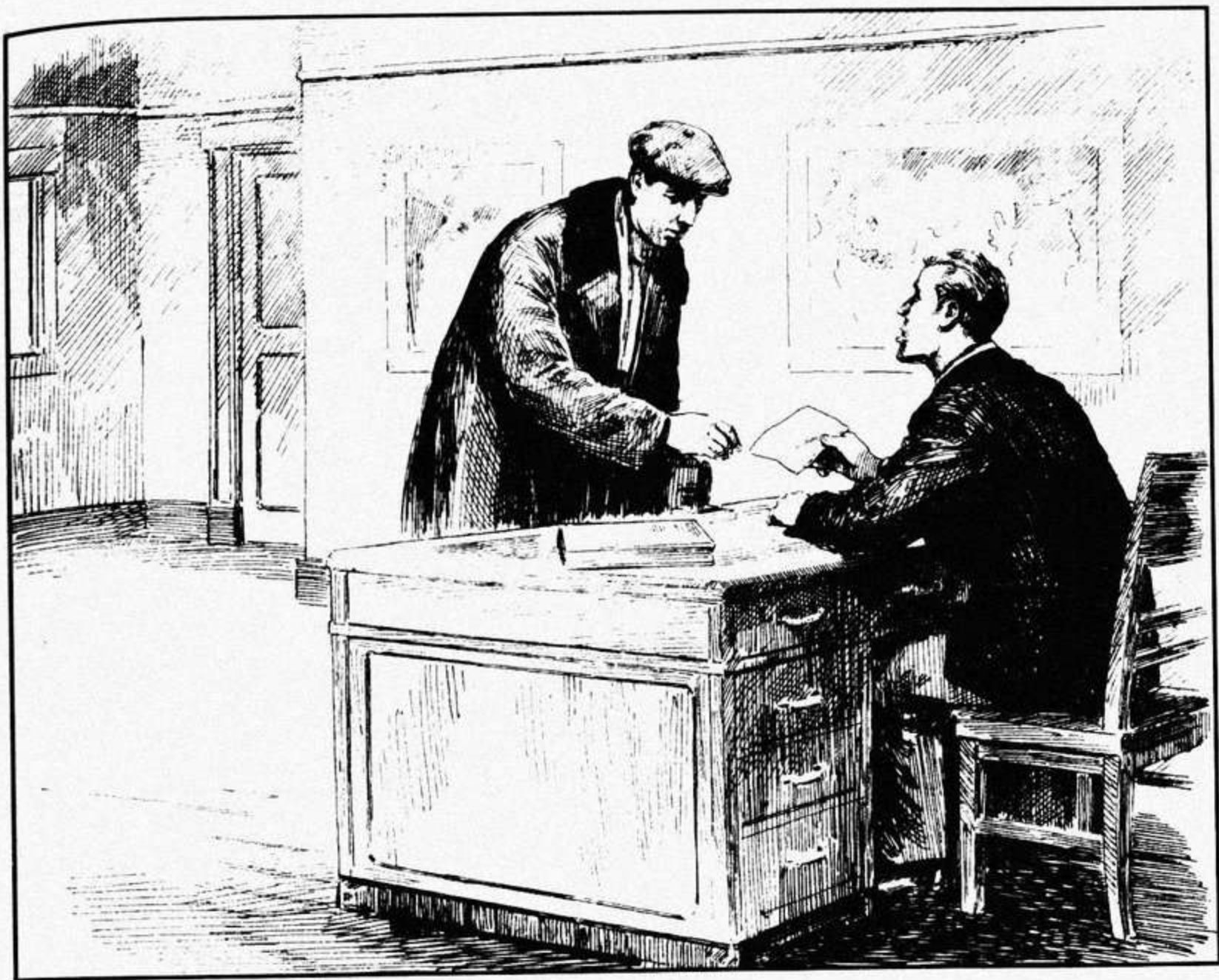
(二) 一九三〇年，苏维埃全国都在开展农业集体化的运动。中央特地调了两万五千个工人，分派到各地去帮助组织集体农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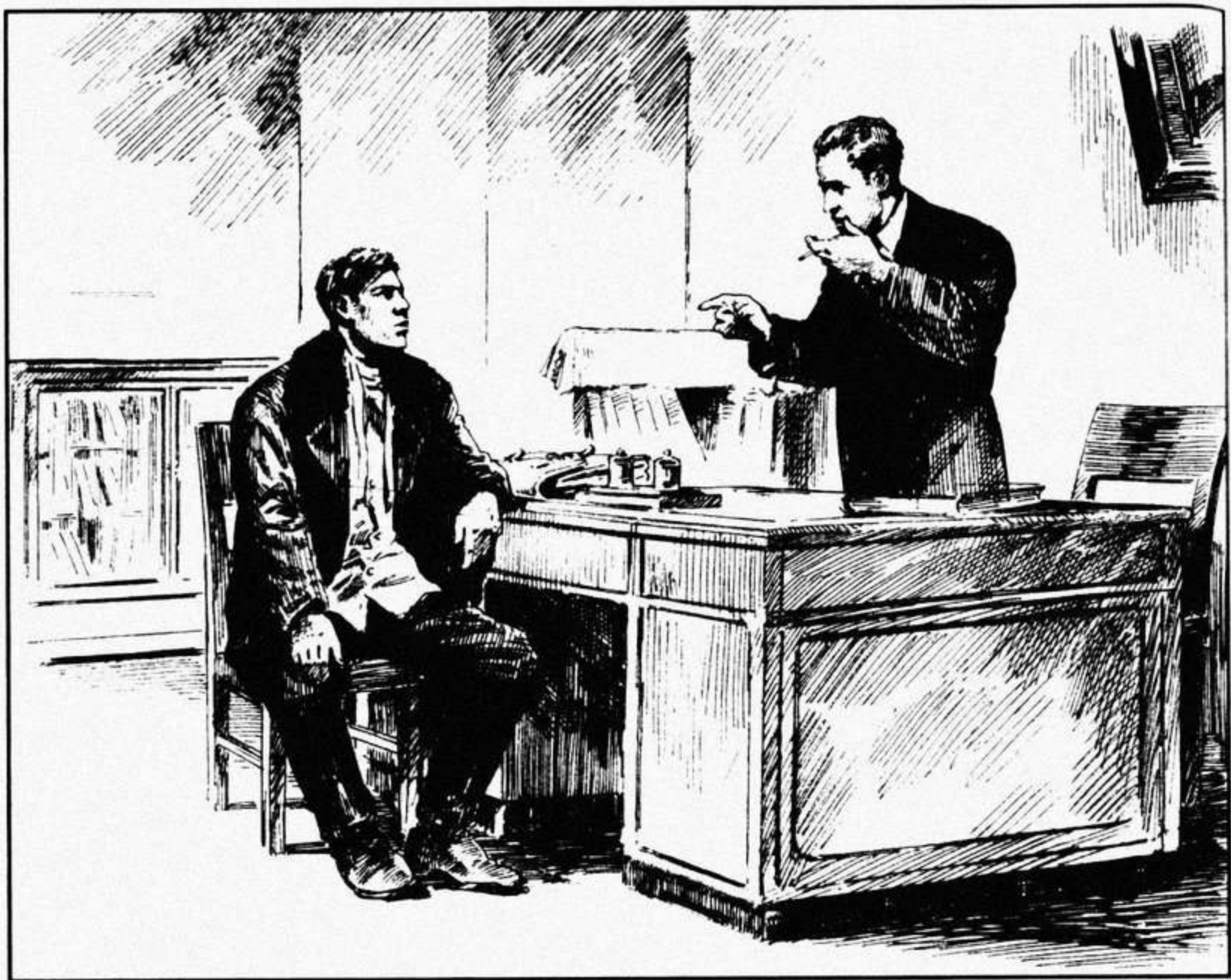
(二) 这其中，有一个名叫达维多夫的，是列宁格勒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。这次奉命调到顿河区来，高兴得很，想拿出自己一套技术，好好地为集体农庄服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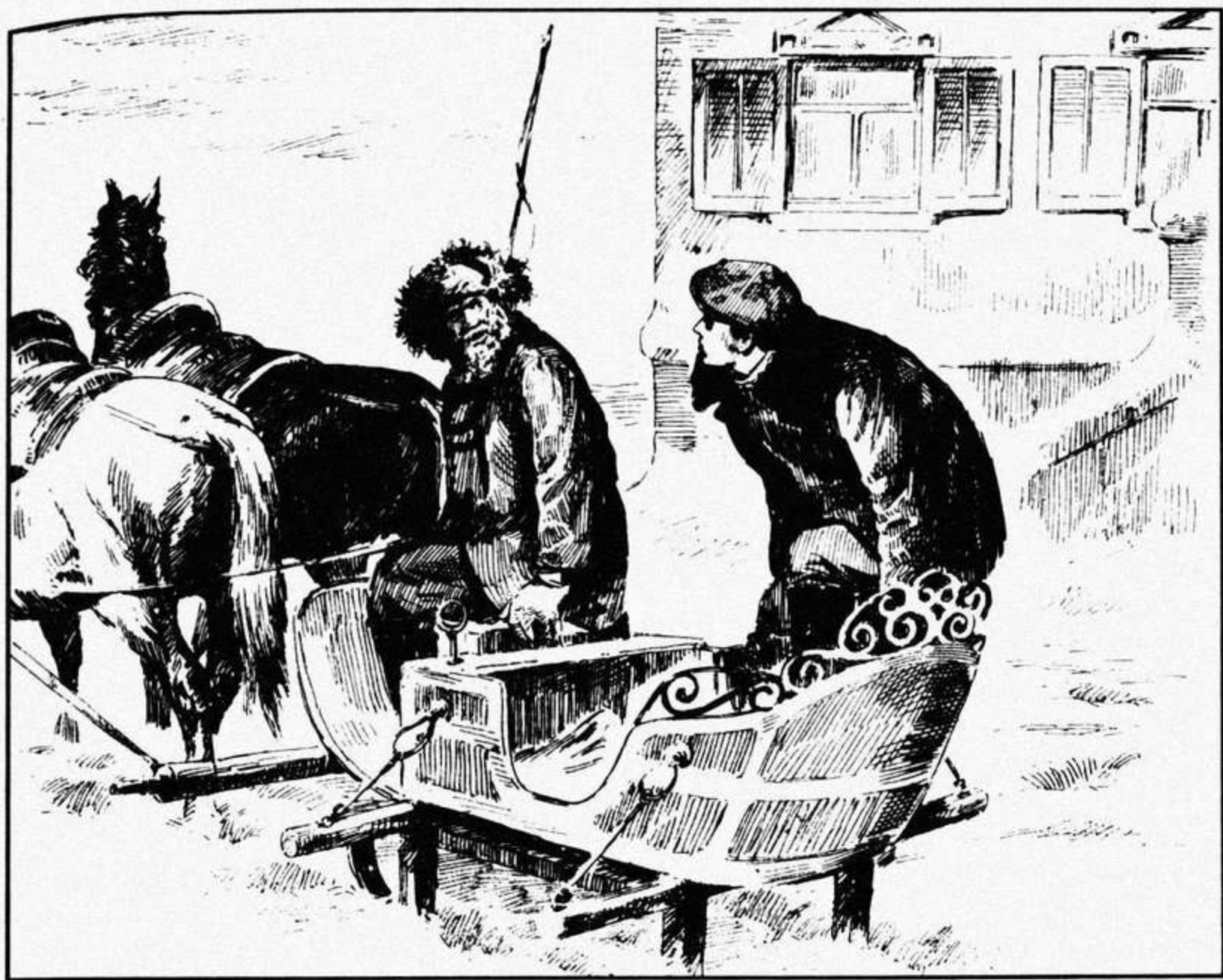
(三) 不料路上害了病，不得不在罗斯托夫住了些日子，自己利用时间，加紧研究有关的文件。等到病好，已经是正月底了。达维多夫起早带晚地赶到区委，要求分配工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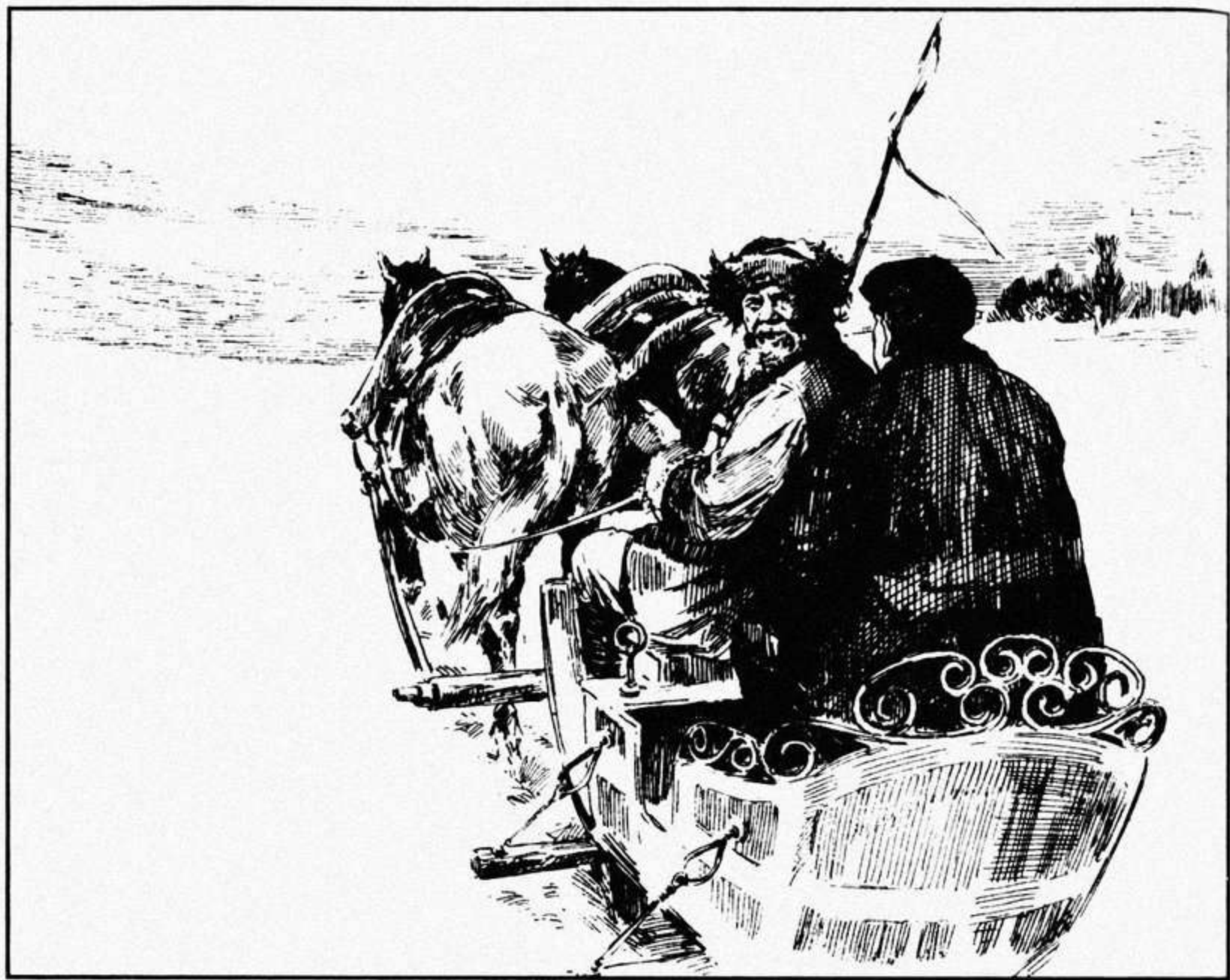
(四) 区委书记派他到格列妙奇村去，并介绍了那里的一些情况：工作开展得很慢，又有坏分子在暗底下破坏。嘱咐他小心行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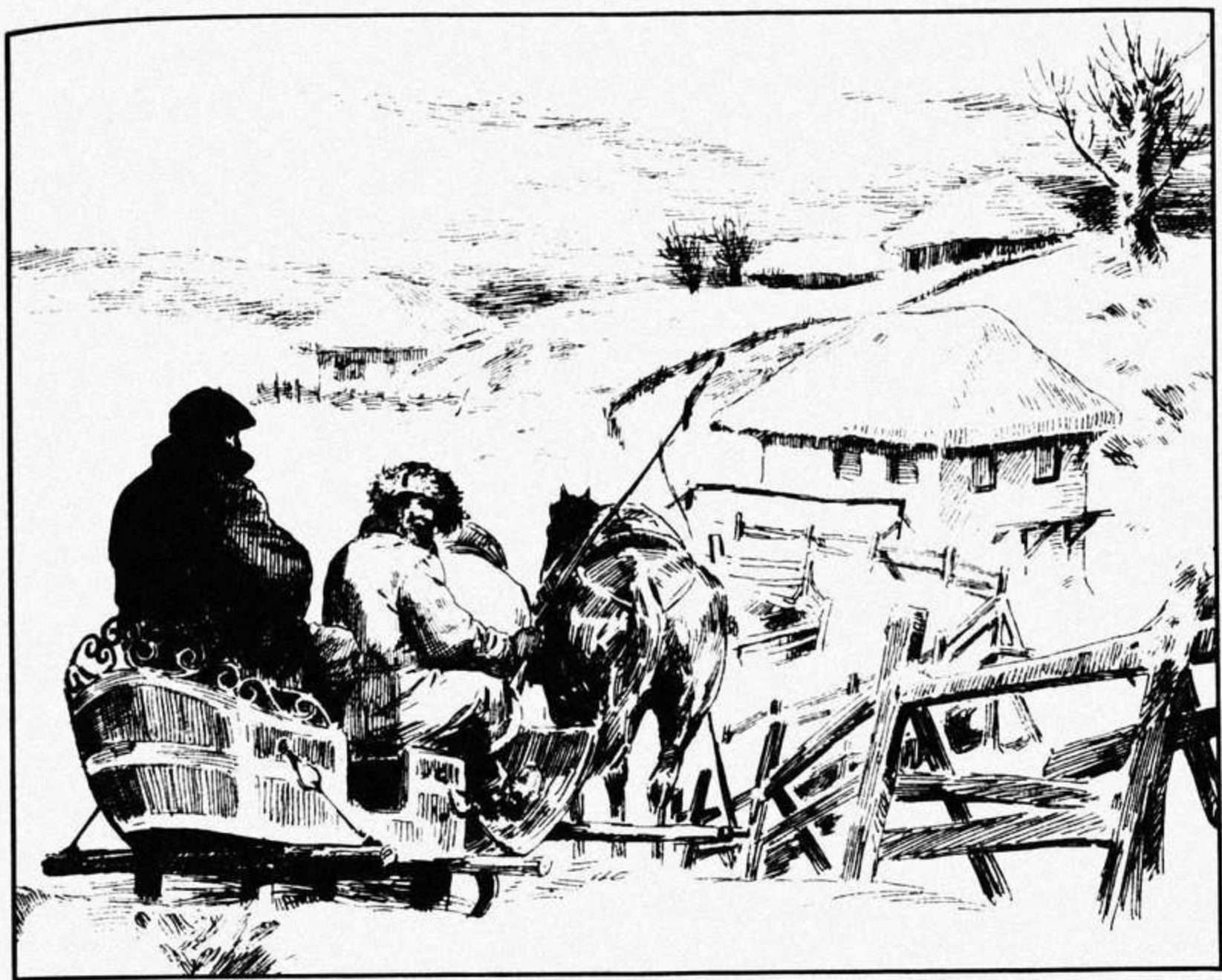
(五) 达维多夫接受了任务，坐上雪车，当天就出发了。赶车的是西奚卡老爹。他是专门来接达维多夫的。



(六) 两个人一路谈着。西奚卡老爹是村子里顶穷的，达维多夫安慰他：「以后就好啦，村里要办集体农庄了。」西奚卡老爹起初不相信，经过一番解释，才表示要第一个参加集体农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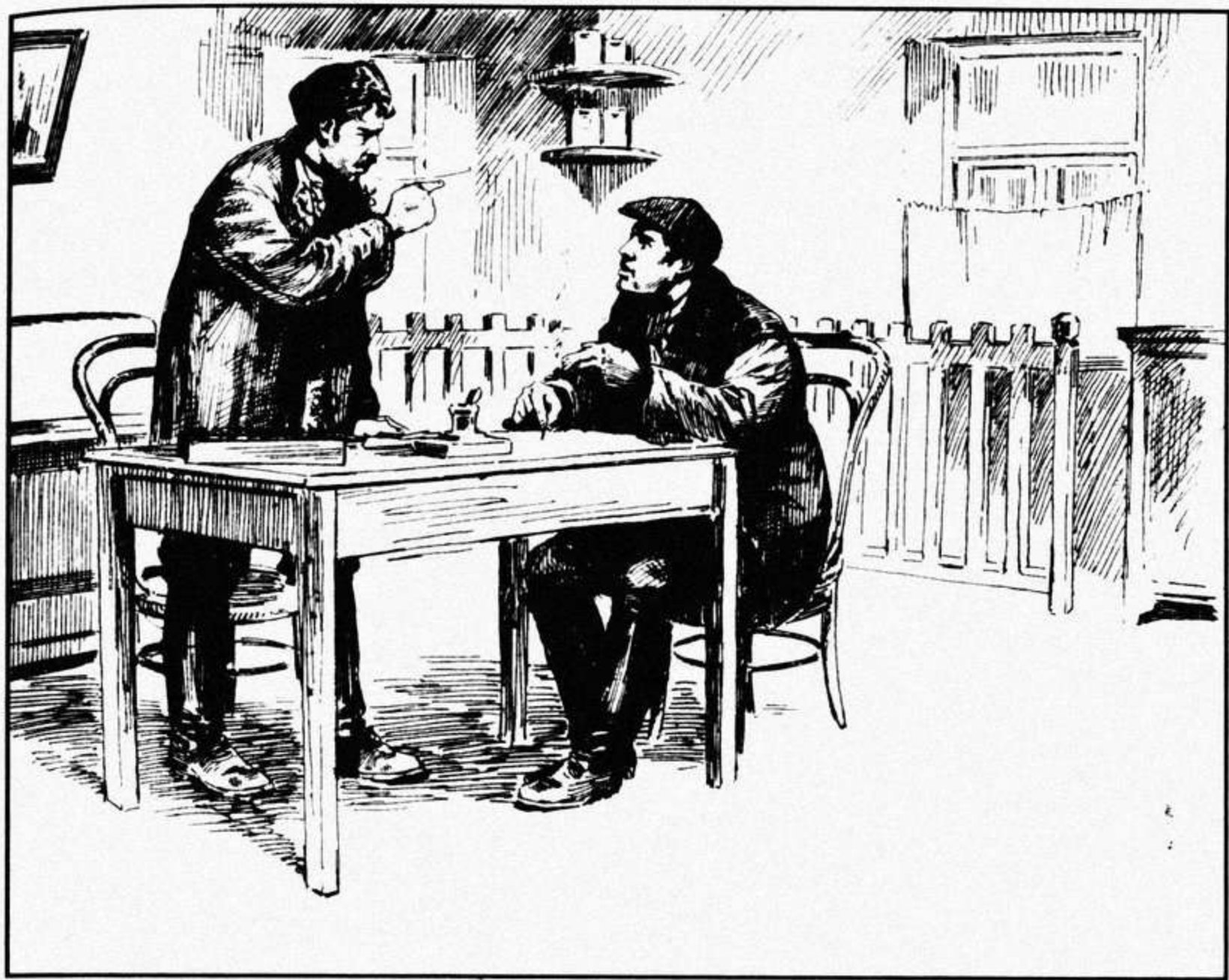
(七) 后来又谈到村里干部情况，达维多夫特别问起支部书记拉古尔洛夫的为人。西奚卡老爹说：「他办事挺干脆，总那么刚强，可只一样，一张嘴就是世界革命。」谈着谈着，不觉到了格列妙奇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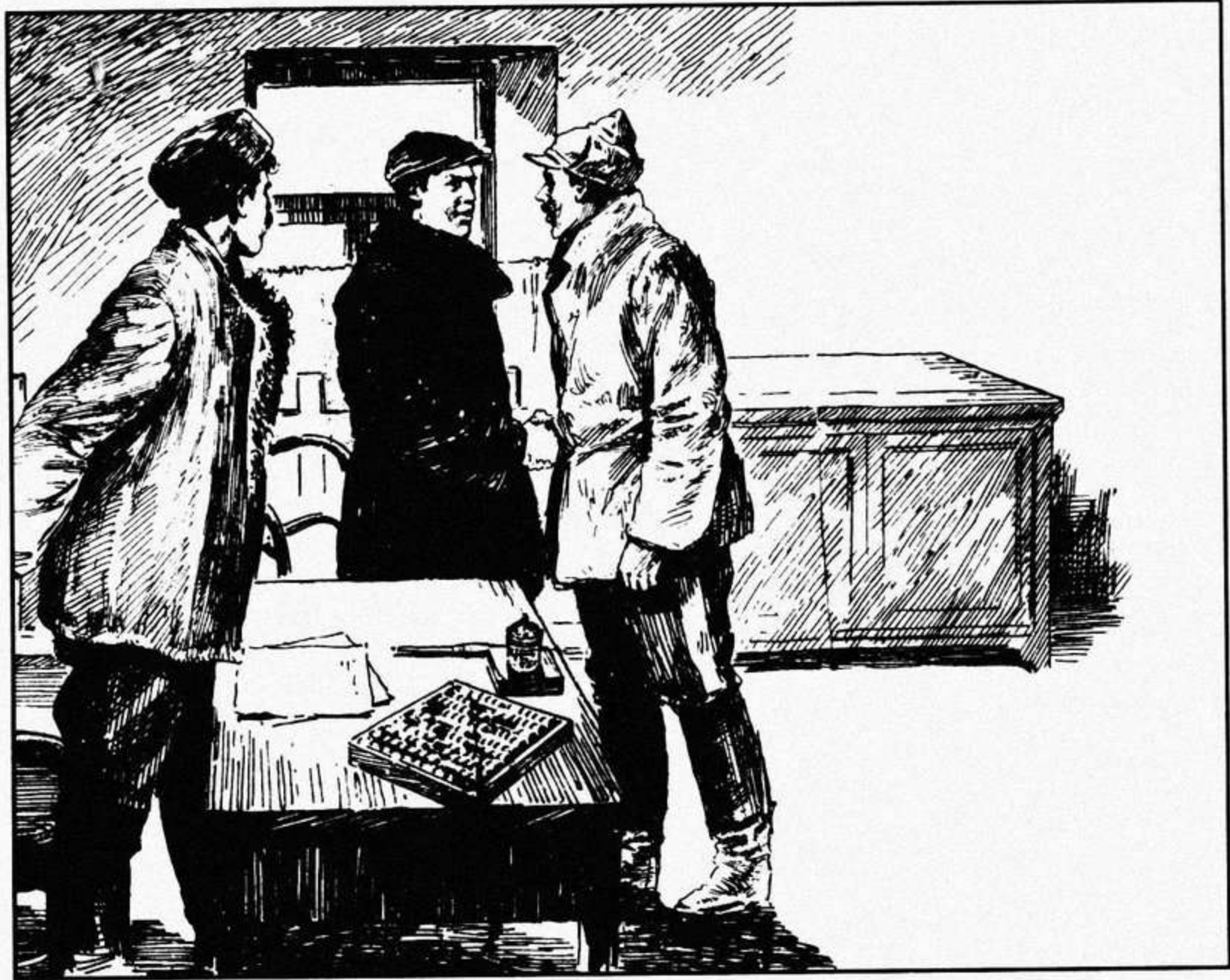
(八) 达维多夫一直走向村委会的大院子里，推开办公室的门，正碰上支部书记——拉古尔洛夫，两个人自我介绍了一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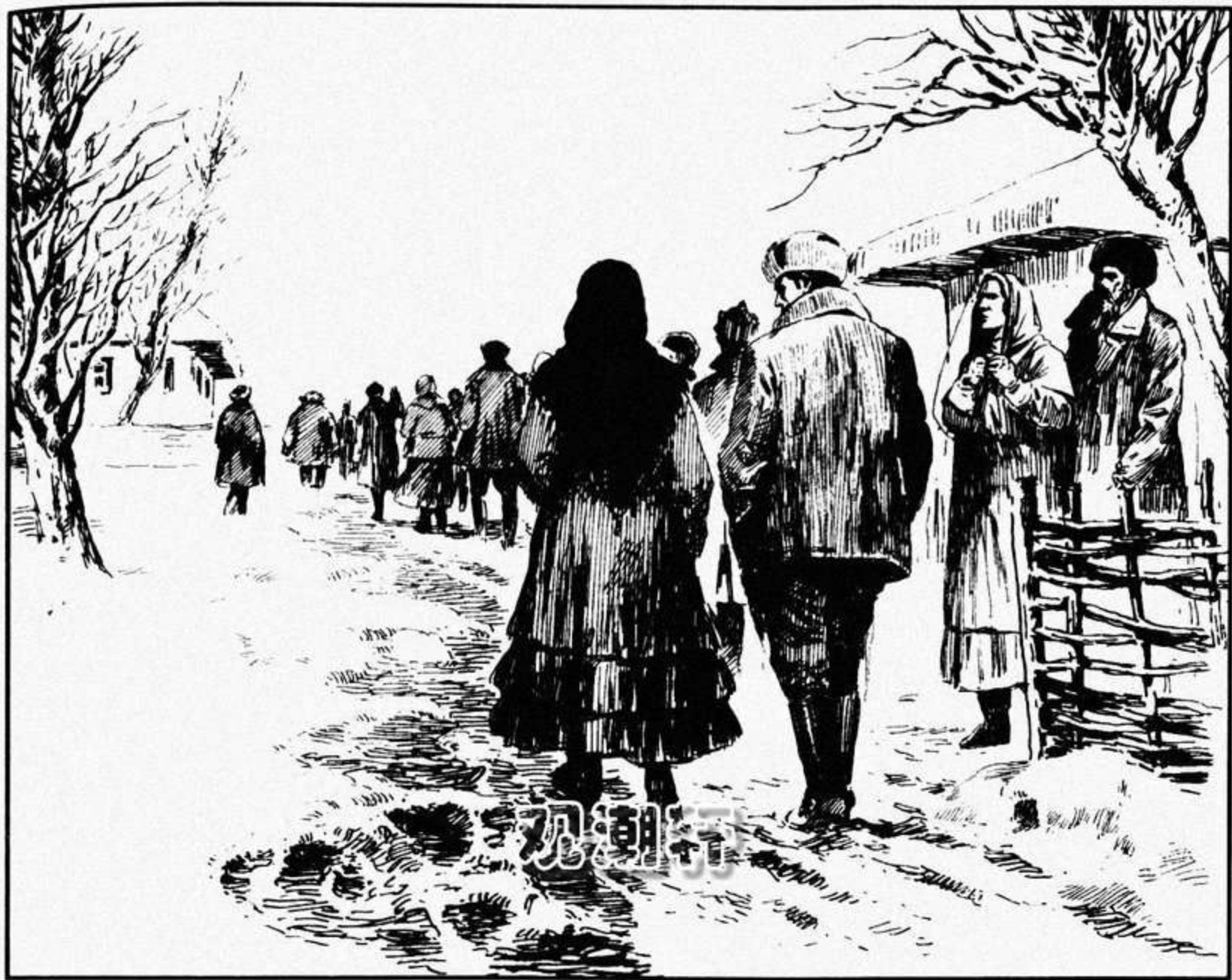
(九) 拉古尔洛夫是个老党员，只是脾气急躁，办什么事都恨不得马到成功。他先介绍了村里的情况，说农民顽固得很，都不肯加入集体农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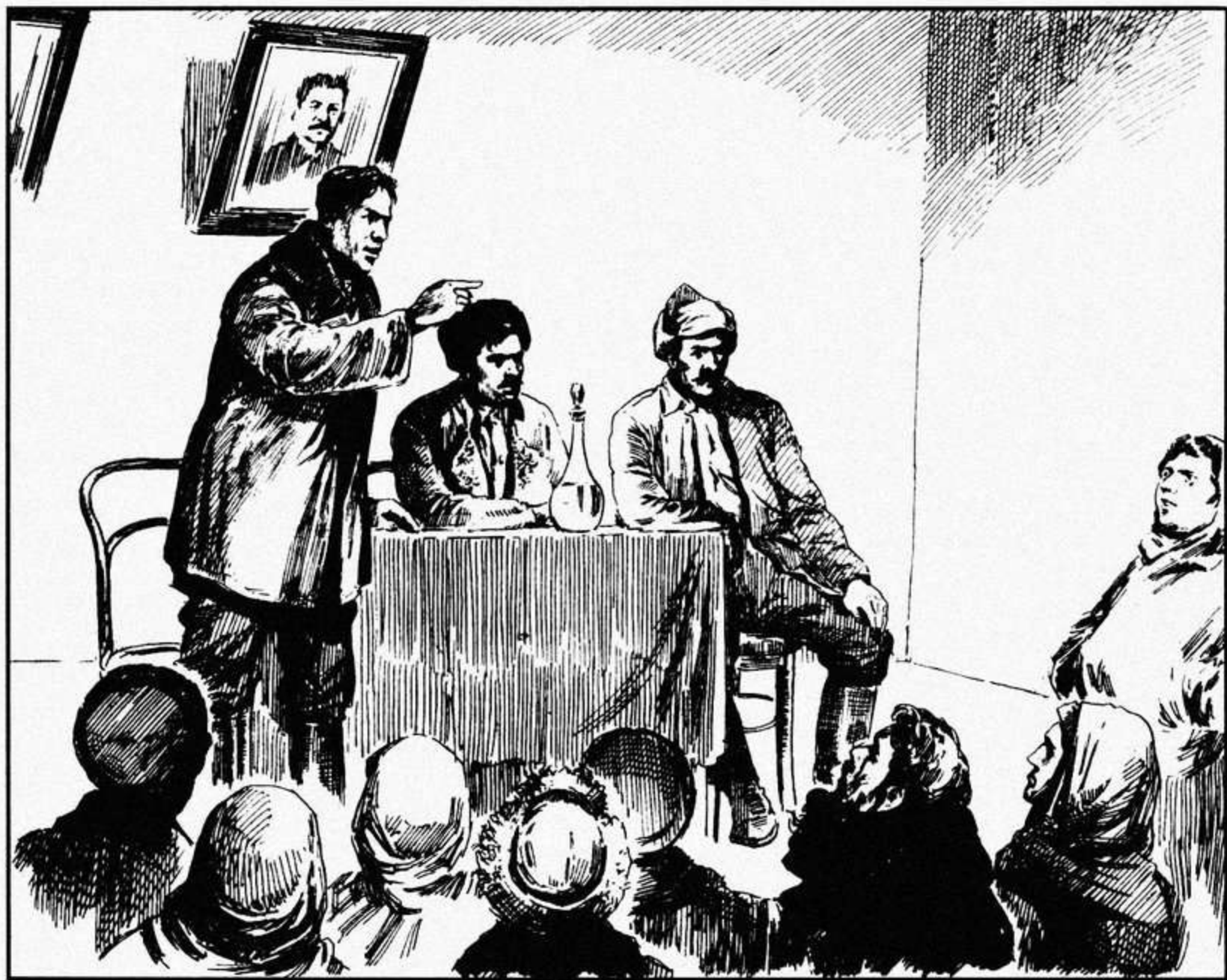
(二〇) 正说着，村主席安德烈从隔壁房间里走出来，和达维多夫握了手。达维多夫以区委代表的身份，把所要做的工工作告诉他们，并且提议明天召集贫雇农和积极分子开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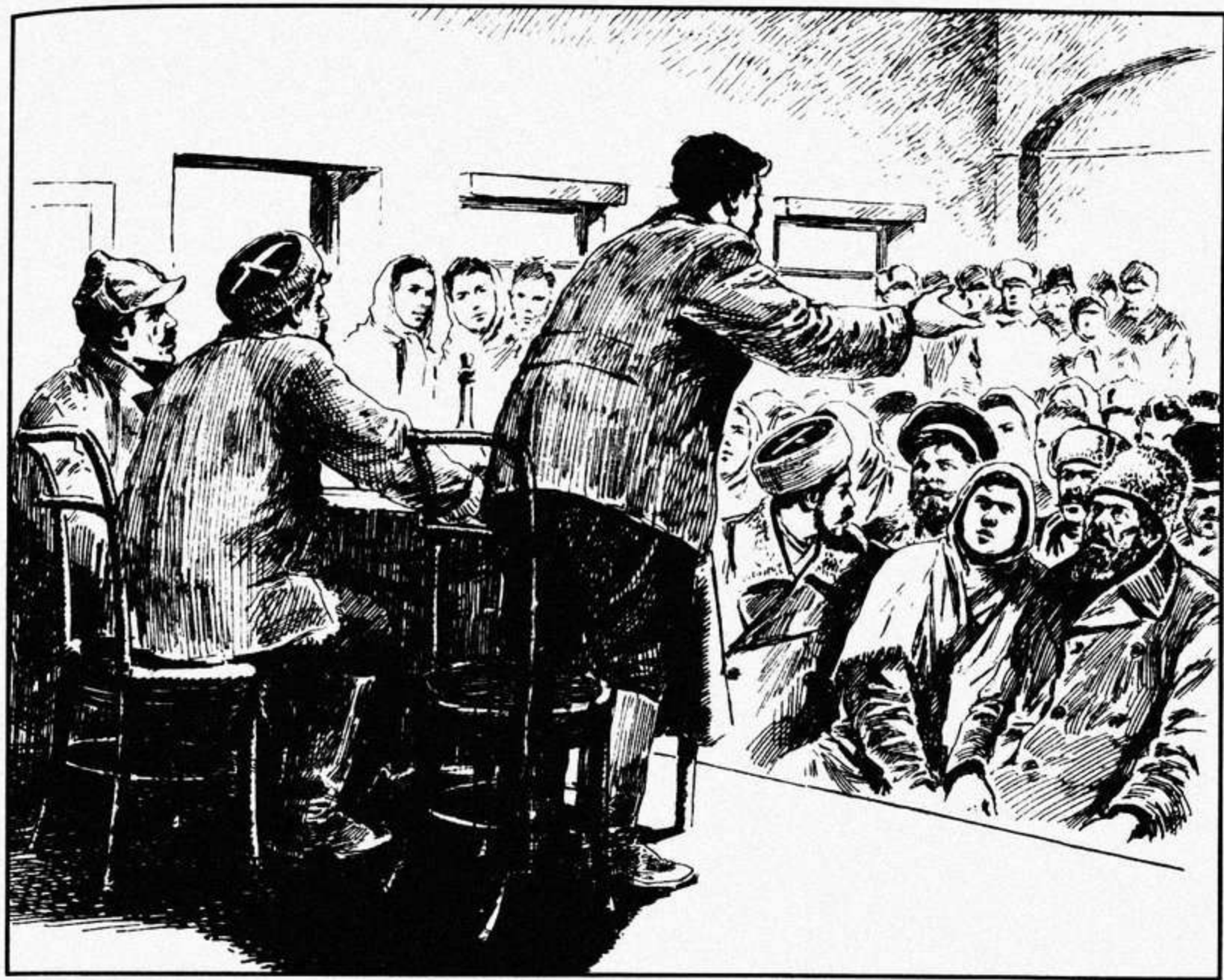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二) 到第二天晚上，村里的贫农和积极分子接到通知，都到村委会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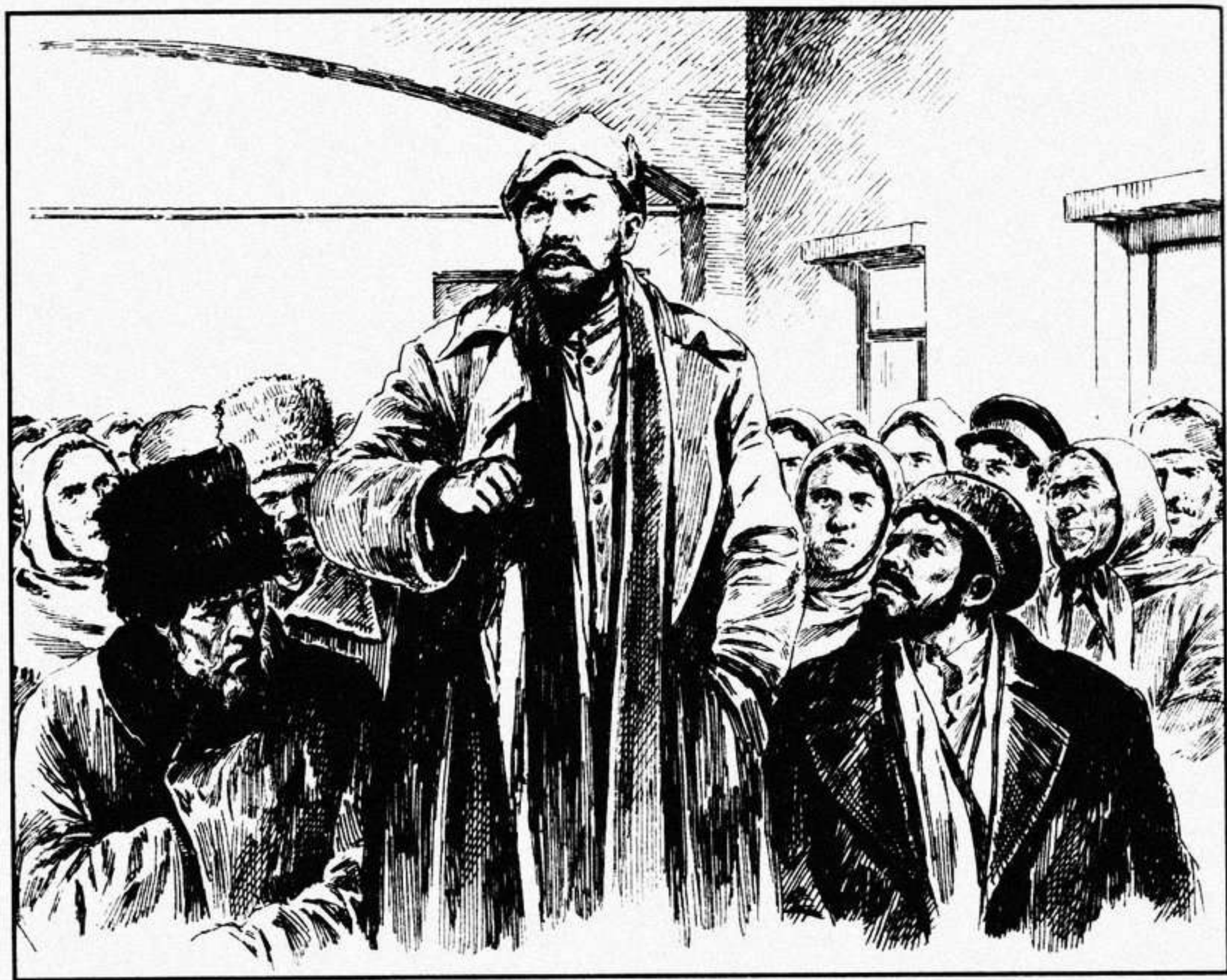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二) 会上，达维多夫单刀直入地讲了开会的目的：帮助大家组织集体农庄，贫雇农要和中农联合起来，只有集体农庄才是穷人的救星。靠一架木犁永远也翻不了身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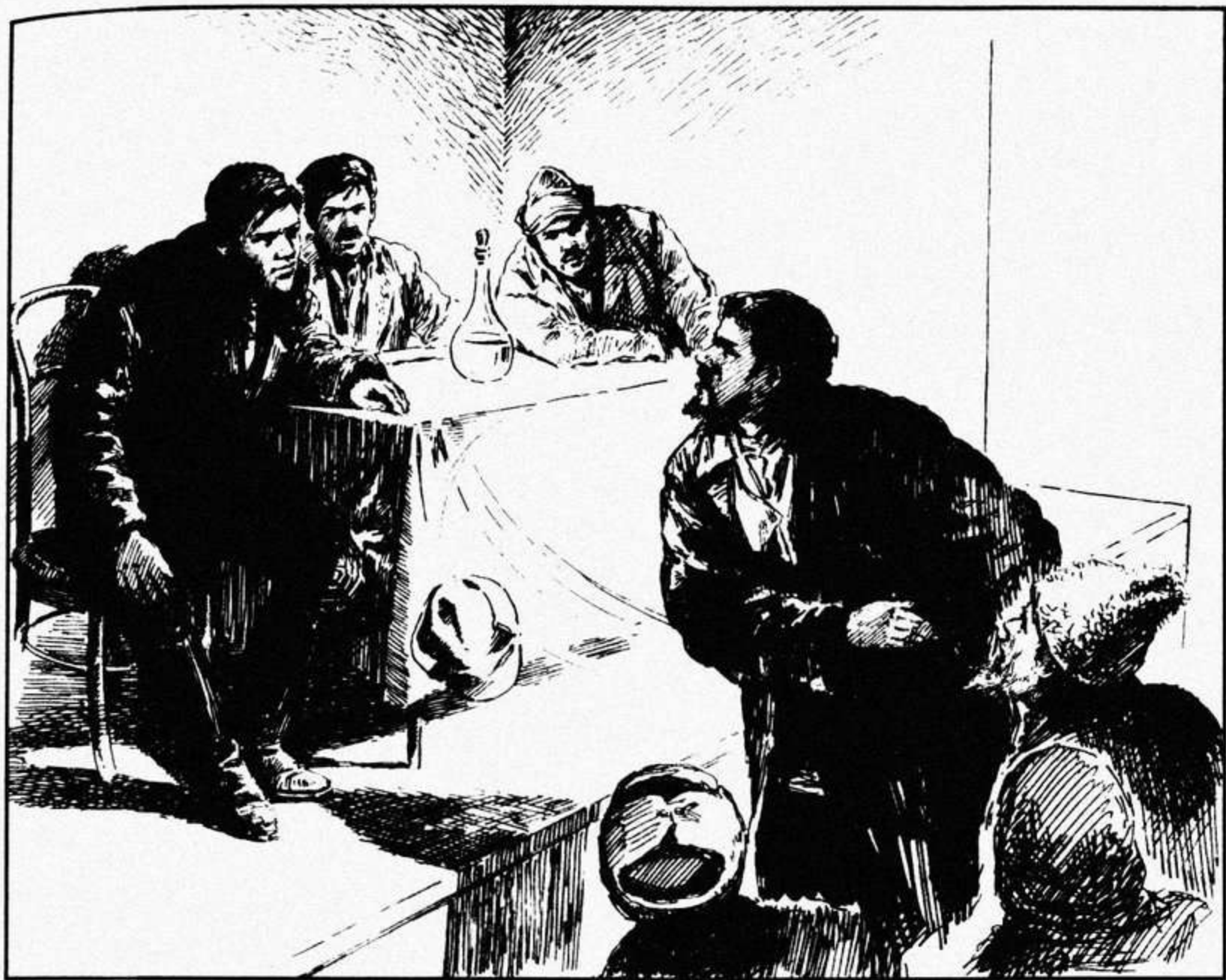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三) 达维多夫说完后，征求大家的意见。可是到会的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老半天也没有一个人作声。原来这个村里的富农还和先前一样过着火日子，压迫穷人。因此，大家都有顾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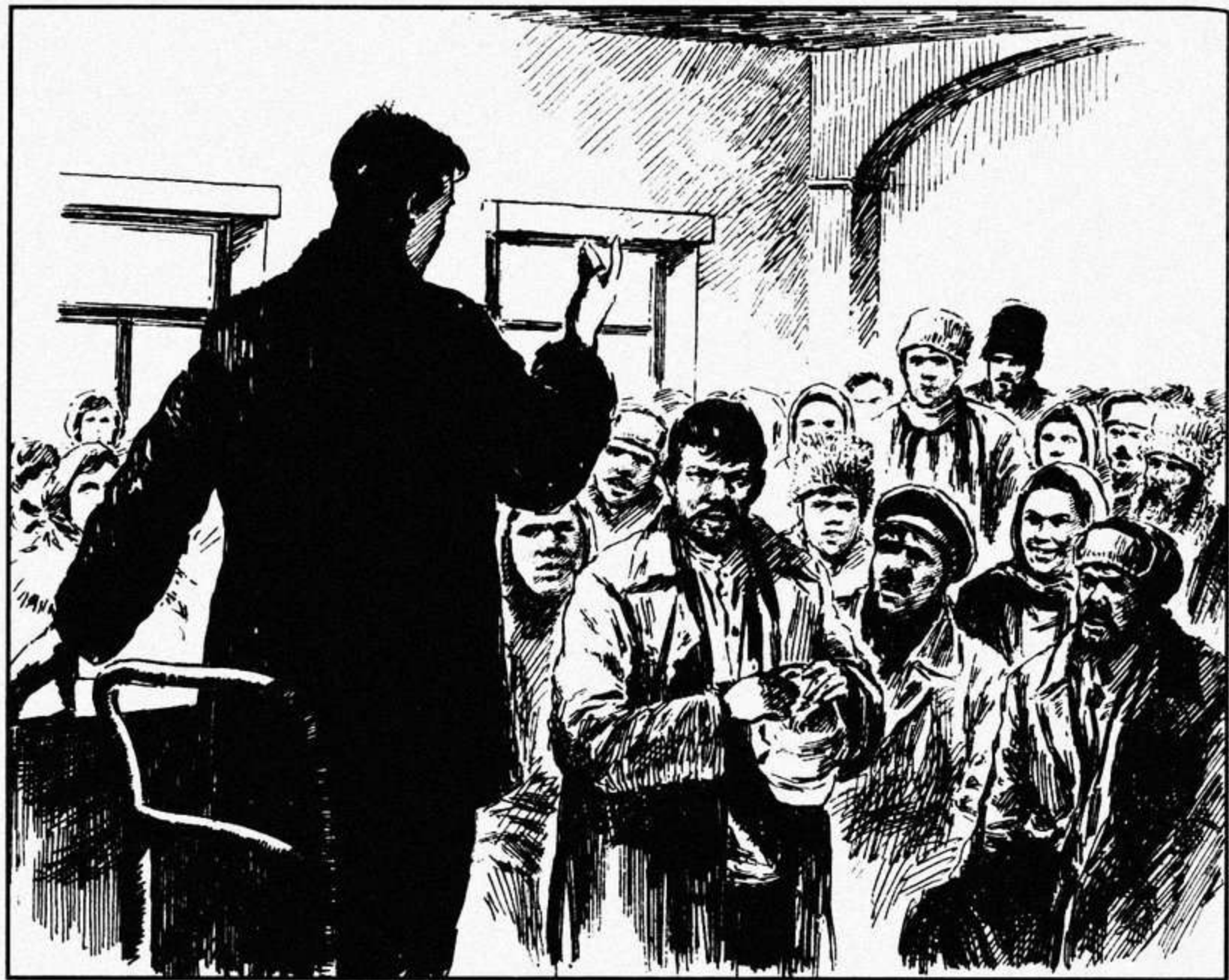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四) 贫农罗比西金头一个站起来发言：「空口说白话不行，我们亲手把苏维埃政权扶植起来，可是有钱的人还是往外租地，还是雇短工……而你们却闭着眼晴！」

(二五) 罗比西金挤到主席台跟前，把自己的黑皮帽子
掷在达维多夫脚边：「你讲的这些有什么用？把富农
的机器、公牛都给我们，我们才会有平等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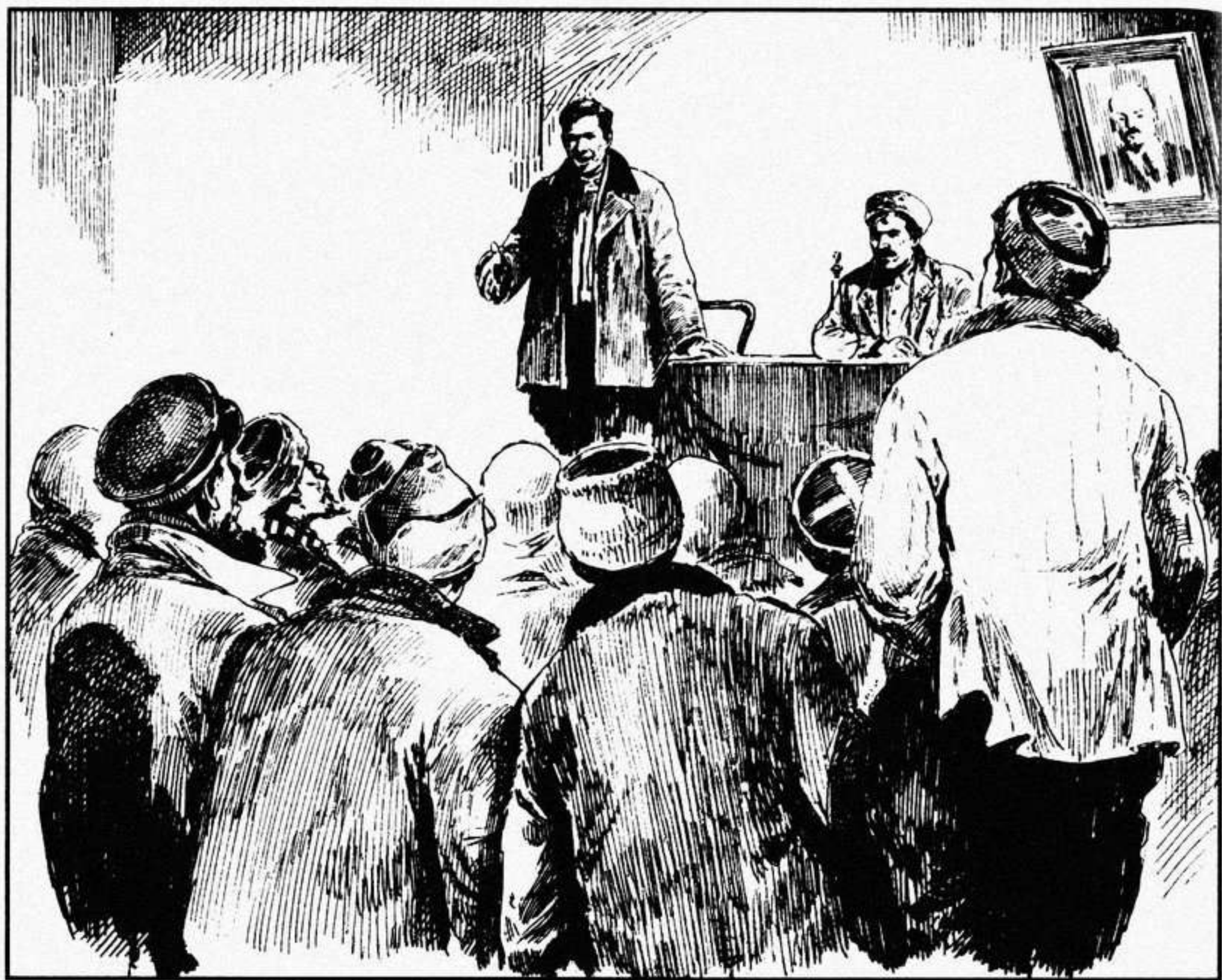
（二六）达维多夫说：「那是我们的政策，我们容忍富农是因为他们供给的面包比集体农庄多。现在可不同了。现在要把他们的财产交给集体农庄。政府还拨了整整五亿卢布来帮助你们建设……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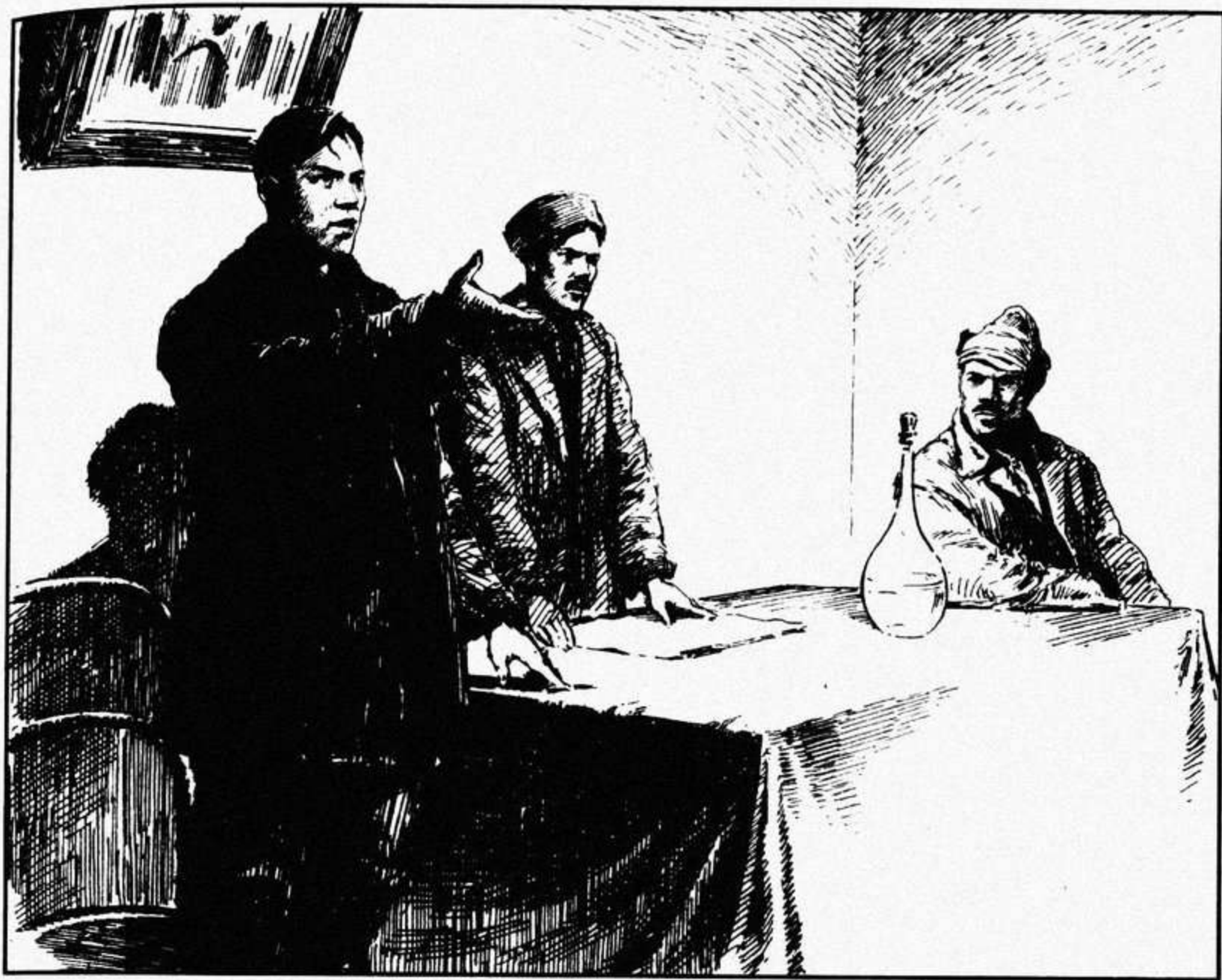


（二七）大家跟着纷纷喊了起来：「对呀！」「这就好了！」「我们今晚上就加入。」达维多夫说：「光你们加入还不行，还要叫中农也跟进来。要是他们不愿意，就要耐心说服。」

(二八) 讨论到要没收哪几个富农的财产。像弗罗尔、格维夫等，大家都举手通过了。当念到铁推克的名字时，下面都一声不响了。达维多夫感到很奇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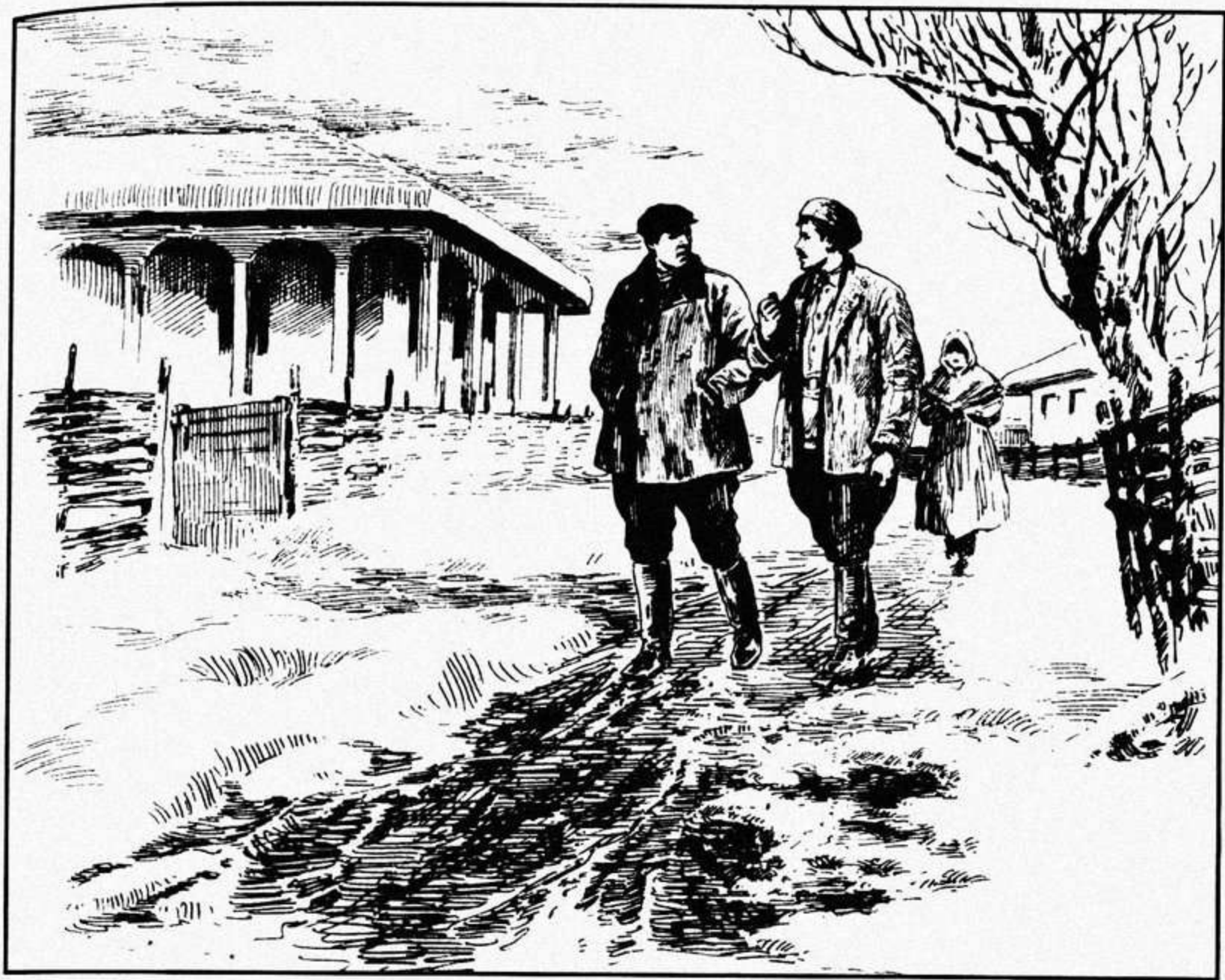
(二九) 拉古尔洛夫介绍说，铁推克曾参加过赤卫军，打仗很勇敢，得过奖赏。复员后开始富裕起来，变成富农了。达维多夫说：「他虽然当过游击队员，但现在变成了富农，也照样要没收他的财产。」



(二〇) 达维多夫又向大家问道：「谁赞成没收铁推克的财产？」下面的手举了起来。但不是立刻的，也不是一致的。



(三二) 散了会，拉古尔洛夫很兴奋。他说：「……我们就是把自己埋进土里去，也要把每一个人拖进集体农庄来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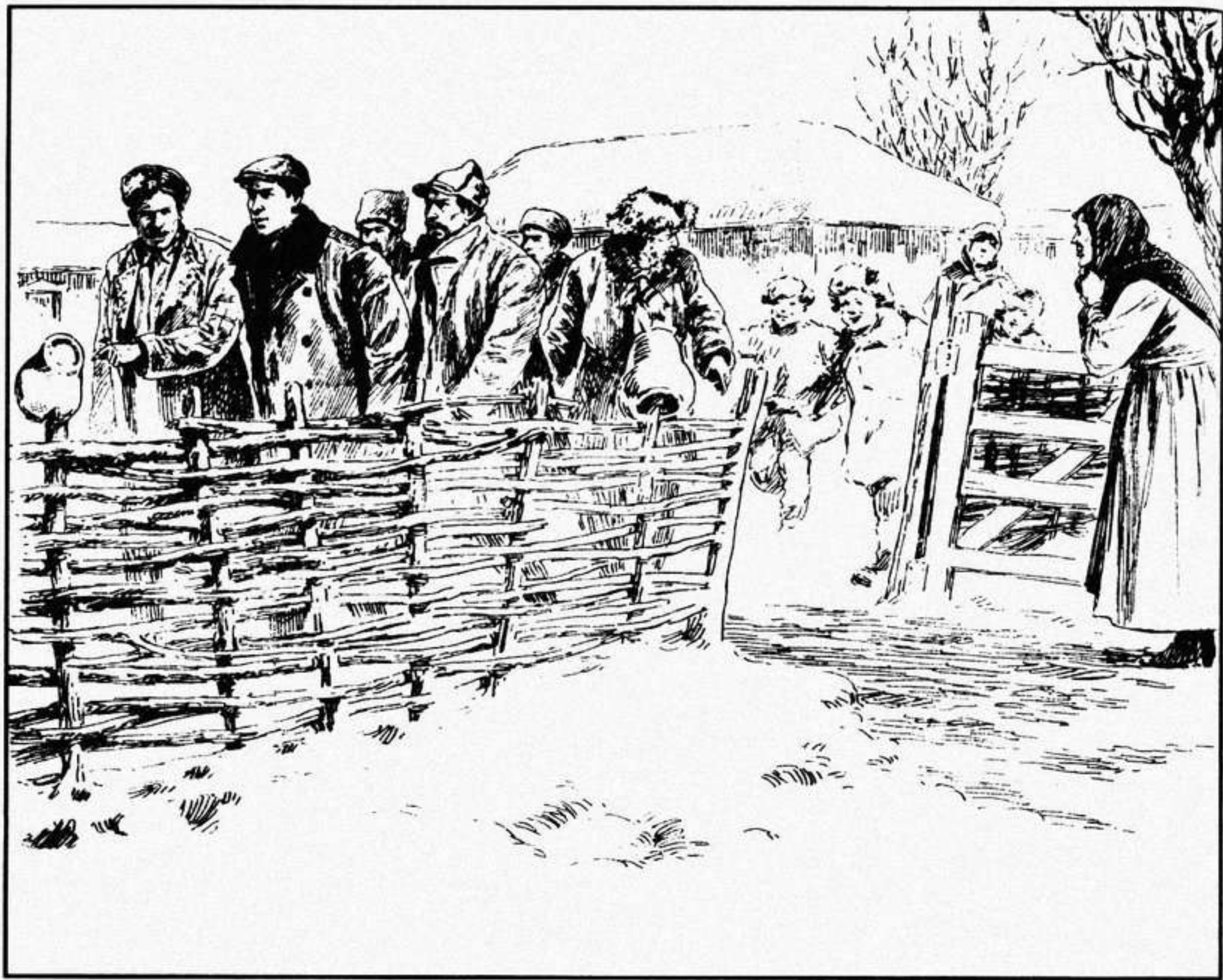
(二二)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光景，达维多夫和安德烈、拉古尔洛夫来到村委会，十几个贫农已经等在那里了。罗比西金说：「我们等了很久，从太阳一出就等了。」



(二二三) 一会儿人到齐了。他们决定分成两组，去没收富农的财产。安德烈领导第一组，达维多夫和拉古尔洛夫领导第二组。第二组的还有罗比西金、西奚卡老爹和另外三个贫农。



(二四) 分头出动了。第二组直奔铁推克家里去。后面还跟着一些看热闹的小孩子。拉古尔洛夫向达维多夫建议道：「铁推克的房子很大，可以做集体农庄的管理处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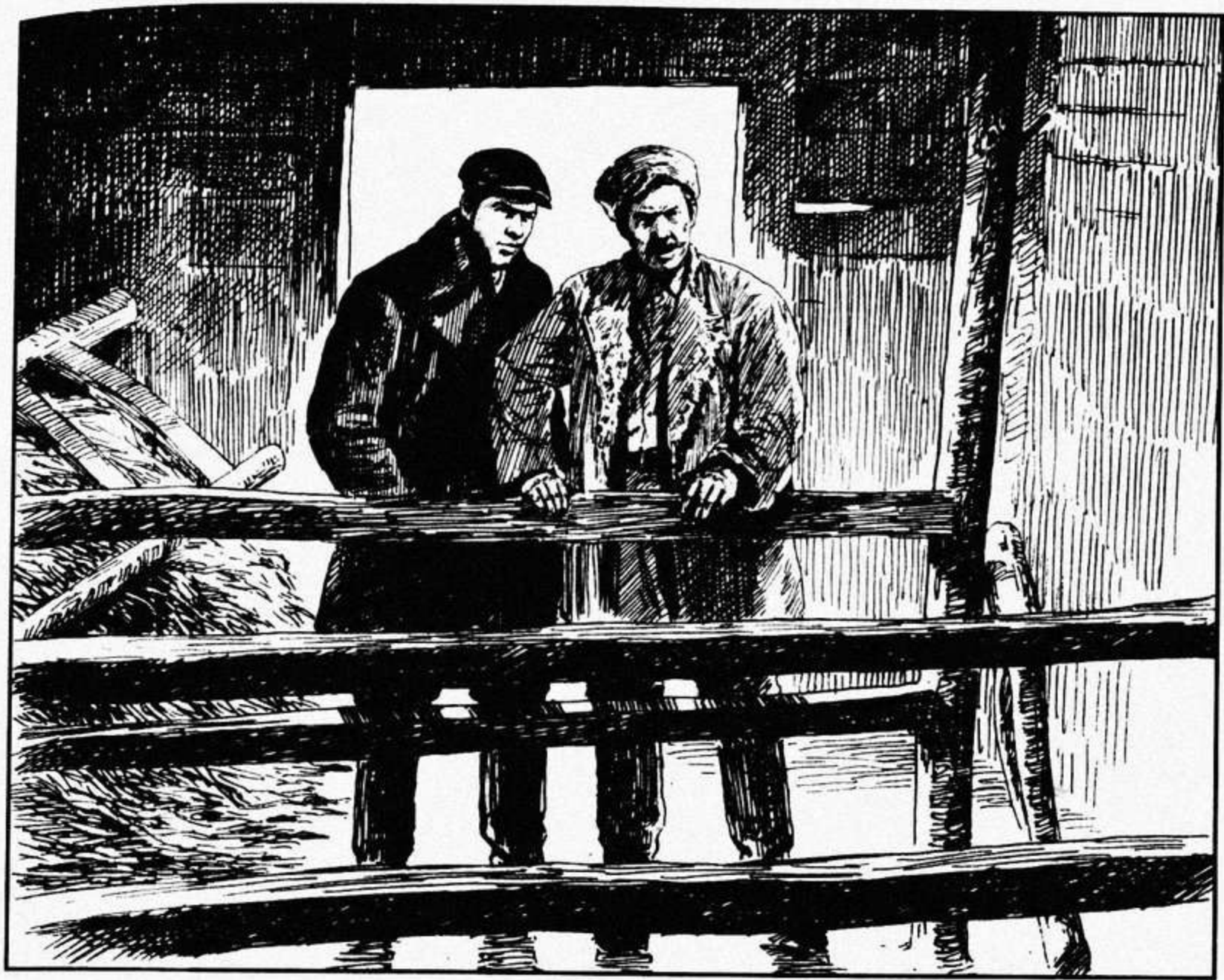
(二五) 铁推克的房子的确很大，拉古尔洛夫当先进去。只听门边铁链乱响，一条狼狗冲了上来。吓得西奚卡老爹直向后退。



(二六) 进了厨房一看，铁推克不在家。问他老婆，她恶声怪气地只是推说不知道。



(二七) 拉古尔洛夫知道这里面有鬼，忙和达维多夫到牛栏看了，哪知全村数一数二的两条牛也不见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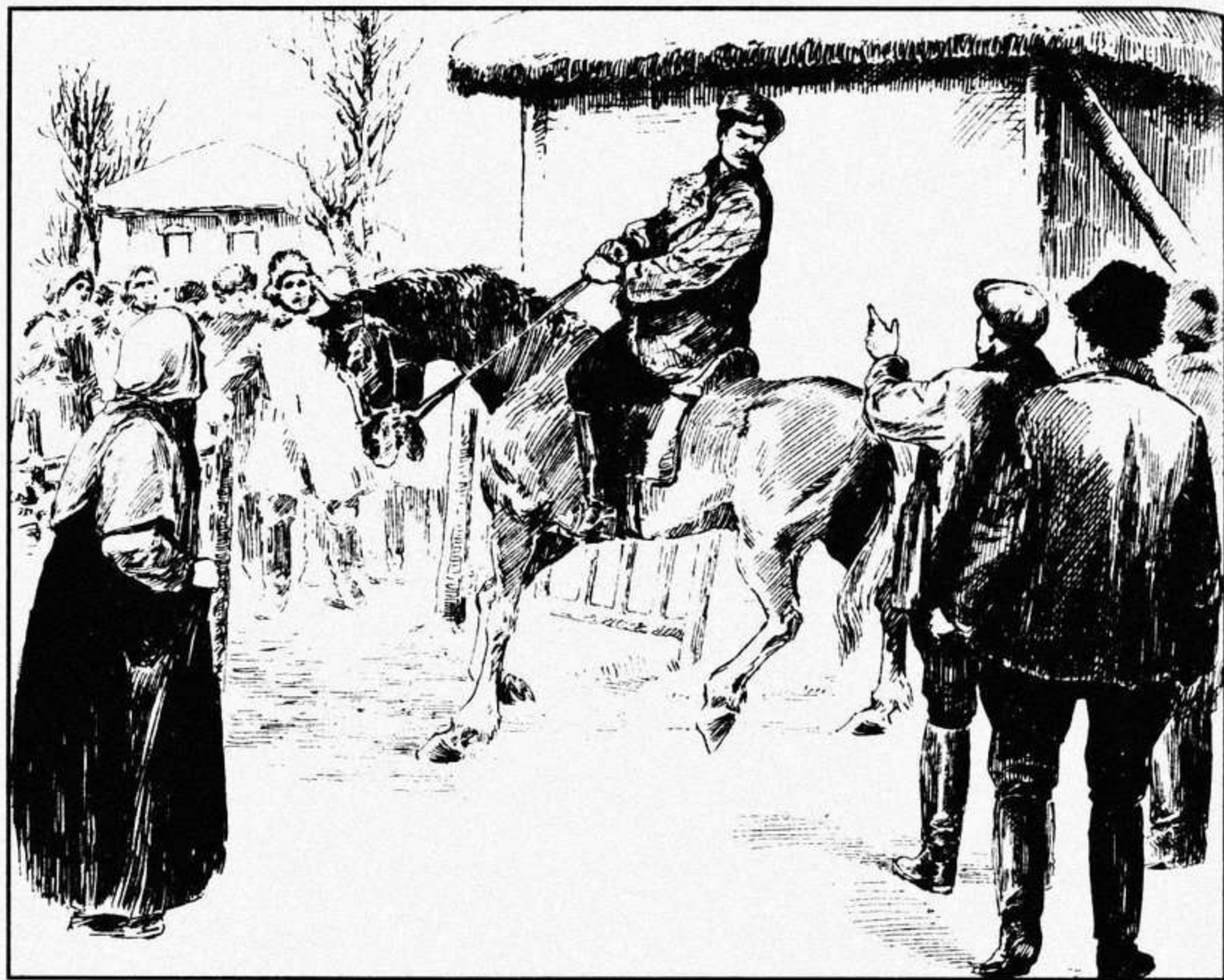
（三八）几个人商量一下，估计是铁推克听到风声，想先把牛卖了。看来对付他的办法，只有把他找回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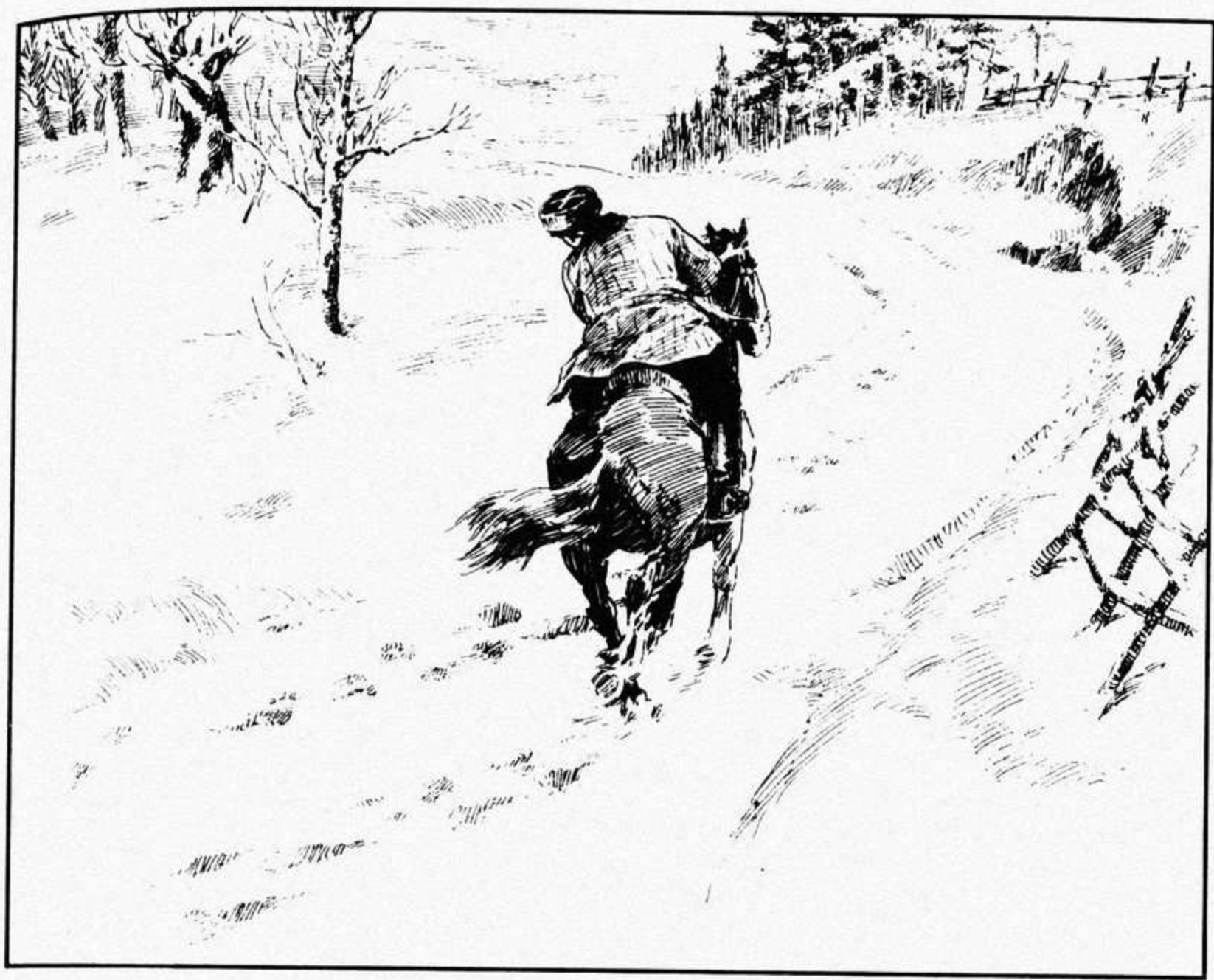
(二九) 于是，拉古尔洛夫从马棚里牵出一匹大灰马来，正要骑上去，女主人两臂插腰地叫着：「你干什么？不得到许可就用人家的东西吗？我丈夫回来时，他会和你算账的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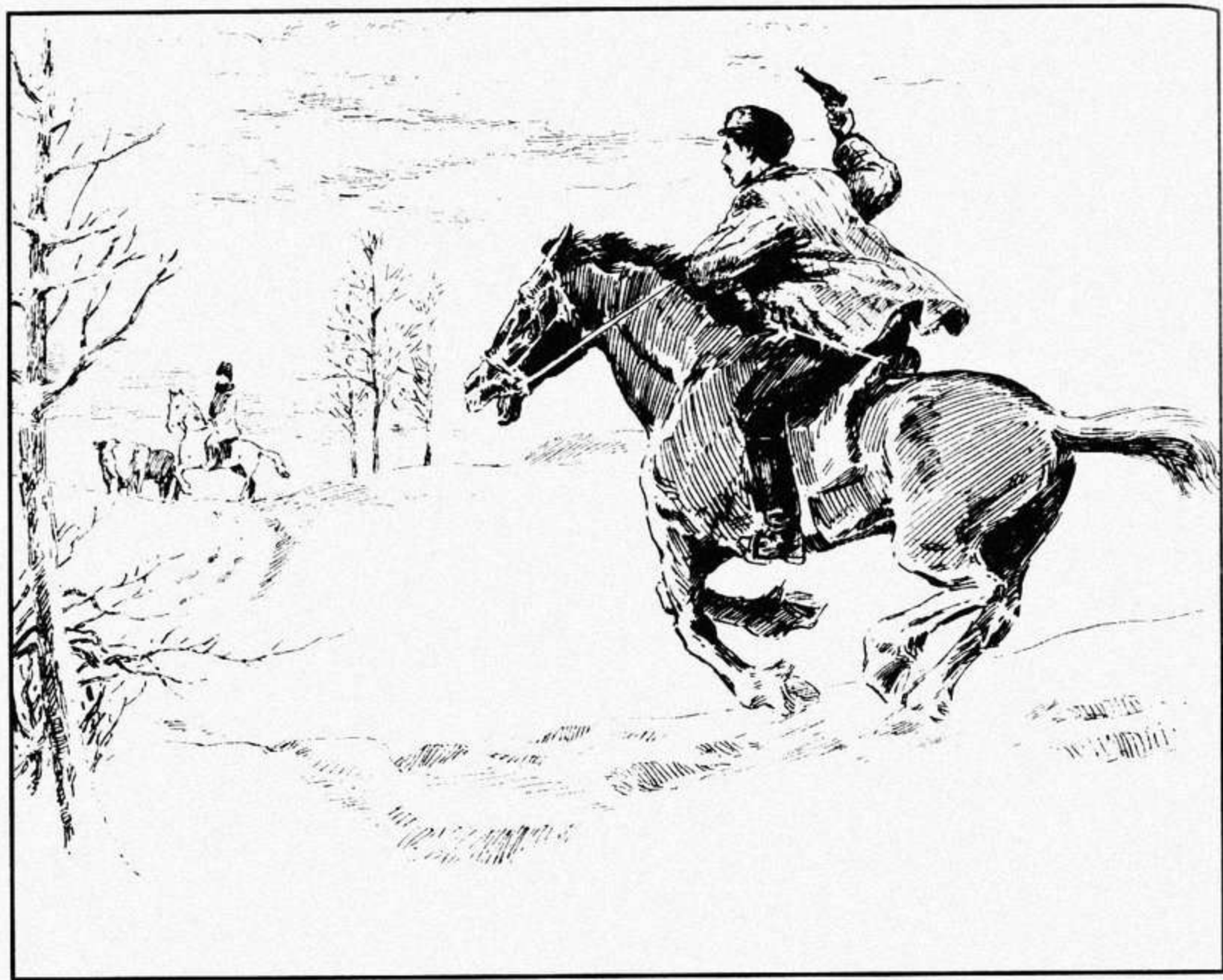
(三〇) 拉古尔洛夫没有理她，和达维多夫说了一声，就去追赶铁推克。达维多夫也带了人先到另外两个富农家。



(三二) 拉古尔洛夫穿过打谷场，顺着牛脚印和马蹄的痕迹一直朝大路追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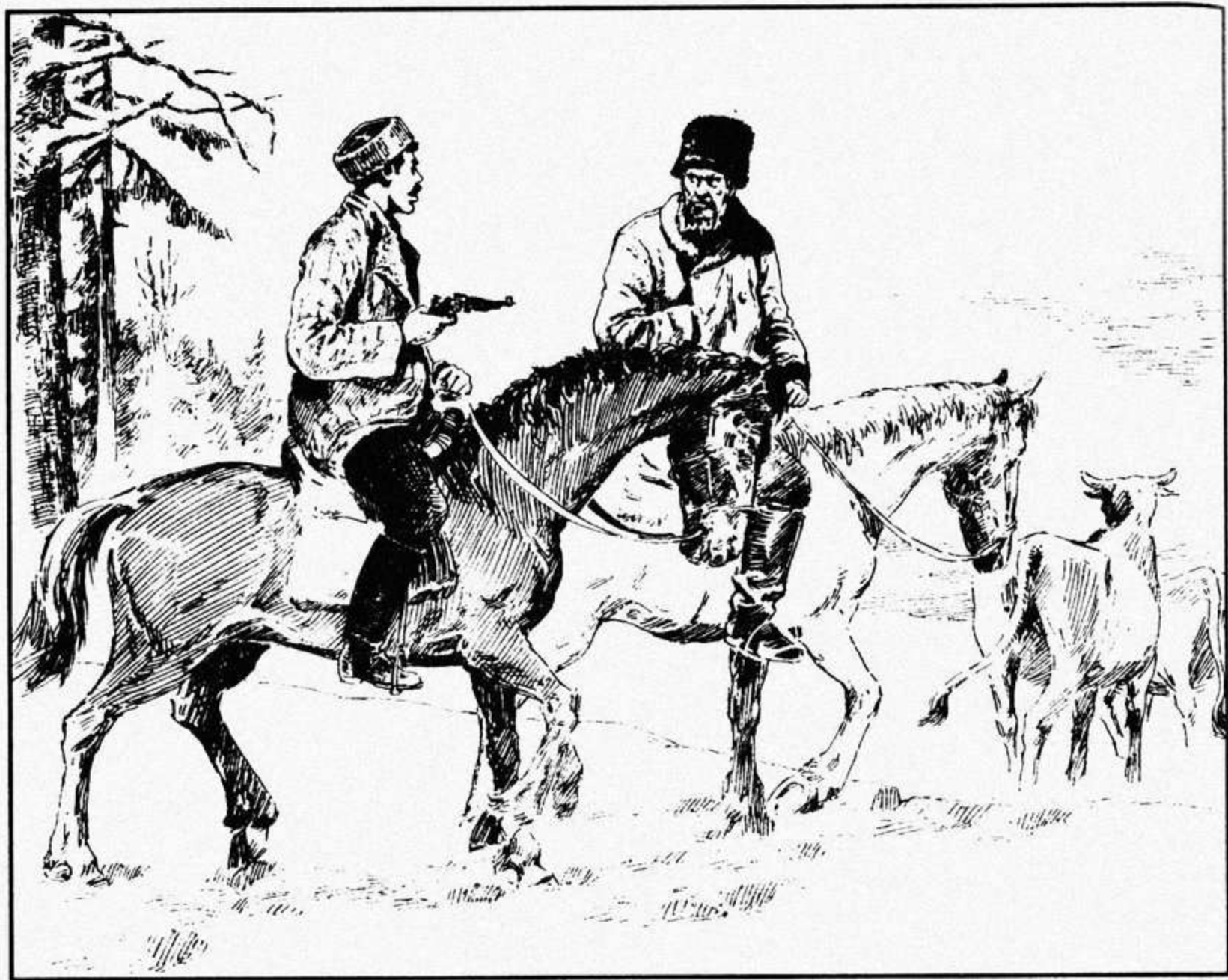
(三三) 跑了一里多路，前面果然是铁推克骑着马赶着两条牛，拉古尔洛夫大声地叫着：「回转来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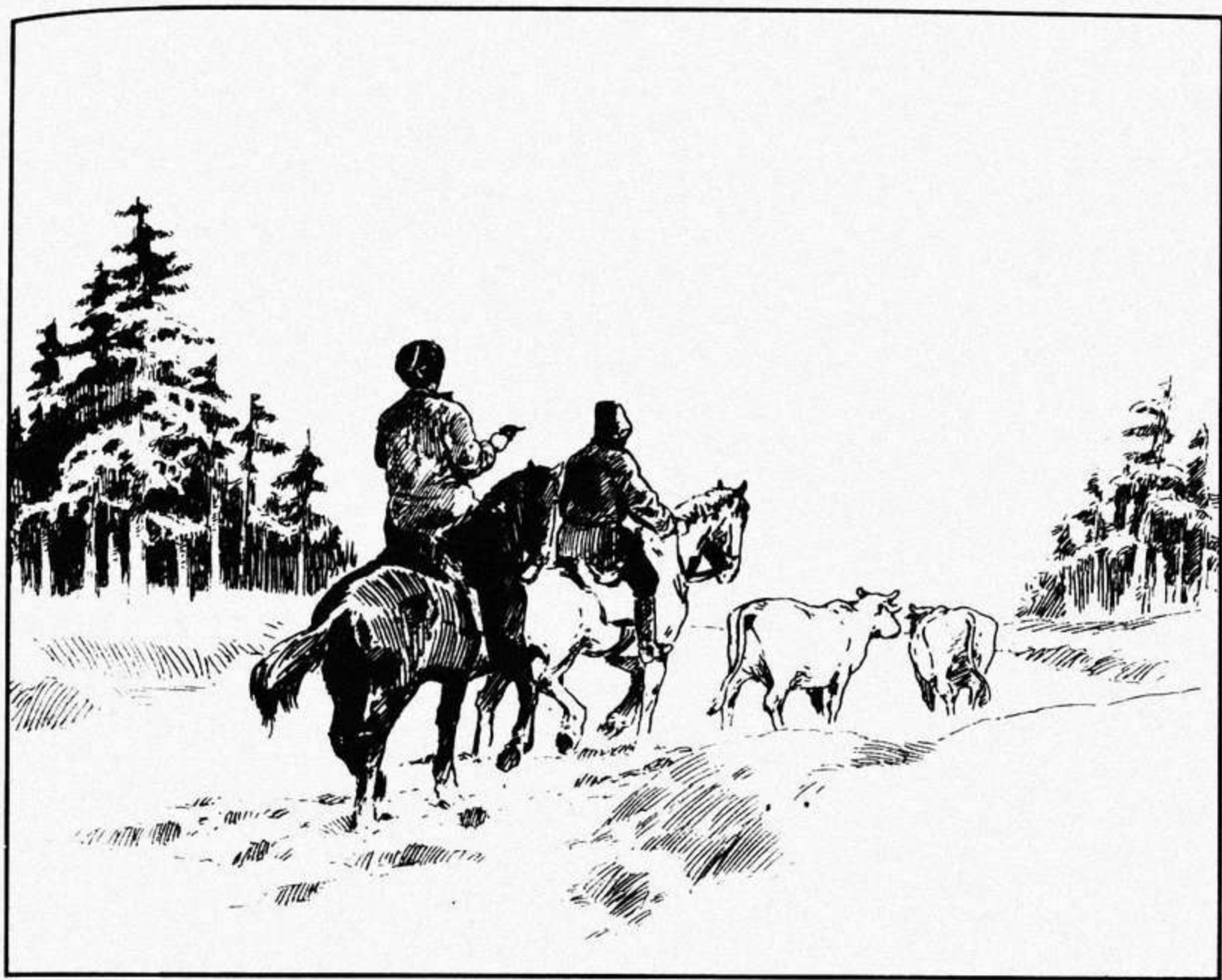
(三三三) 两个人见了面，拉古尔洛夫质问他：「你到什么地方去？」铁推克并不隐瞒，承认自己想去卖掉这两条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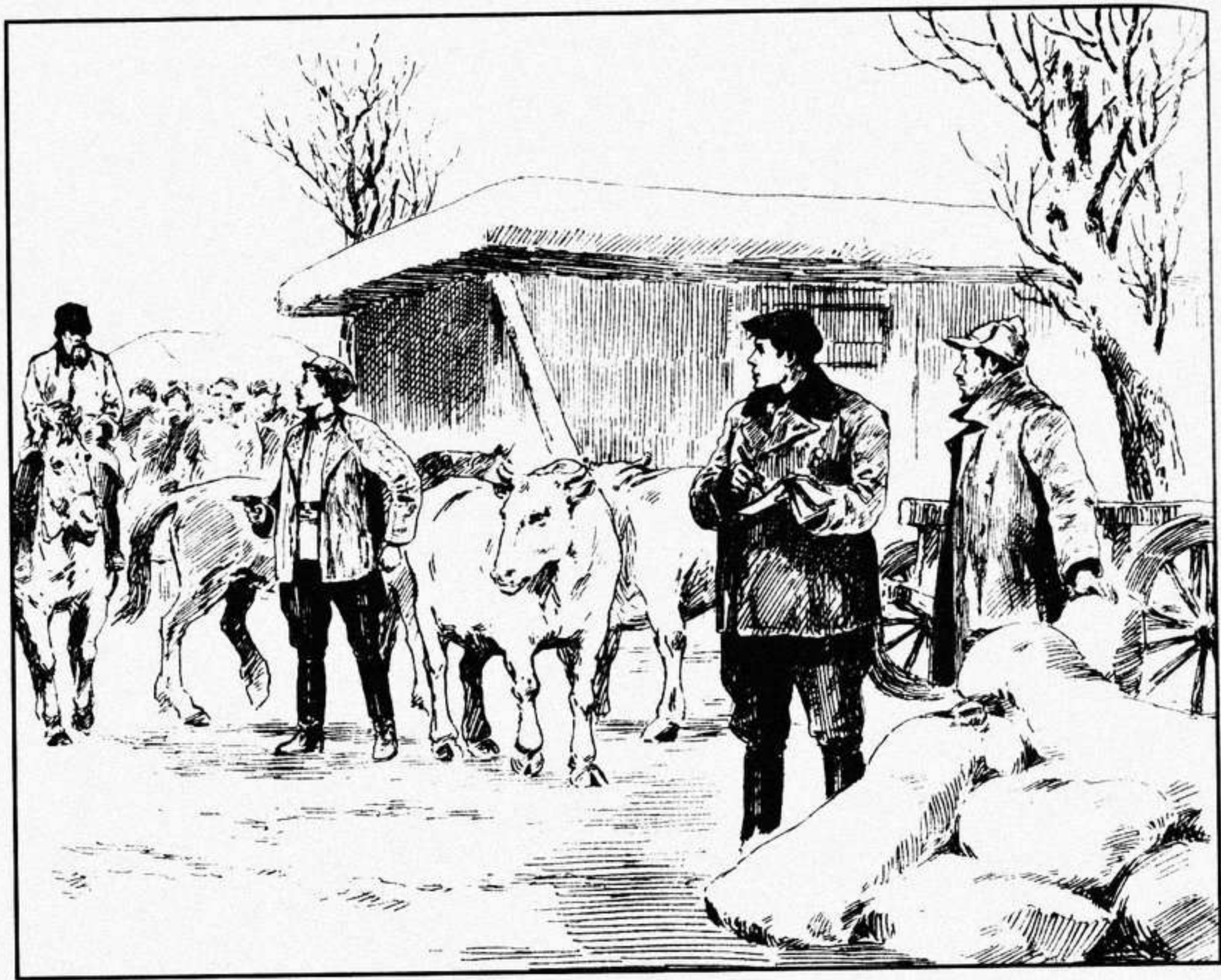
(三四) 拉古尔洛夫押着铁推克回去，铁推克怀里有支枪，拉古尔洛夫要他交出来，可是他说：「我不给！你要没收我的财产，连我最后的来福枪也要拿去吗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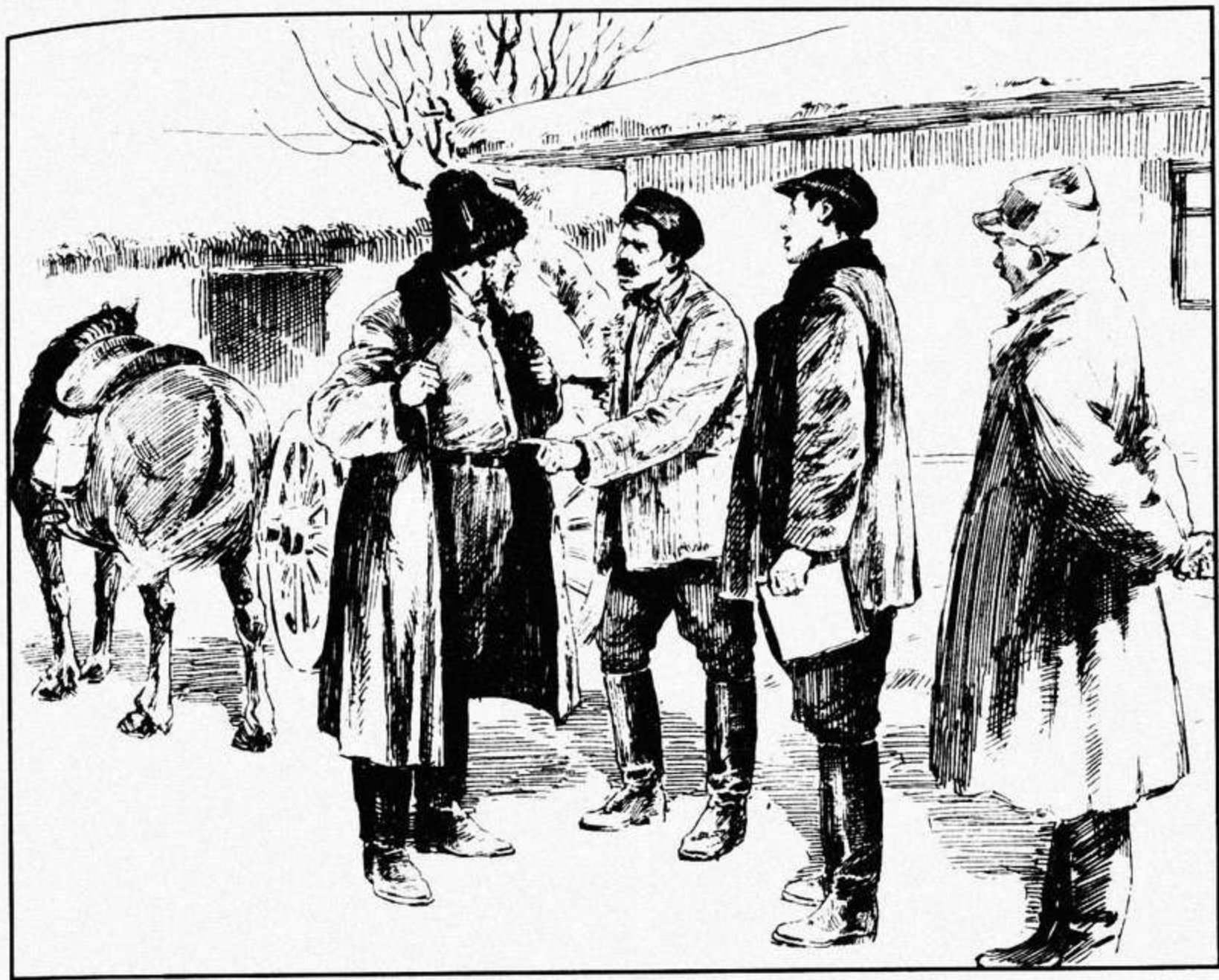
(三五) 拉古尔洛夫知道铁推克的脾气：逼得紧，他会动武的，想等到村里再说。两个人都怀着戒心，一前一后地向村里走去。



(三六) 回到铁推克的院子里，已是中午。达维多夫已编好了两个富农的清单，正利用空隙，和罗比西金在清点铁推克家的粮食。



(三七) 拉古尔洛夫把枪的事告诉达维多夫。铁推克却不肯承认自己有过枪，说拉古尔洛夫在做梦。原来他已在路上设法把枪丢掉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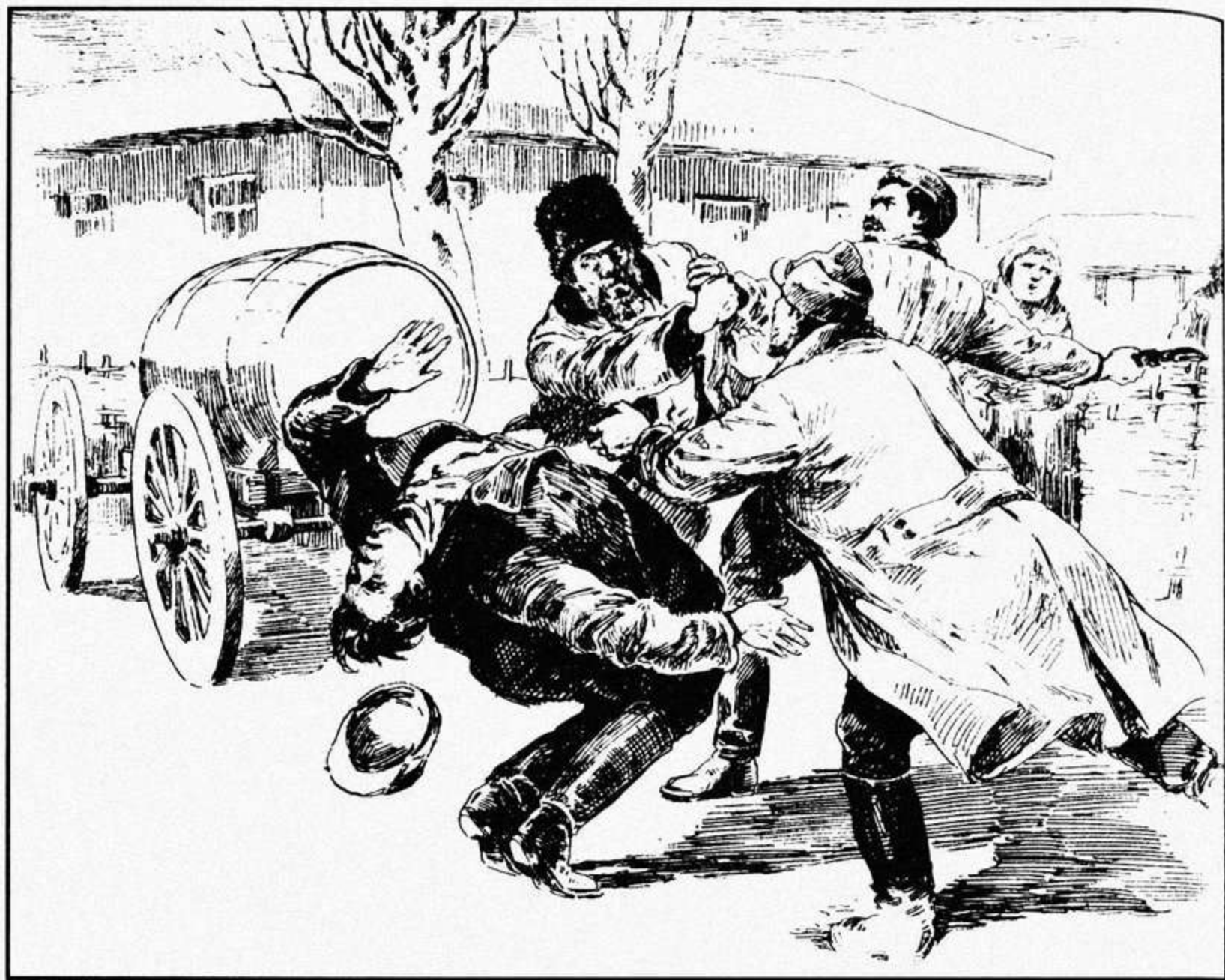
（三八）达维多夫立刻警告铁推克，如果不交出枪来，马上把他扣起来送到区里去，过去的历史不管用。



(三九) 没想到，铁推克突然拿起一根铁棒，对准达维多夫就是一下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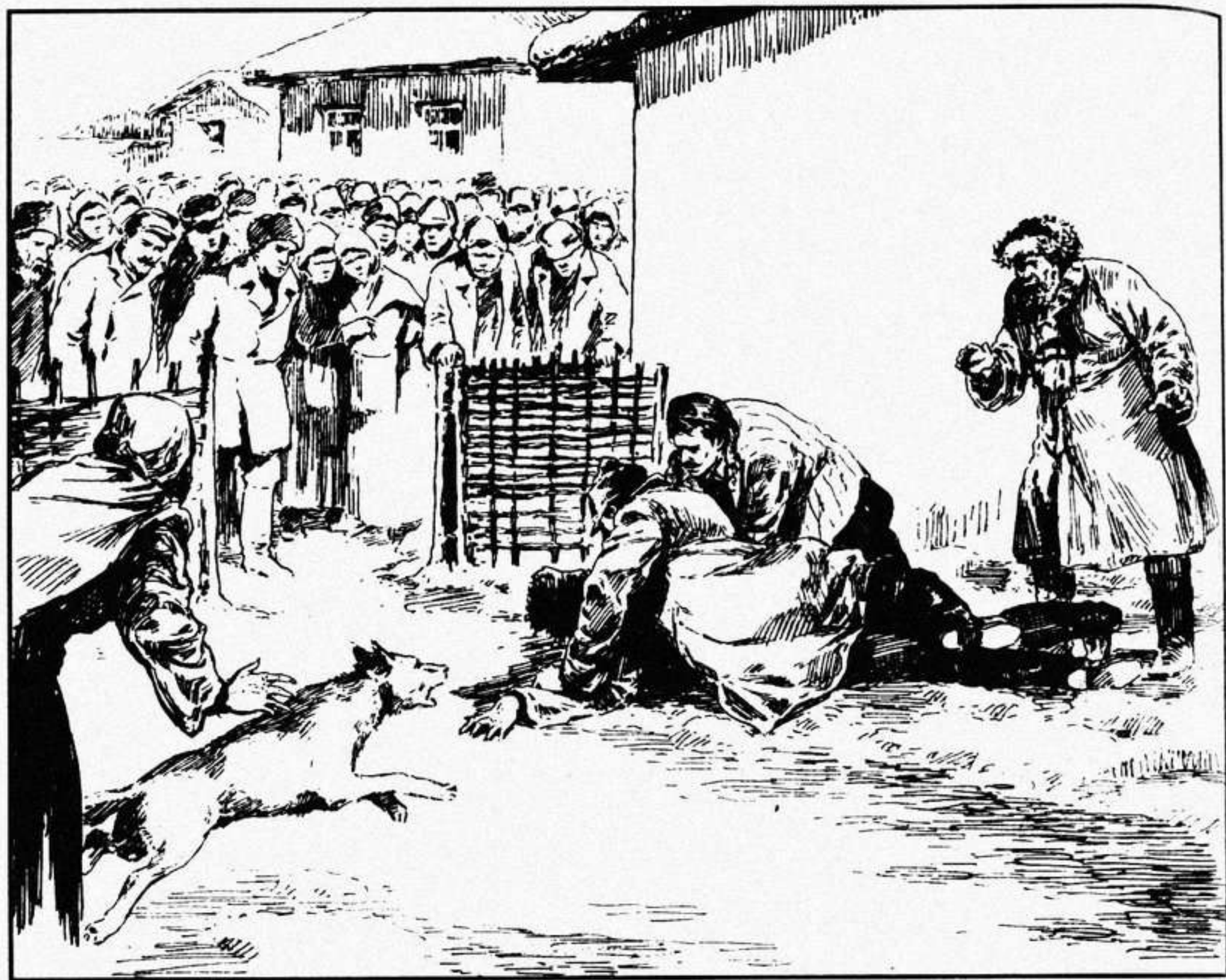
(四〇) 达维多夫头被打破了，血流到眼睛里。铁推克又是一拳，把他打倒。



(四二) 就这时，罗比西金拦腰抱住铁推克，被铁推克挣脱了，向着打谷场奔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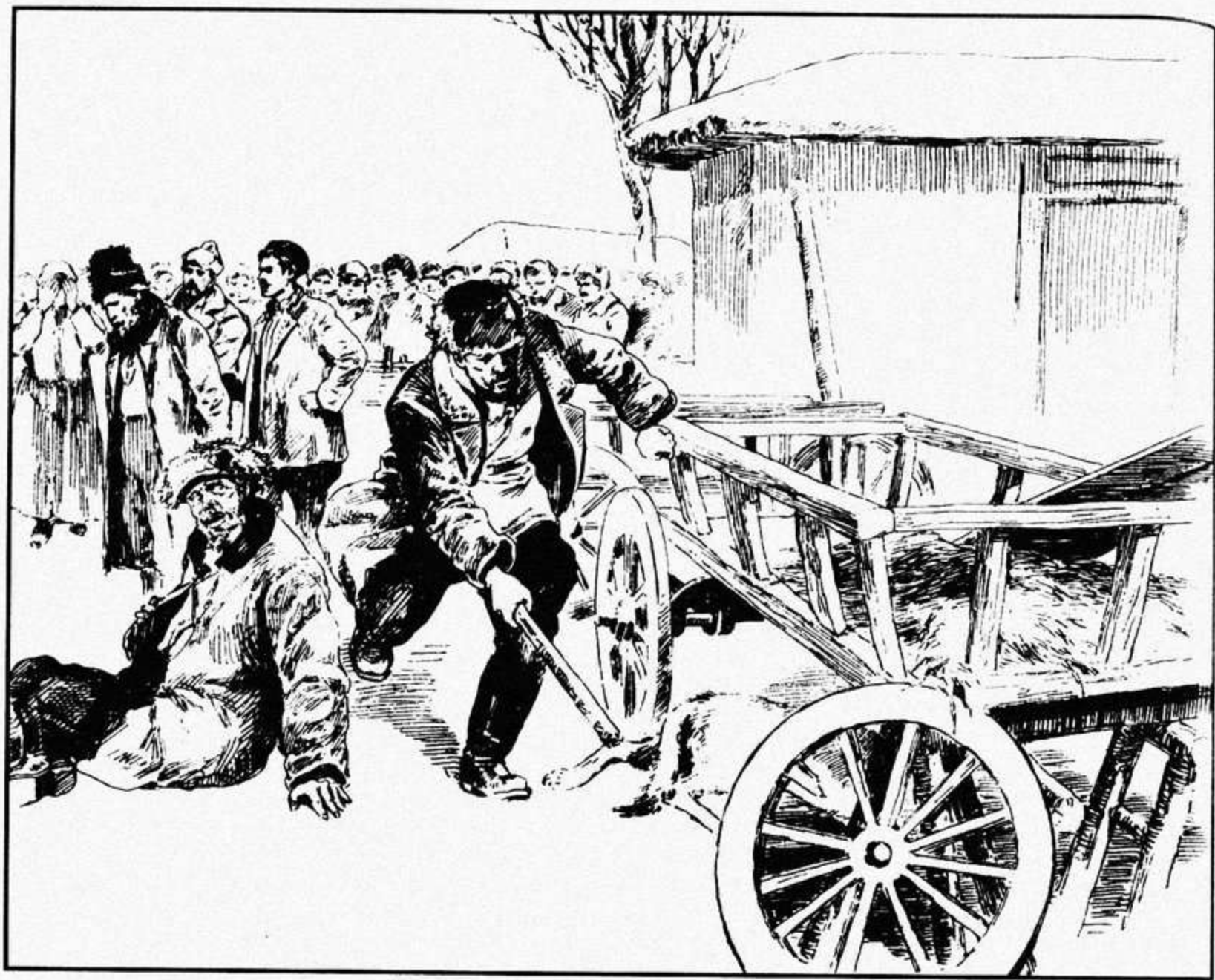
子。
他按倒。铁推克老婆看见丈夫被捉，赶忙解开狼狗的链子。
(四二) 罗比西金又赶上来，和拉古尔洛夫两个人才把



(四三) 这畜生一得自由，便向人扑来。西奚卡老爹正被刚才的事情吓怕了，偏偏这条狗就来扑他。



(四四) 狼狗一口咬住他的皮袄，在雪里把老头子拖了几丈远，皮袄都撕碎了。幸亏别人赶来，才把狗打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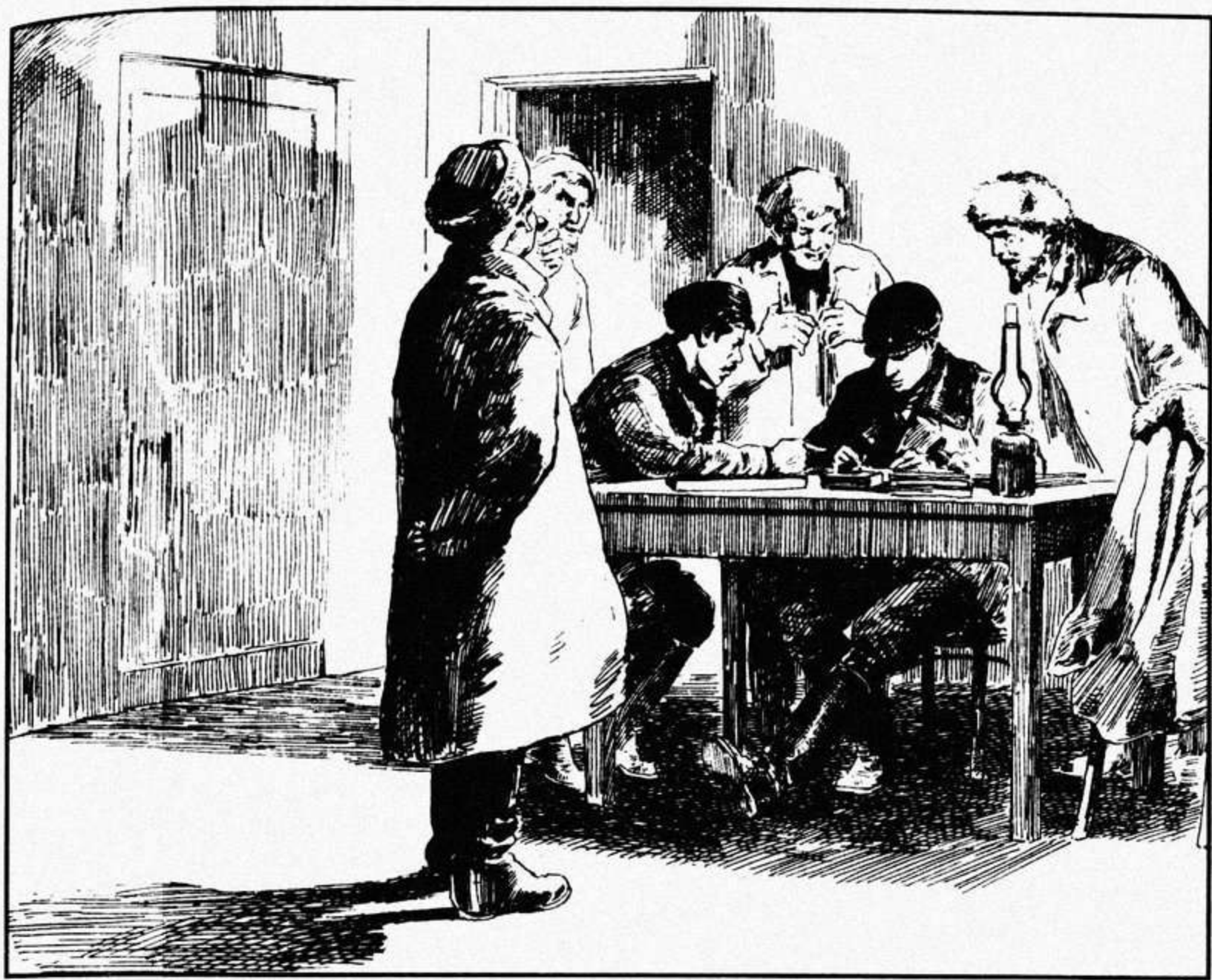
(四五) 人们把达维多夫扶进厨房，替他包扎了伤口。
拉古尔洛夫写了封信，叫罗比西金押着铁推克，交到区
警察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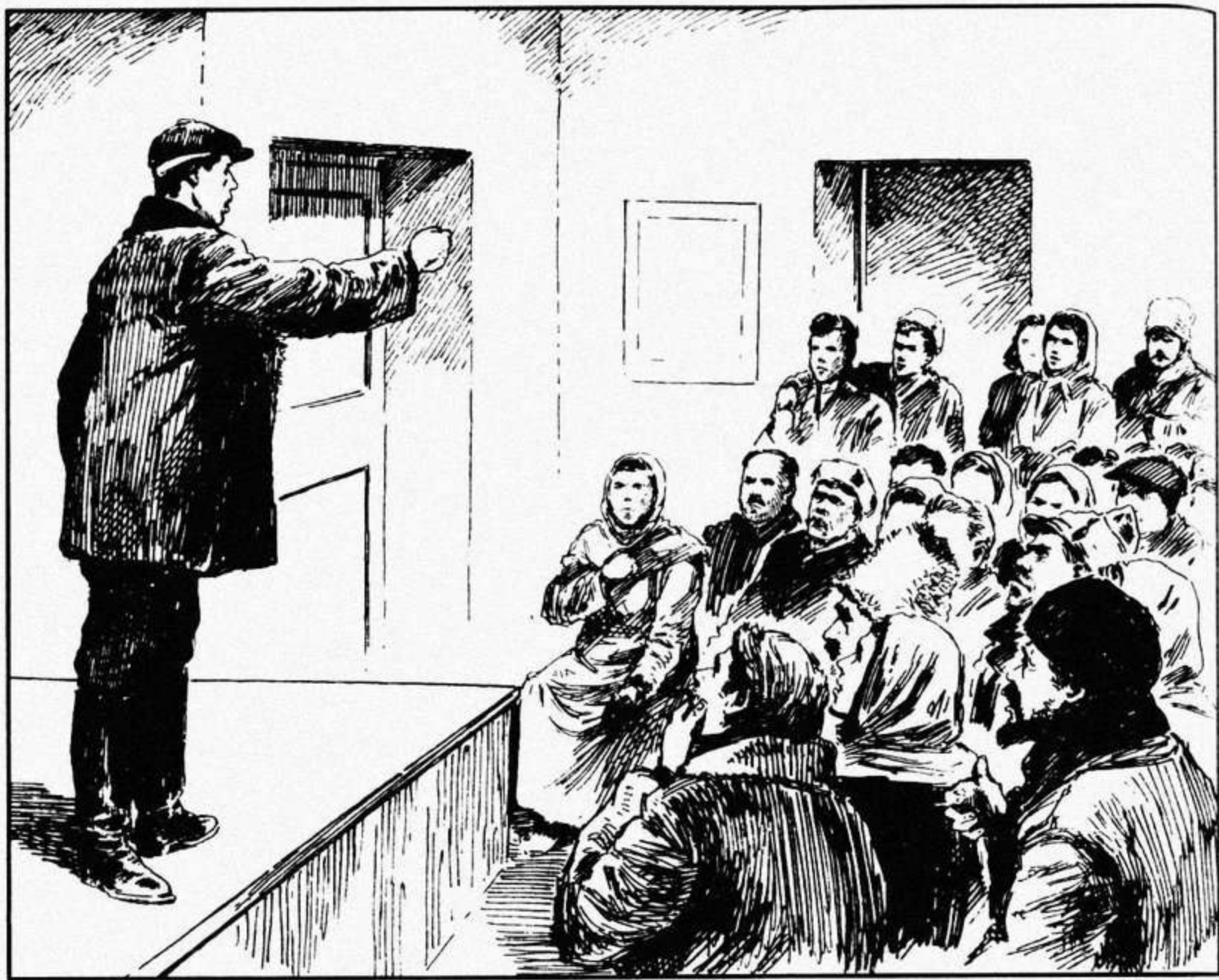
(四六) 车子临走时，铁推克对着拉古尔洛夫喊：「记着，你践踏了我，但是以后我要践踏你。无论如何，我要杀死你！」拉古尔洛夫回答说：「滚你的蛋！」



(四七) 傍晚，两组人把没收来的财产，都集中到铁推克的院子里。随后，达维多夫和拉古尔洛夫、安德烈回到村委会，计算着粮食的数目。



(四八) 晚上，在学校里召开了村民大会。首先由达维多夫作了报告。他说：「党向我们提出：全部集体化，土地、农具、牲口都归公有，贫农、中农联合起来组织集体农庄，才能发挥机器的力量……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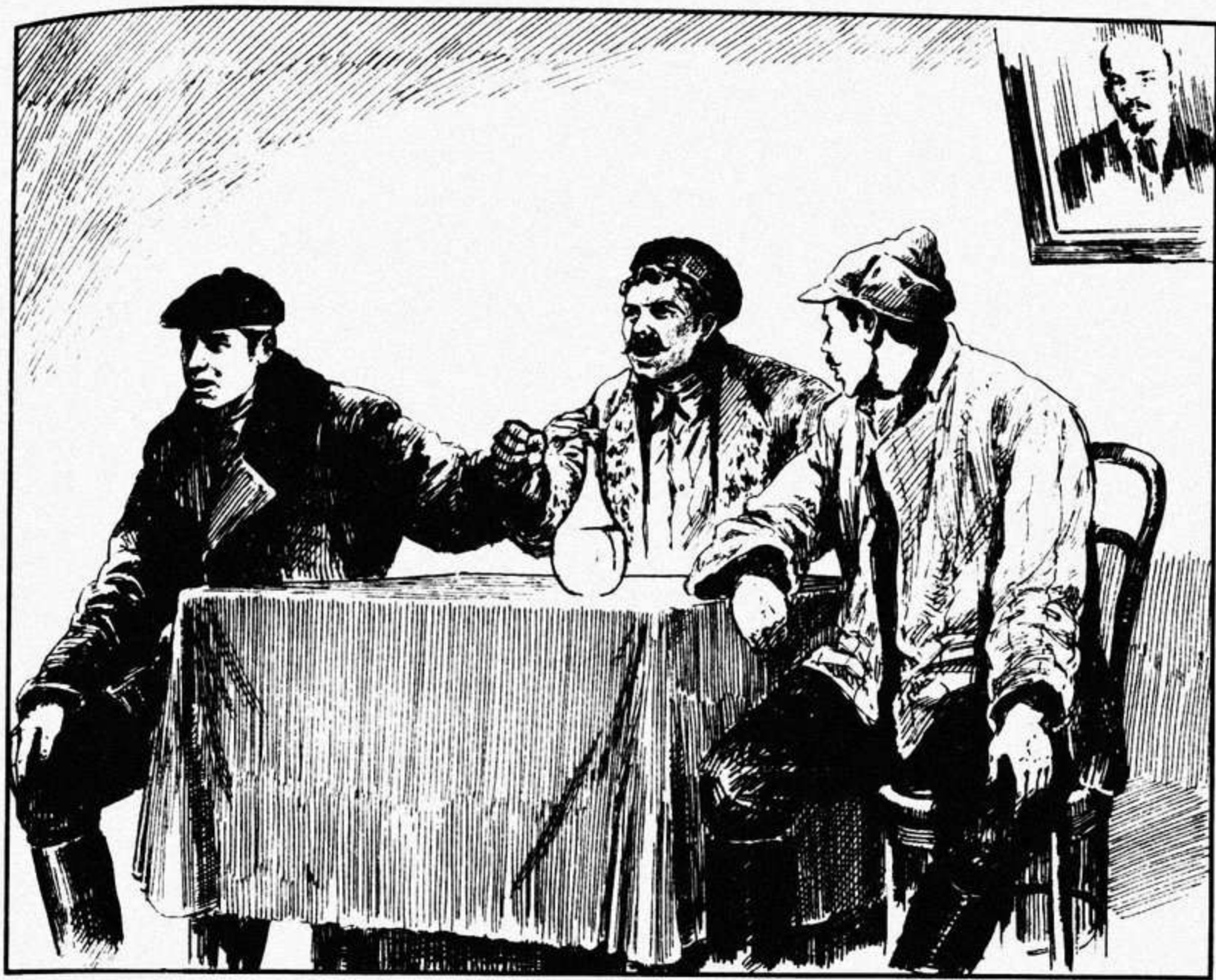
(四九) 等他说完，人们就提出一大串问题：「是不是什么都归公？」「房子怎么办？」「是不是吃饭也要集体？」「不愿意参加的怎么办？是不是会没收他们的田地？」达维多夫一个个都作了答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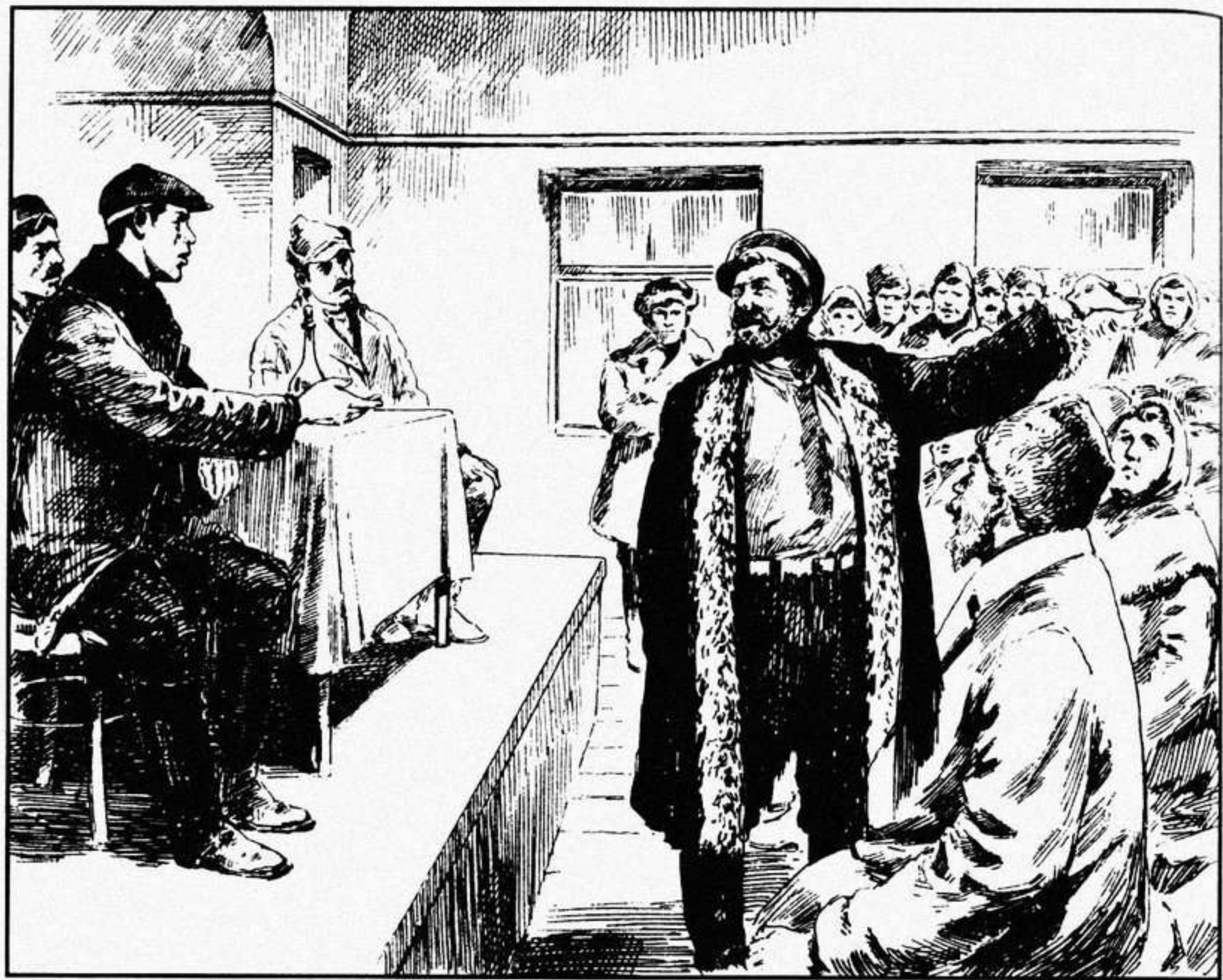
(五〇) 有个名叫班尼克的中农站起来，他说：「我是不加入，我跟我兄弟一起住还都合不来，要把全屯人都归到一块，我看非要派个警察……」说得许多老头和女人点头称是。



(五一) 拉古尔洛夫很生气，拍着桌子想要阻止班尼克。达维多夫叫拉古尔洛夫不要拦他，让他继续说下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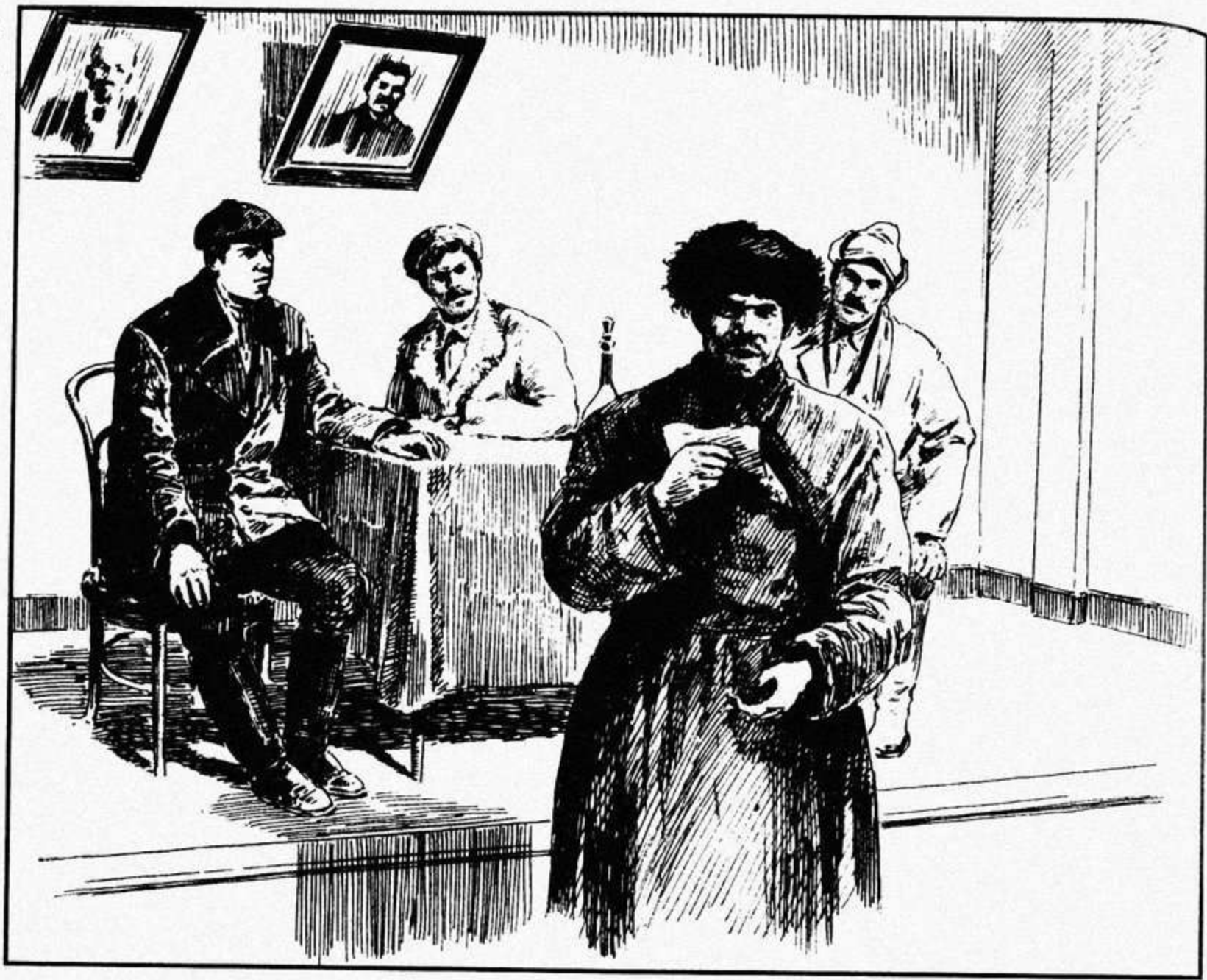
(五二) 班尼克说：「参加农庄是自愿的，愿意参加就参加，不愿意就不参加，我们大伙在外边看看再说。」
达维多夫冷笑了一下说：「『我们大伙？』你就是说你自己吧，别人有嘴，自己会说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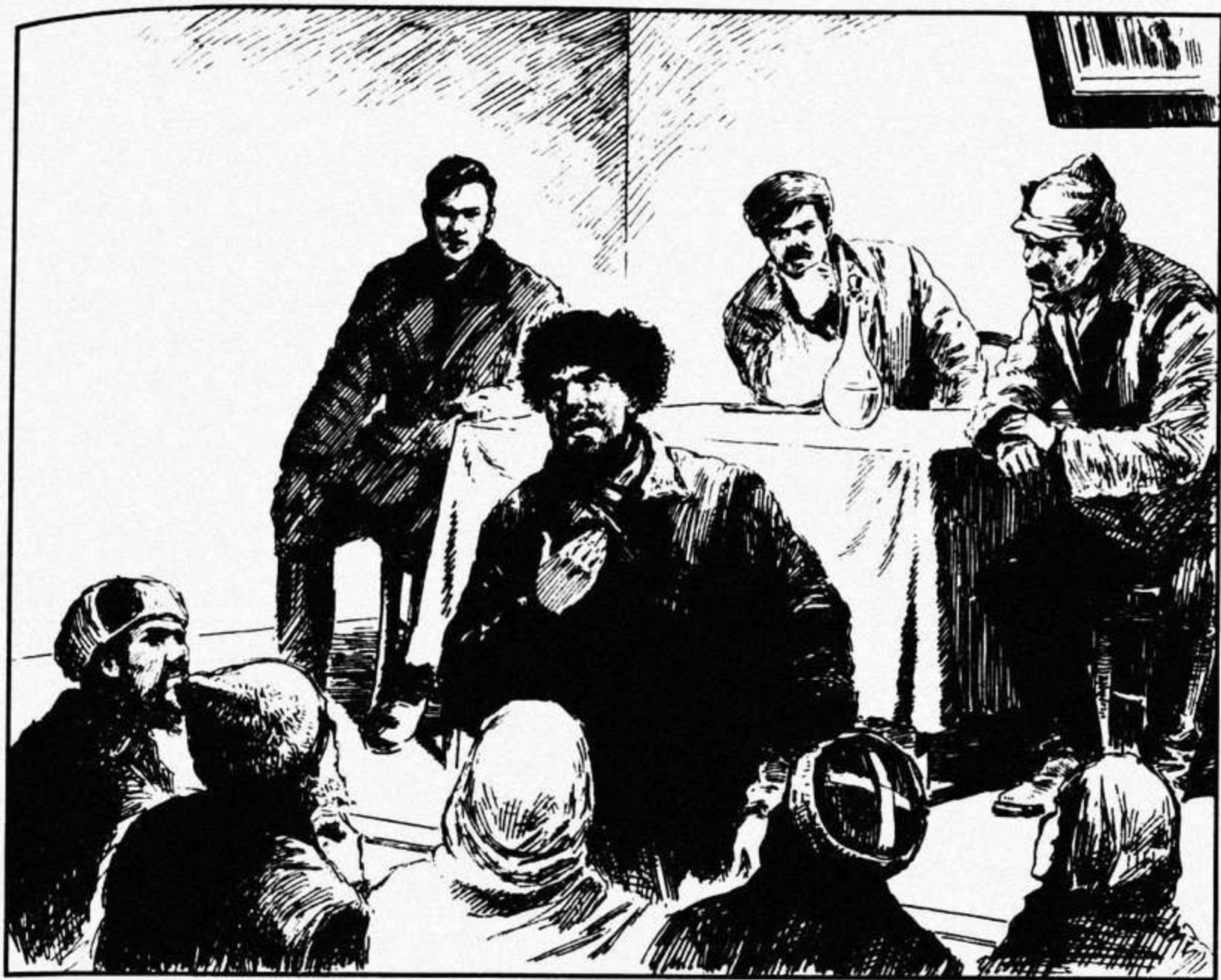
(五三) 班尼克又扯到工厂里去：「咱们庄稼活跟你们工厂就不大相同。工厂呢，干完你那八个钟点活，拿着烟袋吸你的……」在场的贫农和积极分子看他越说越不像话，马上把他哄了下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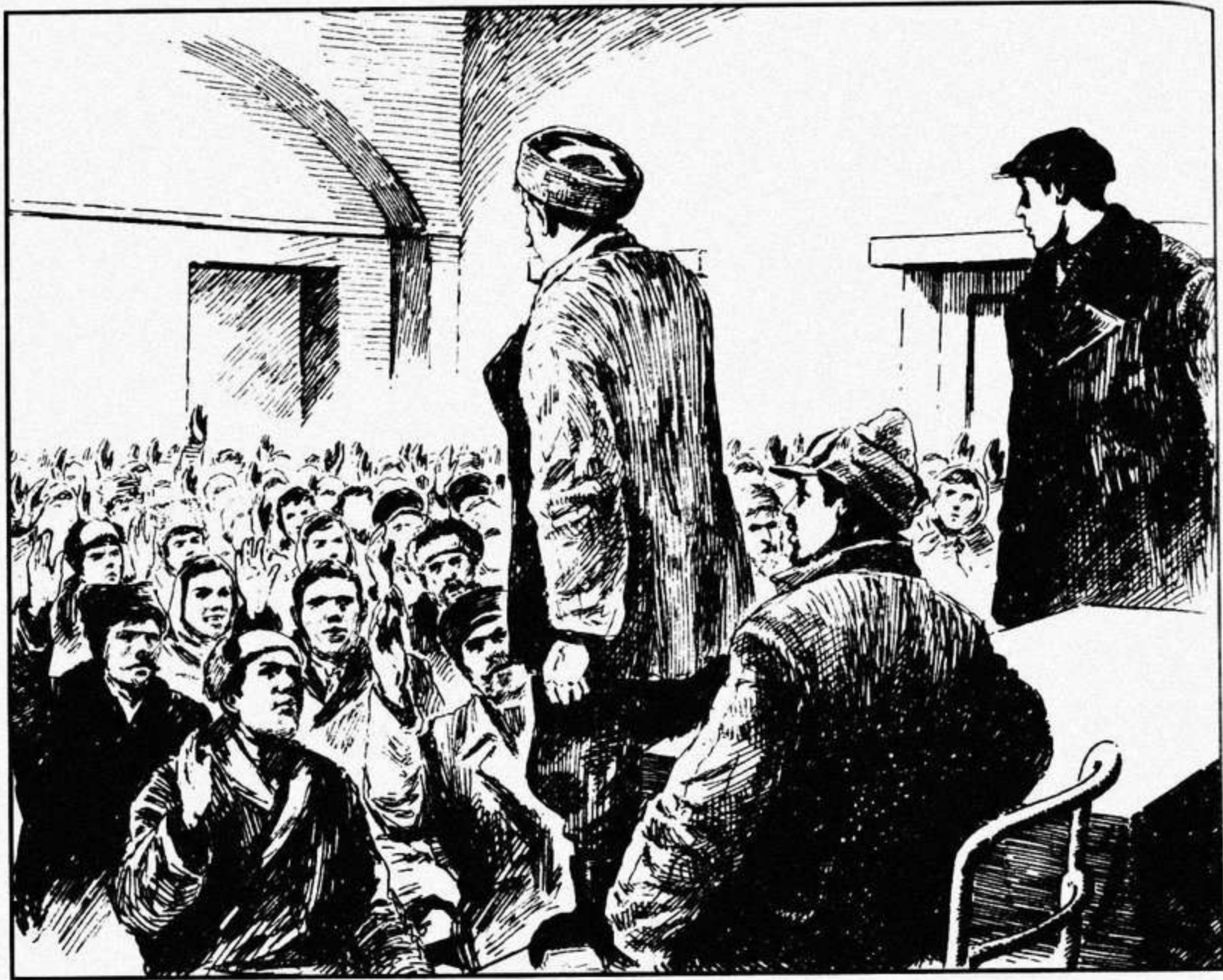
(五四) 这时，中农康德拉脱上台讲话：「大家都知道，我种了五公顷地，收的庄稼只够自己吃用，如果碰到荒年呢，那就什么办法也没有。我要加入集体农庄。」



(五五) 他接着说：「党把我们引向一种新的生活，可是偏有人闭起眼睛，摇头不干。今天我不但自己愿意加入，而且希望别人和我一样……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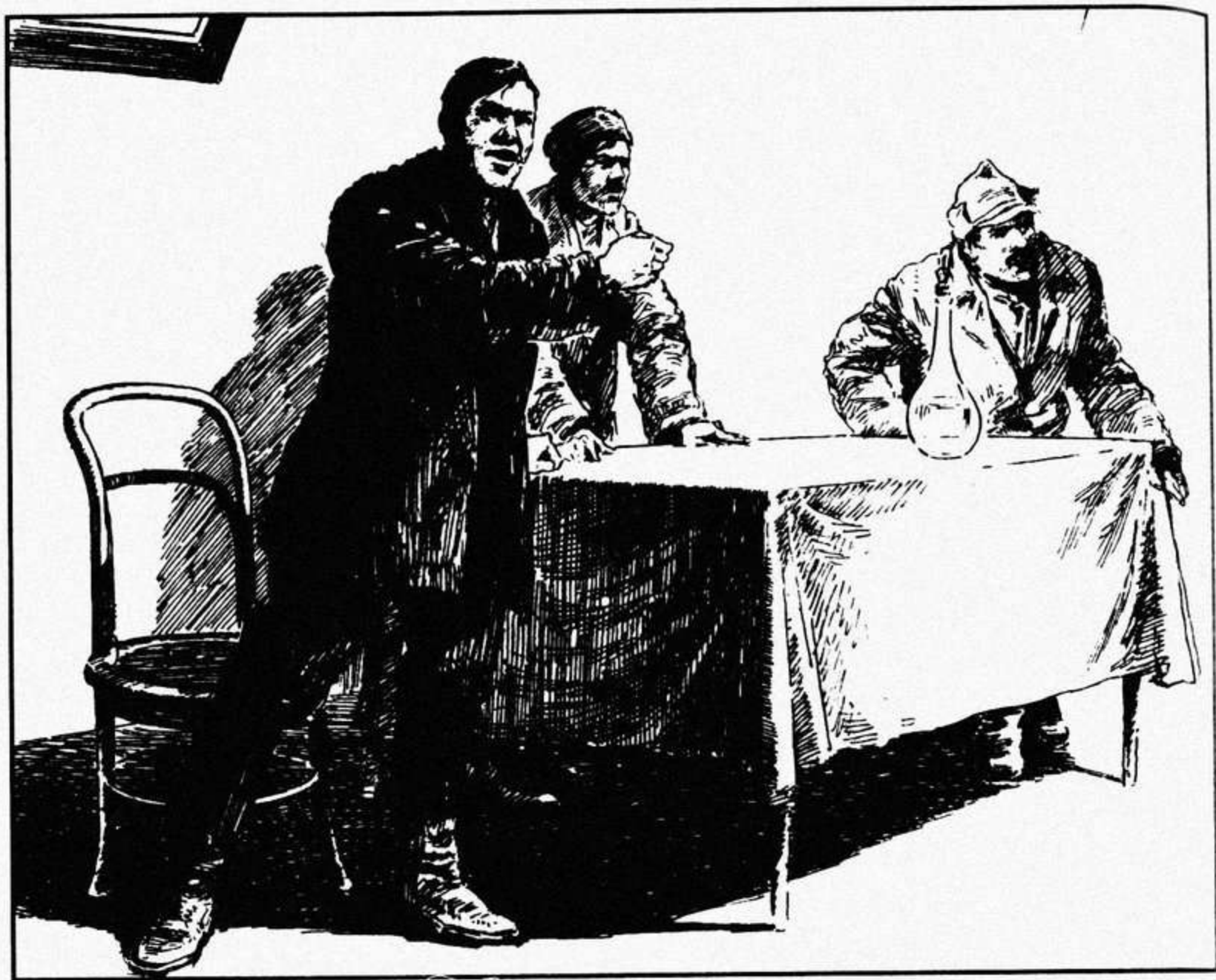
(五六) 大家听了这些话都觉得有理，但也争辩了好久，直到半夜才进行表决，结果二百十七个到会的，只有六十七个举了手。问谁反对，却没有一个人举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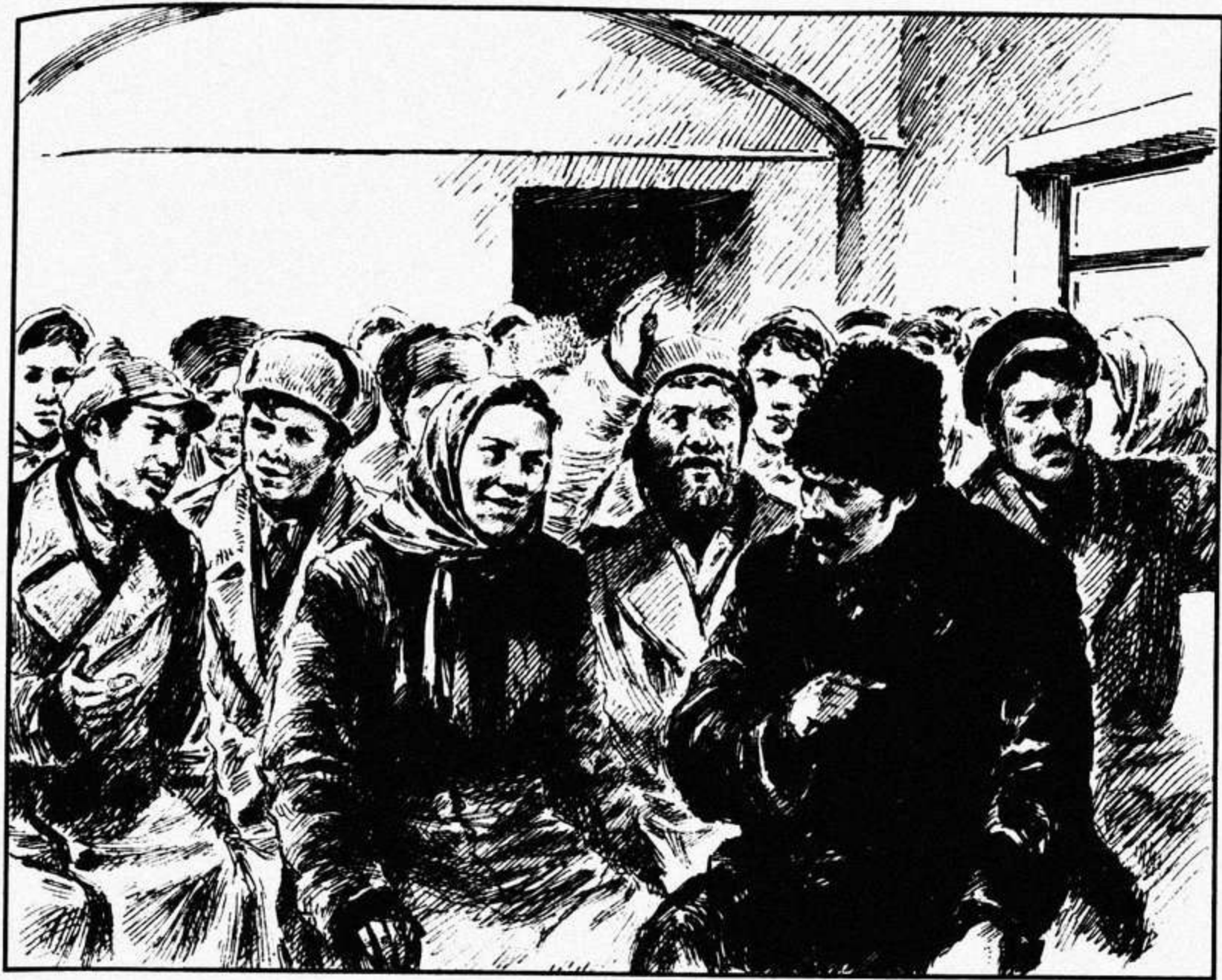
(五七) 这时后排黑暗的角落里有人吼道：「我们不愿意！」「不要强迫我们加入！」「你们不能把我们当绵羊看待，铁推克叫你流了一次血，你还得当心！」有人还打破了一块玻璃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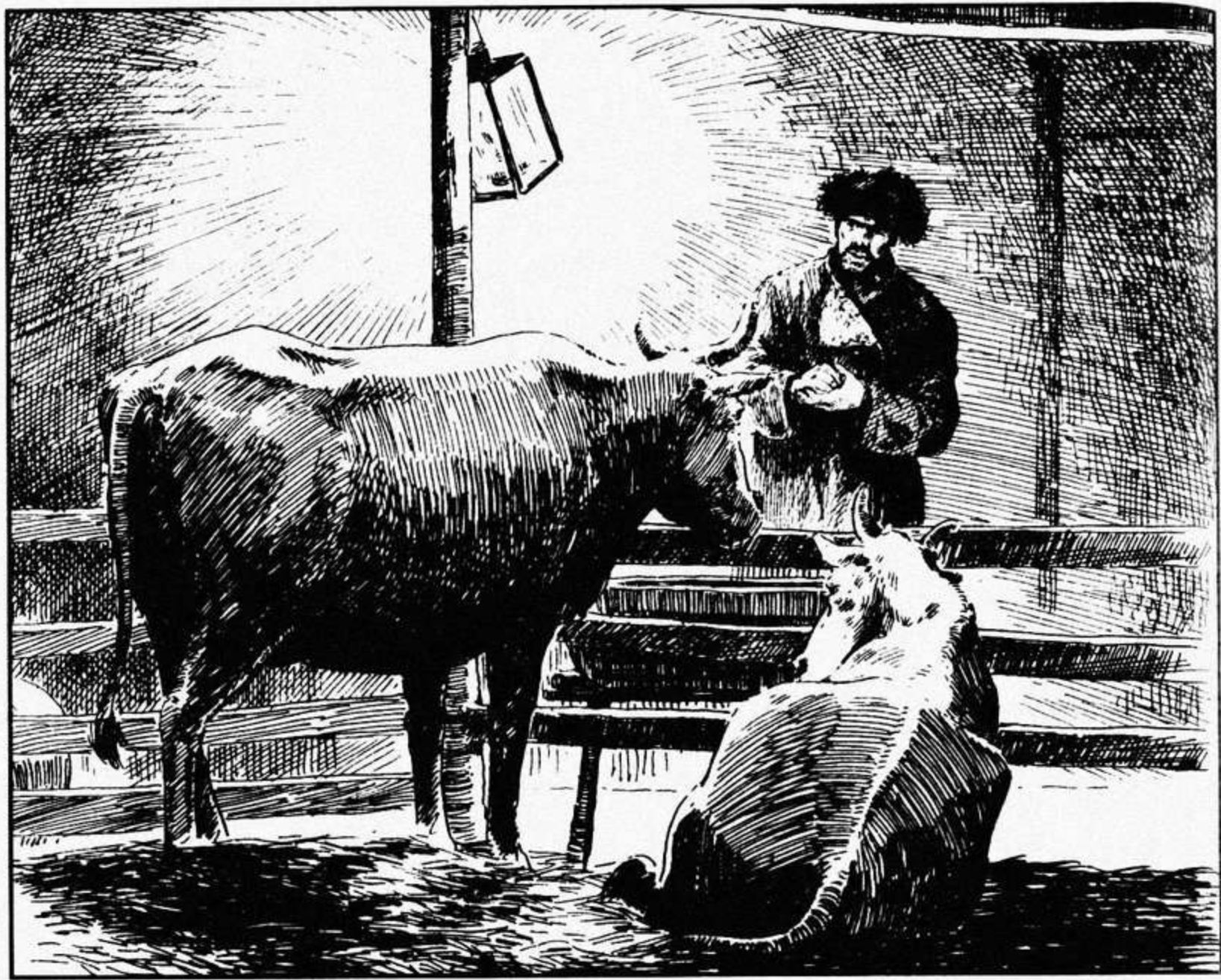
(五八) 达维多夫突然跳起来大声说：「刚才说话的人听着！铁推克还没有流够我的血，我还要活着，看着集体农庄建立……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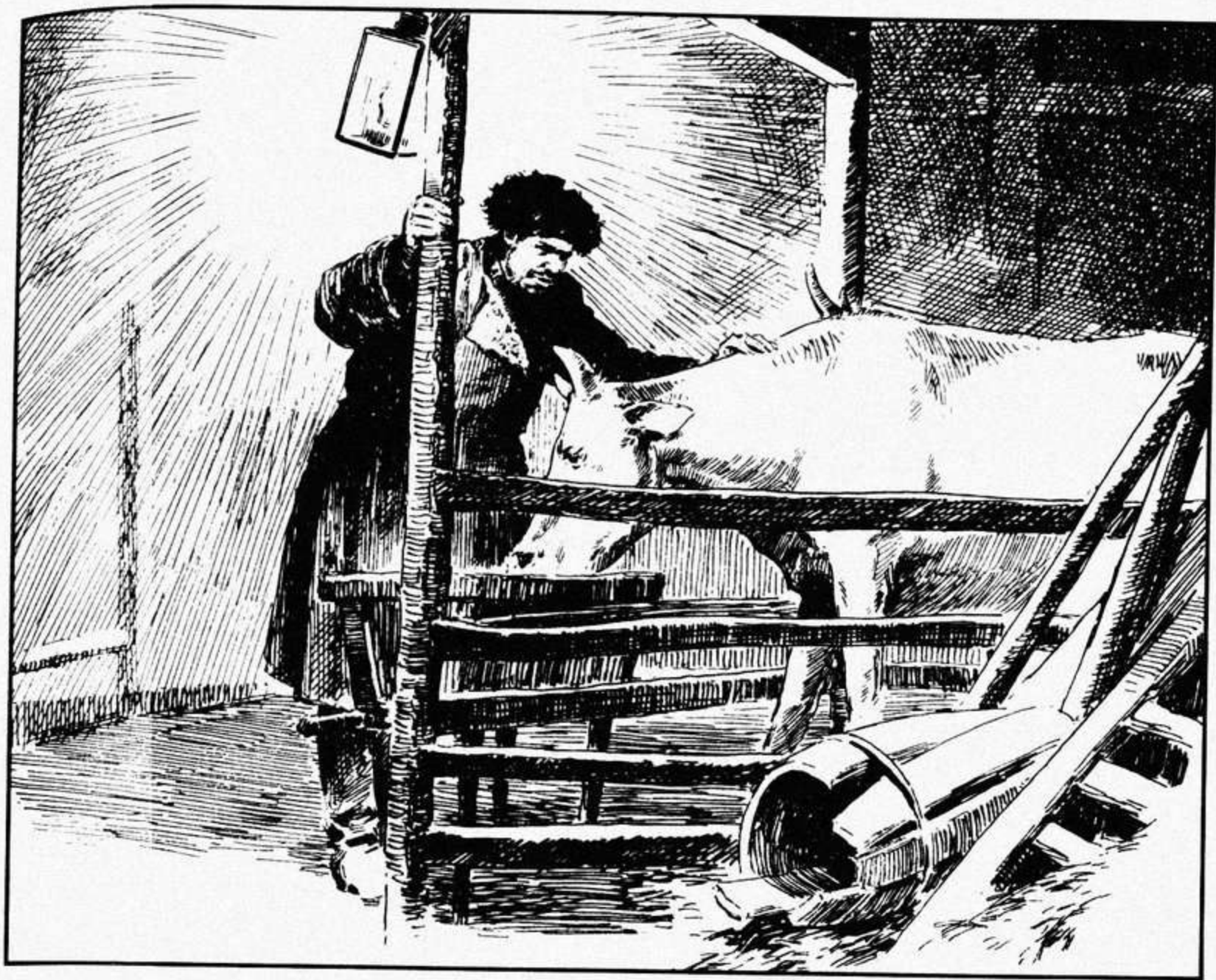
(五九) 会开了很久，拥护和反对的激烈争辩着。最后决定：凡是参加的人家，明天把牲口和种粮集中到村委会来，组织起来动手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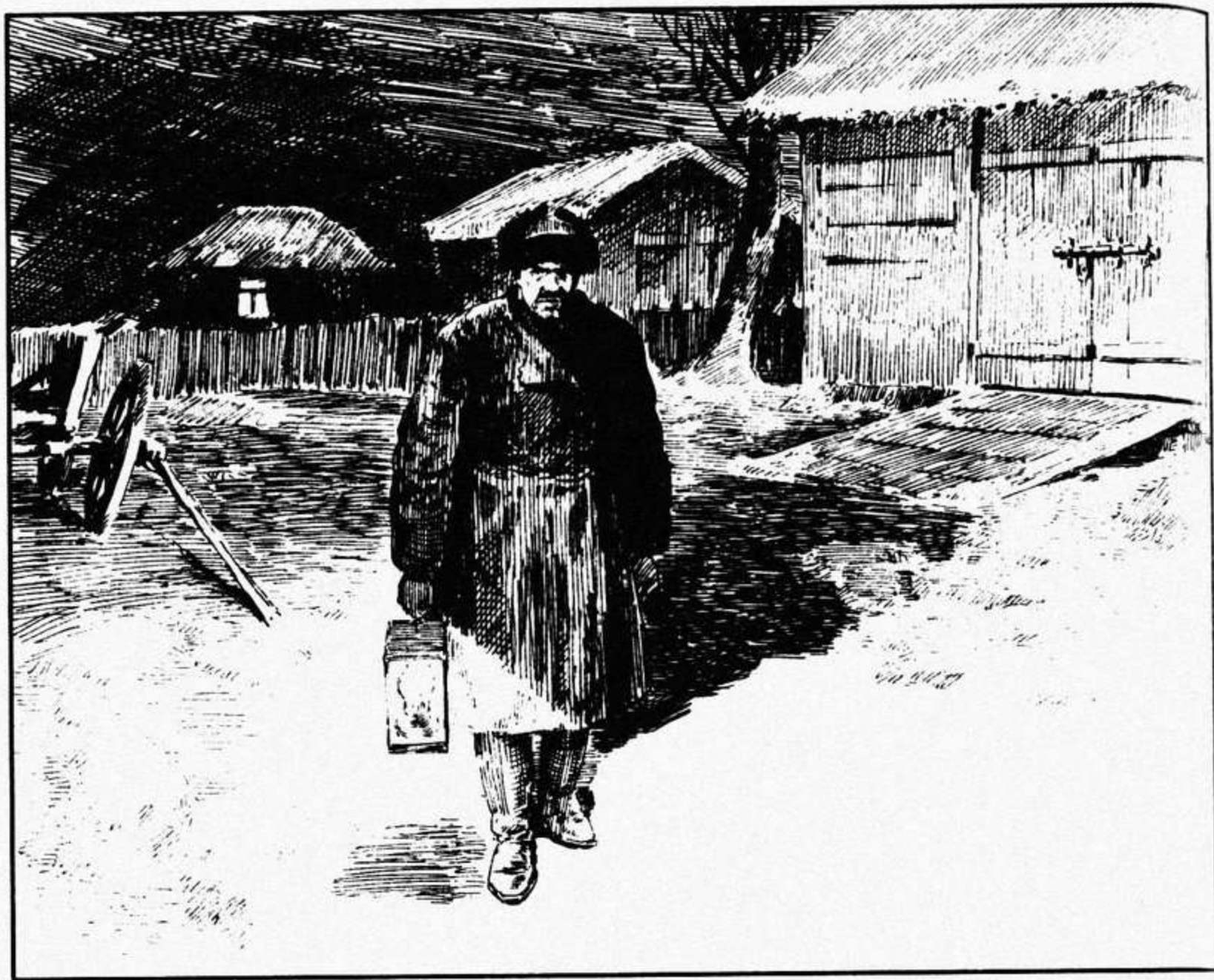
(六〇) 散了会，康德拉脱回到家里。他先奔牛栏喂了草，正要回身，想起明天就要把它交公了，就又加了一大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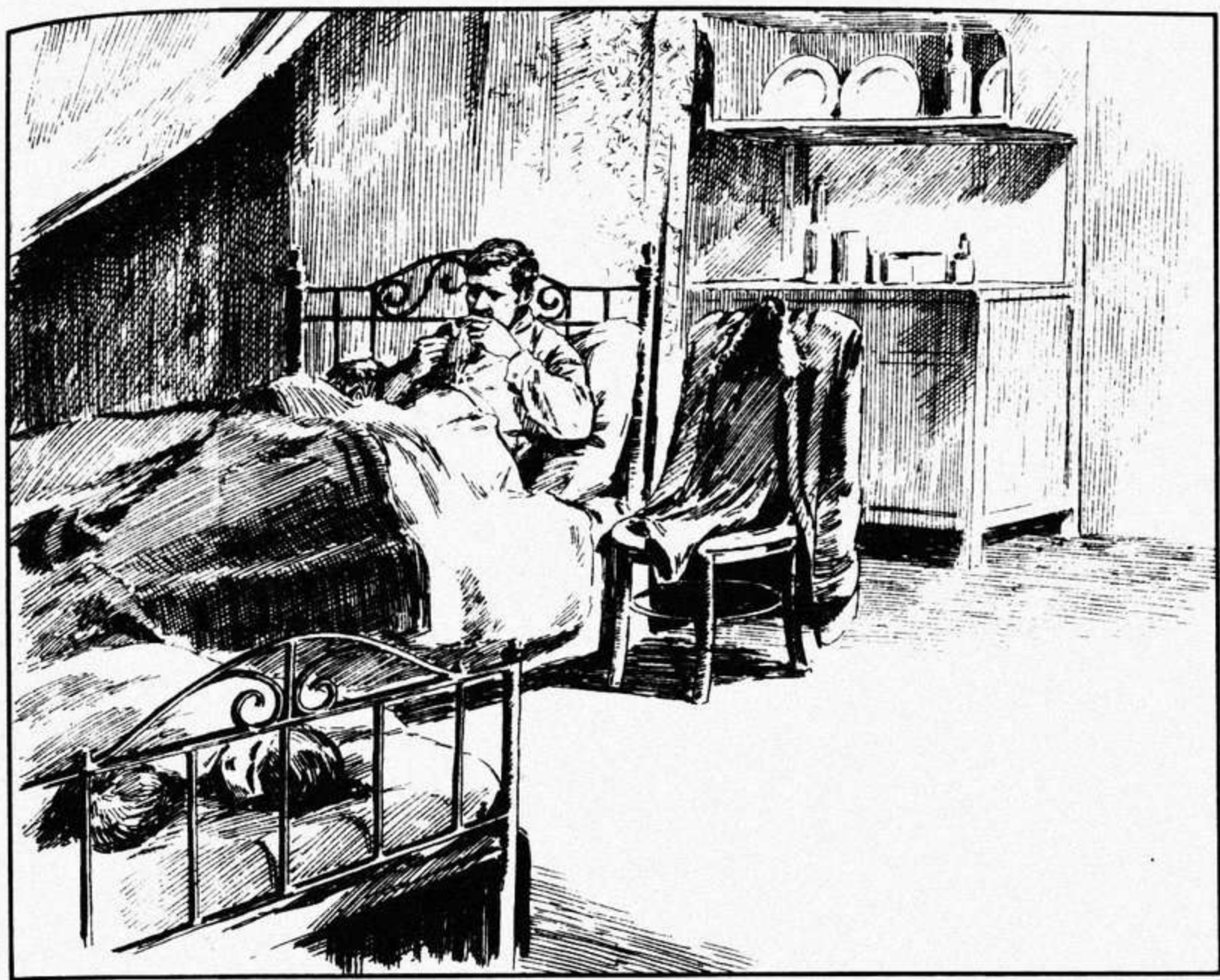
(六一) 他感叹地对牛说：「明天你走了，要离开这个家了。你干了四年，牛替人苦，人为牛忙，结果我们什么也没捞着，还是饿不死吃不饱。集体化以后就好了。」



(六二) 康德拉脱离开牛栏，还是摆不脱开会的事。他明白不走集体农庄这条路，就没法翻身；可是又担心什么都交出去，以后弄不好怎么办？三天五日，大家闹翻了，那才走投无路，没脸见人哩。



(六三) 康德拉脱进屋上了床，嘴不离烟，一根接着一根，他想：要是真的垮了，只好背了小孩，拖着老婆，下矿山做工去，再也不见同村人的面。



(六四) 他翻来复去睡不着。「新生活」和「私有财产」，在他心里激烈翻搅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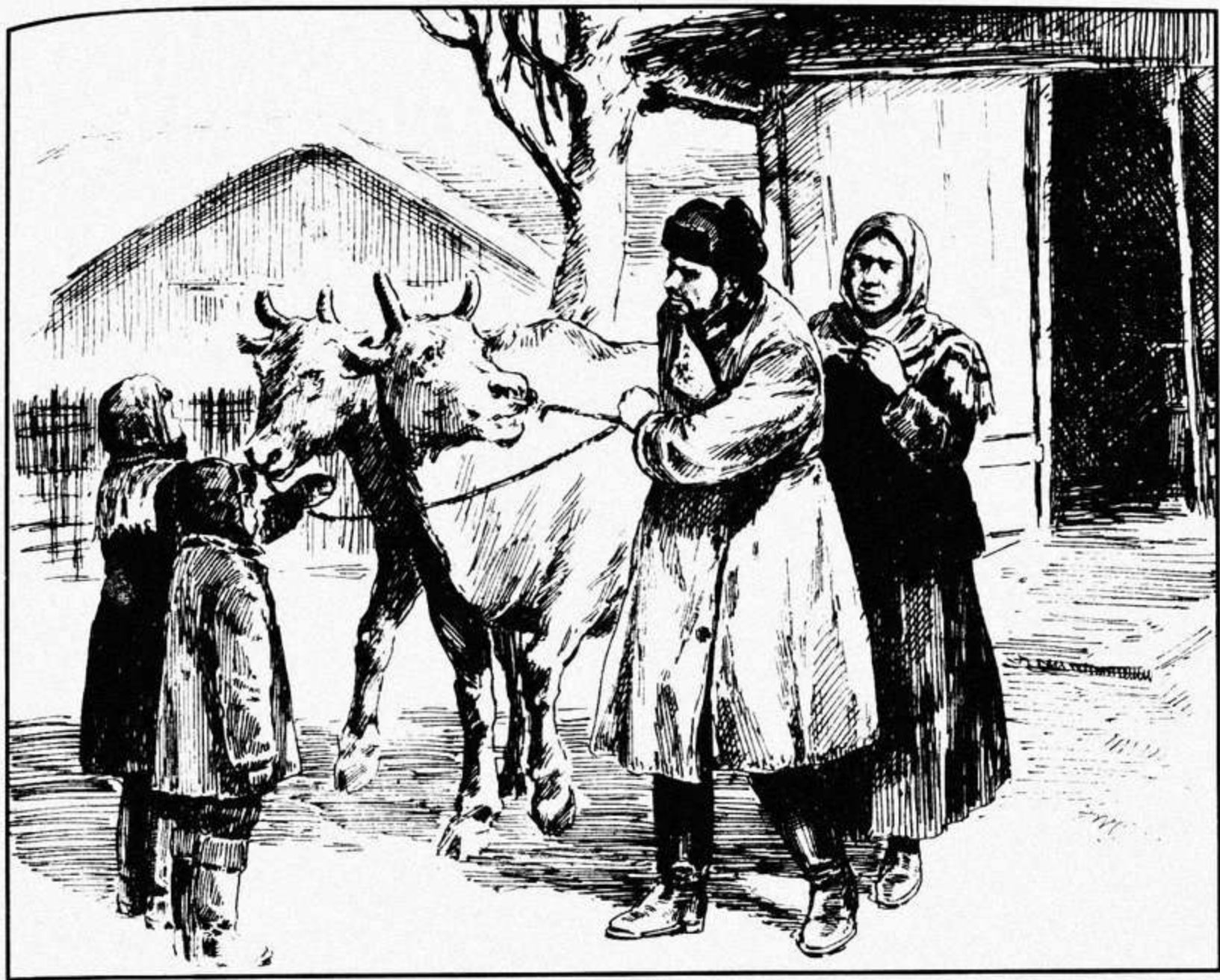
(六五) 第二天早上，康德拉脱填了参加农庄的志愿书。老婆问他：「你加入了？」康德拉脱不耐烦地说：「你不是同意了吗，还啰啰嗦嗦干什么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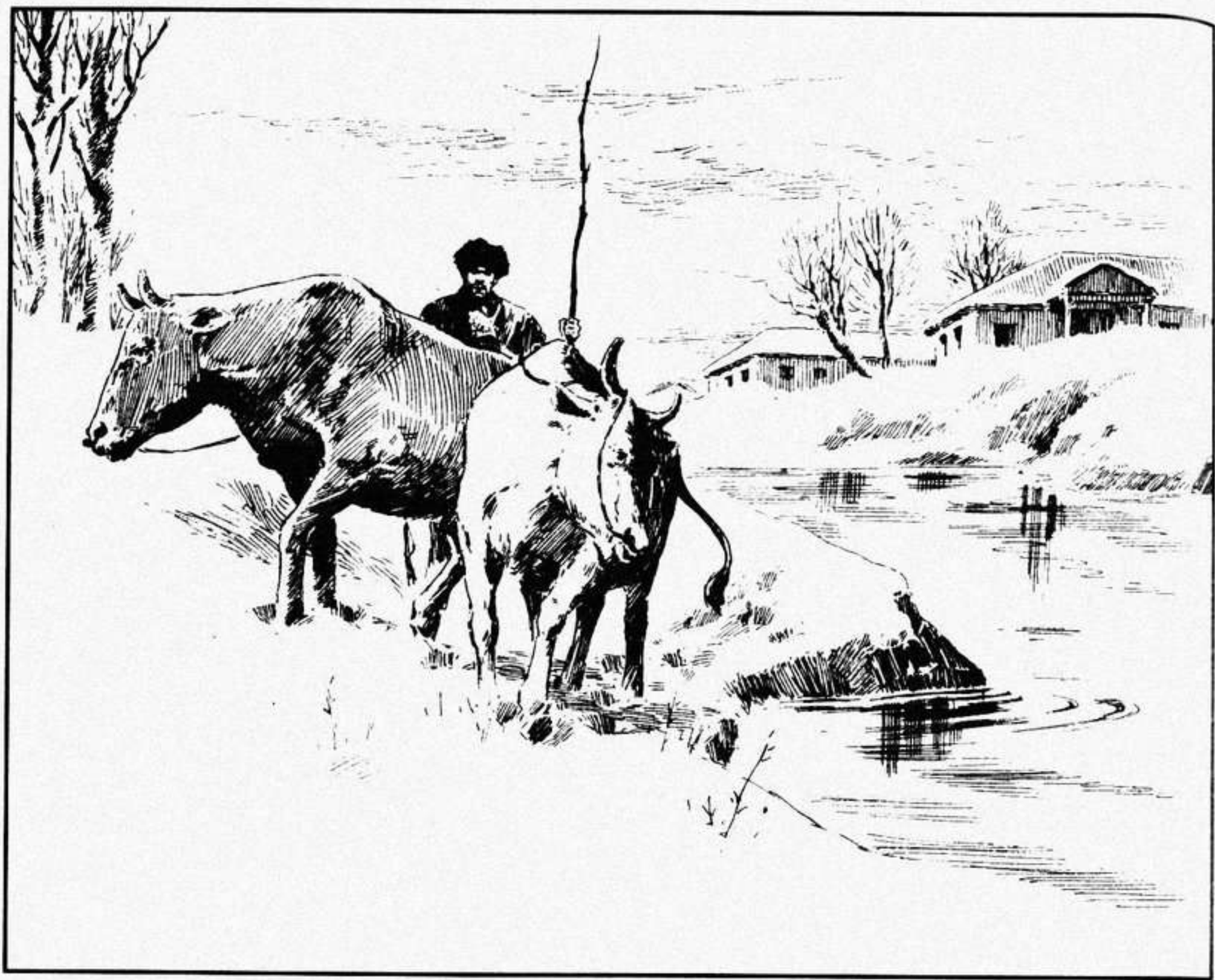
(六六) 老婆又问：「牲口带去吗？」康德拉脱马上发作起来：「带去！我说了多少遍，你还是忘不了旧生活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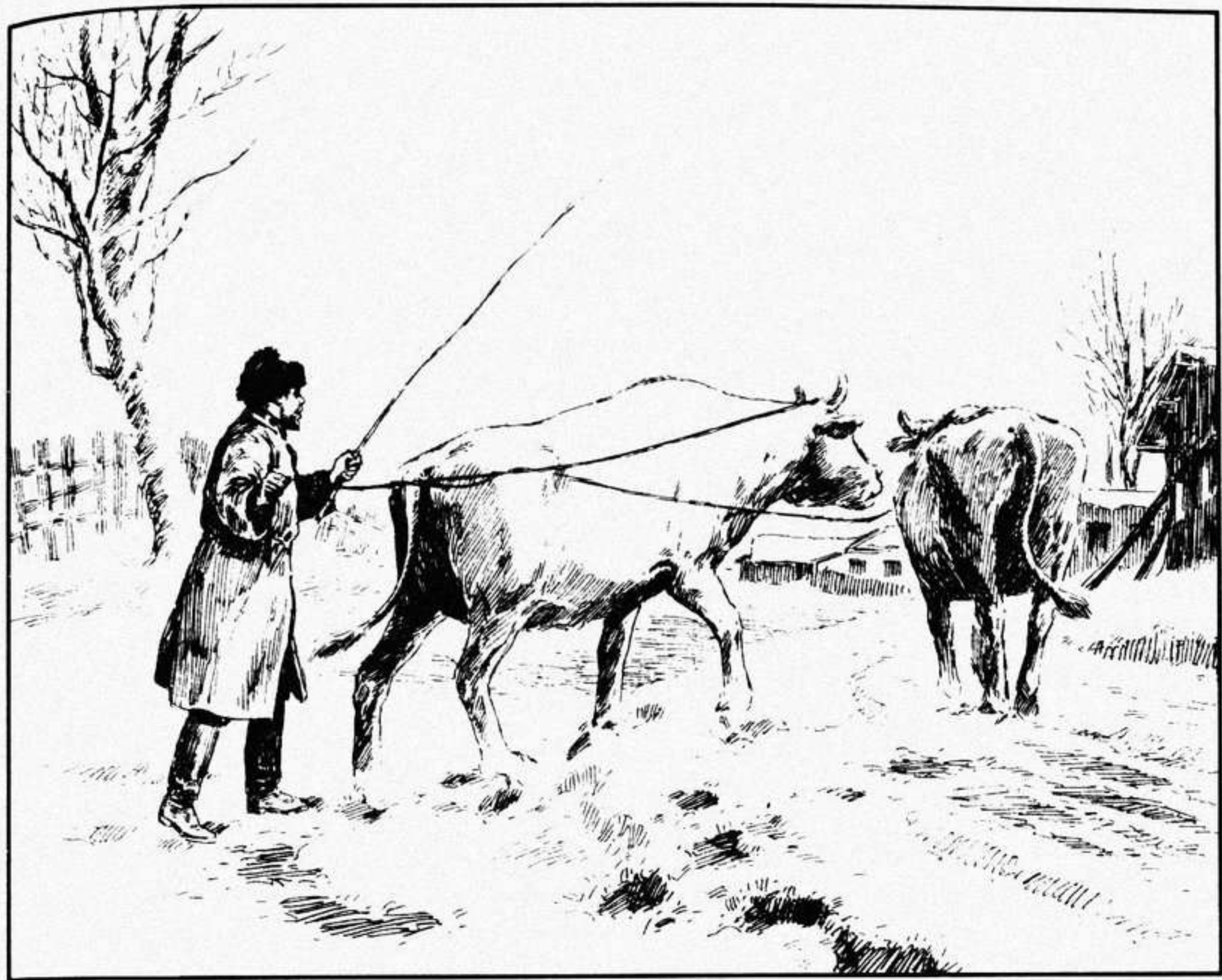
(六七) 老婆揩揩眼泪，脸上却勉强陪着笑。康德拉脱故意别过头不看，出去拉了牛就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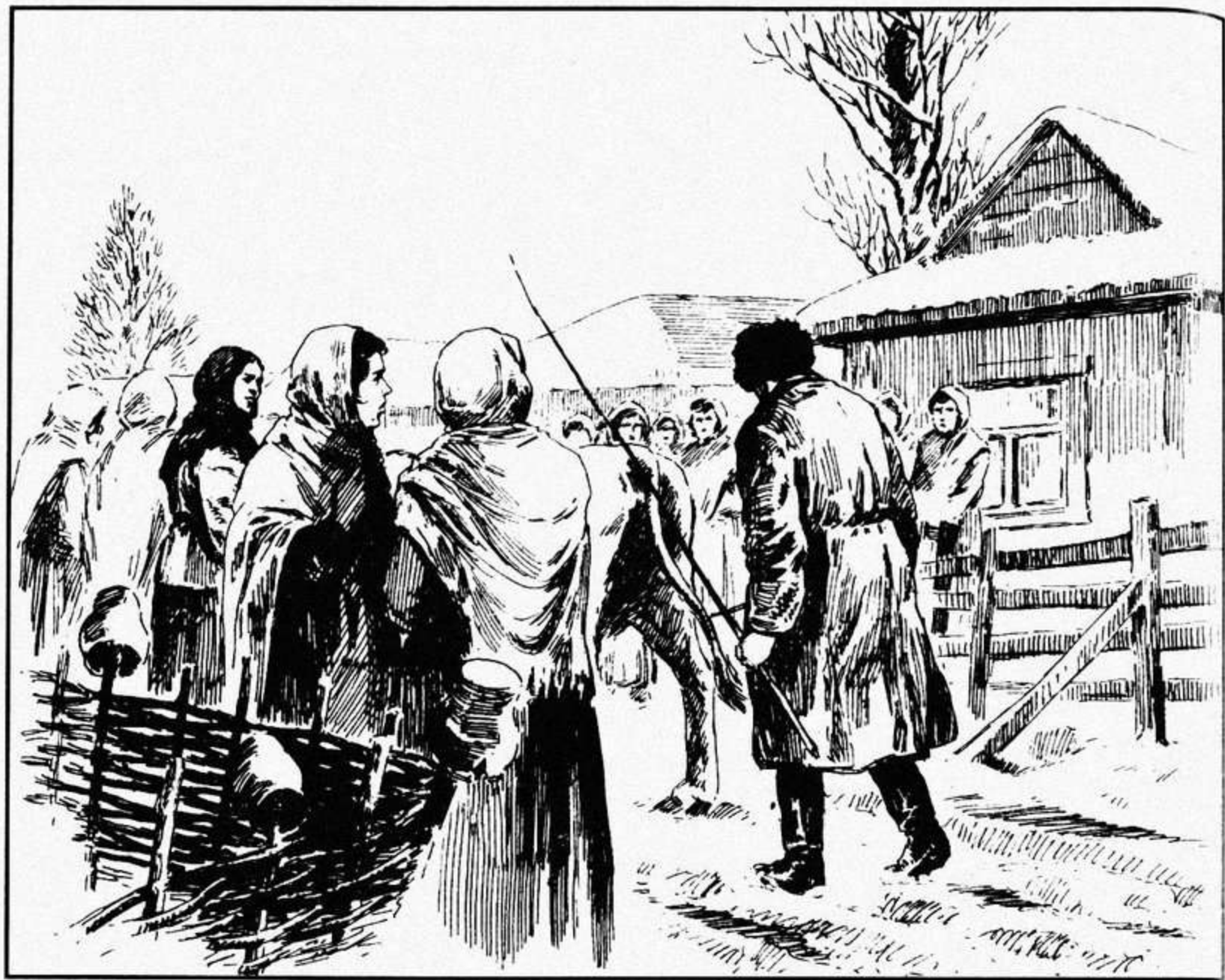
(六八) 康德拉脱先赶着牛去河边饮水，直等到牛再也不想饮了，才慢吞吞地吆喝着牛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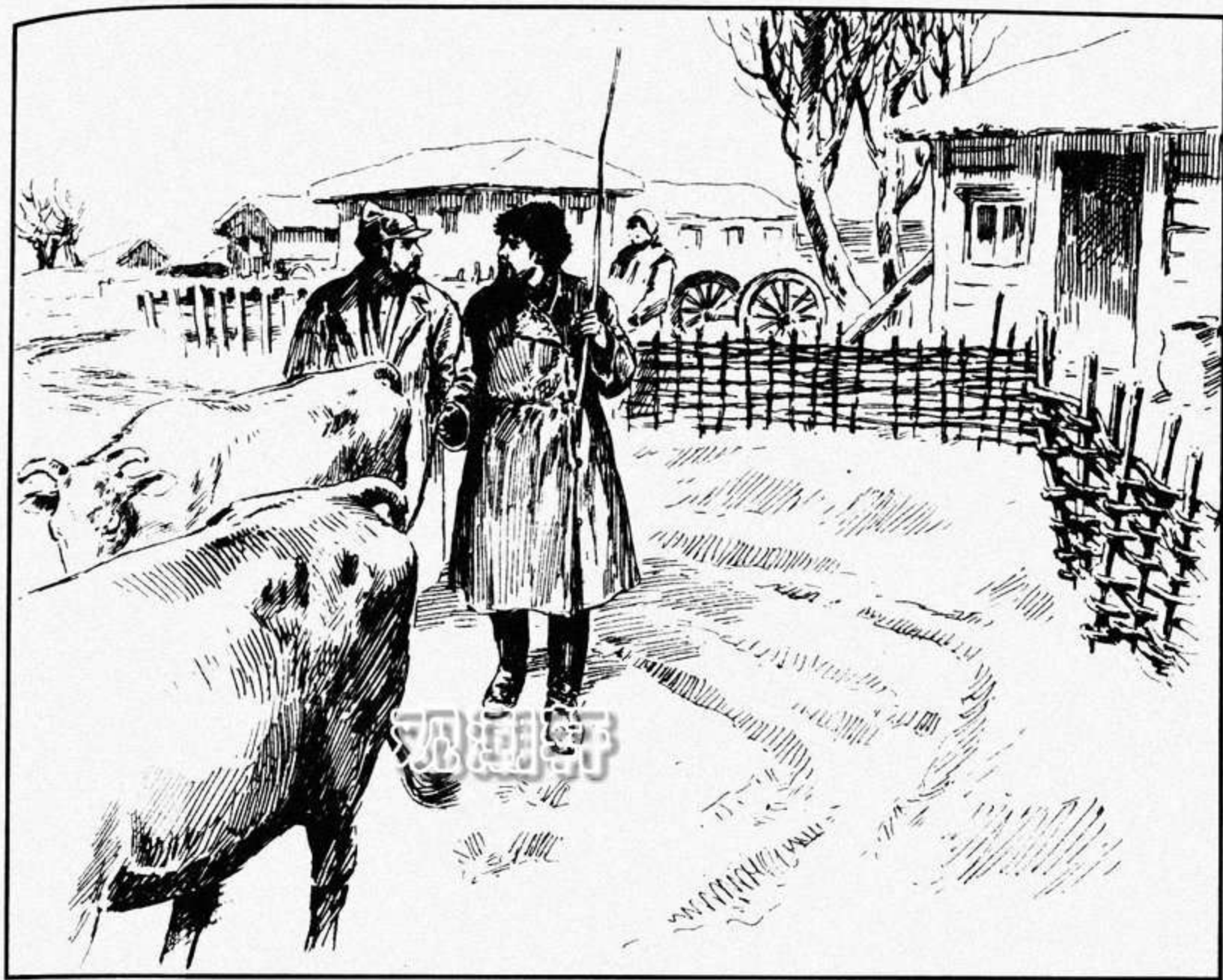
(六九) 两条牛照着老习惯，摇着尾巴往家走。康德拉脱一肚子气，可又舍不得下鞭子。东拦西赶，好不容易才把牛赶上往村委会去的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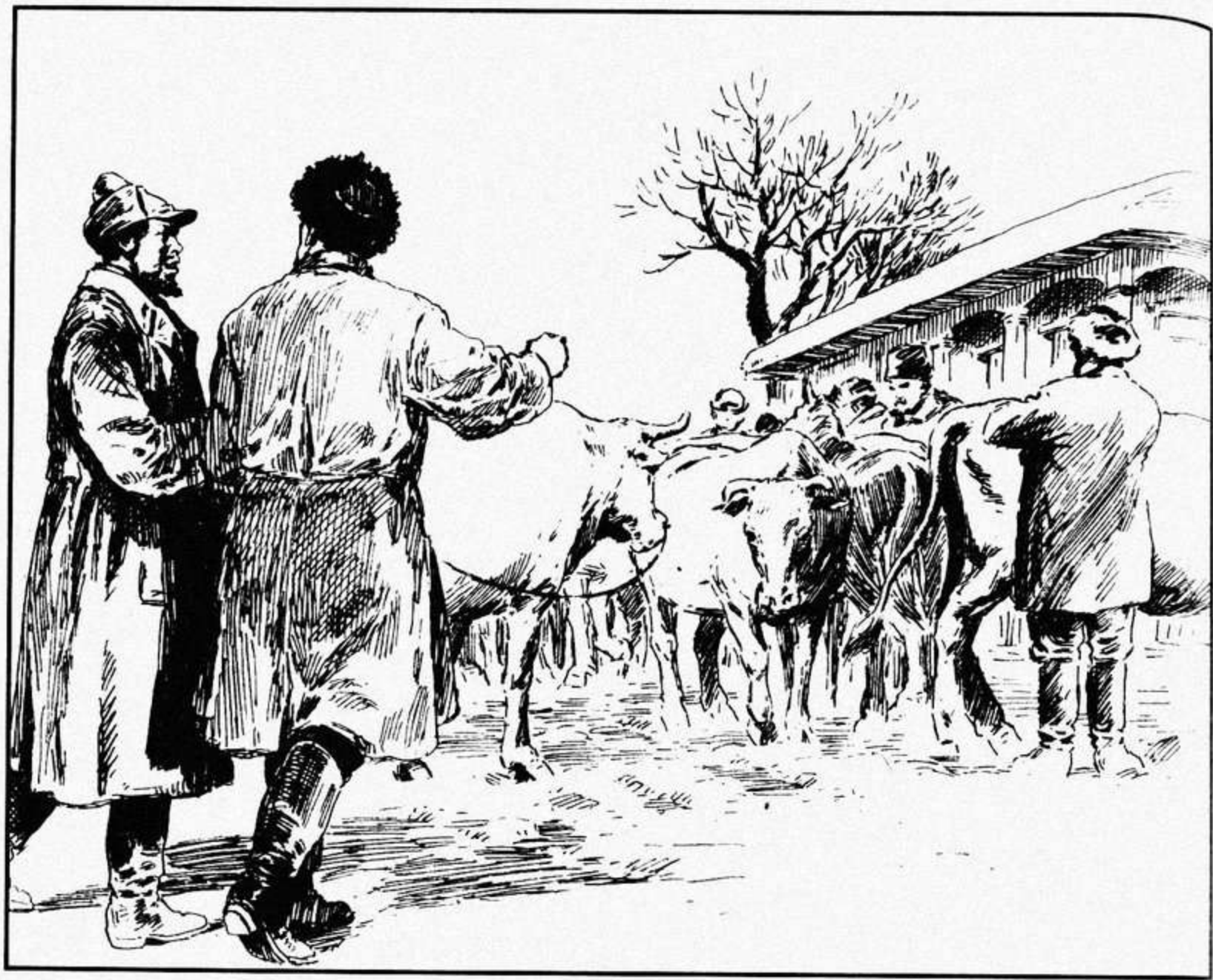
(七〇) 路上有不少看热闹的妇女，有的说：「嘿，真舍得！」有的说：「送给公家了。」康德拉脱虽然不痛快，但也犯不着和她们理论，只是低着头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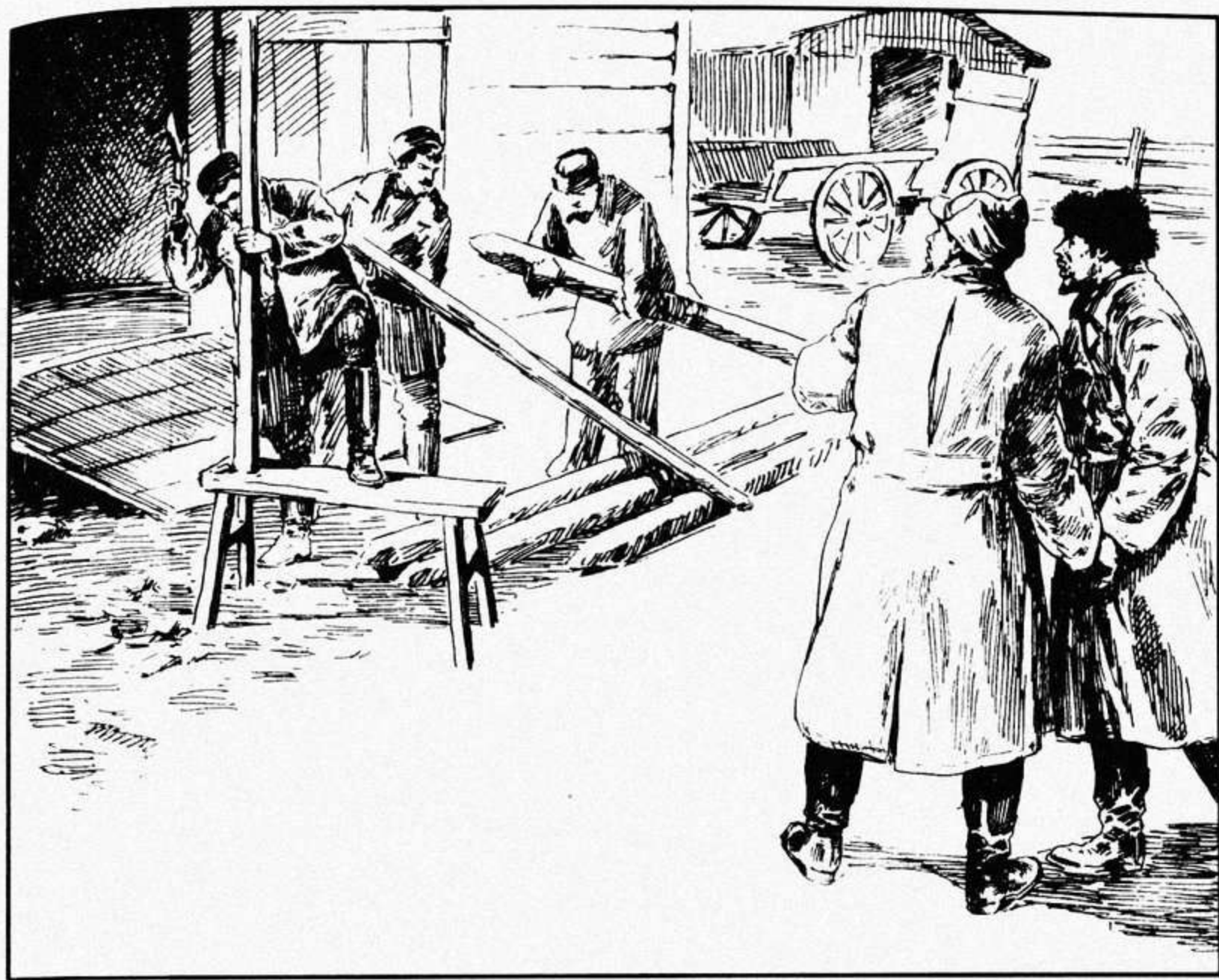
(七二) 在路上，碰到罗比西金。罗比西金牵着母牛，脸上有好几道伤痕。他告诉康德拉脱：「我和老婆打了一架，老婆死命拖着牛不放，好容易才抢了过来……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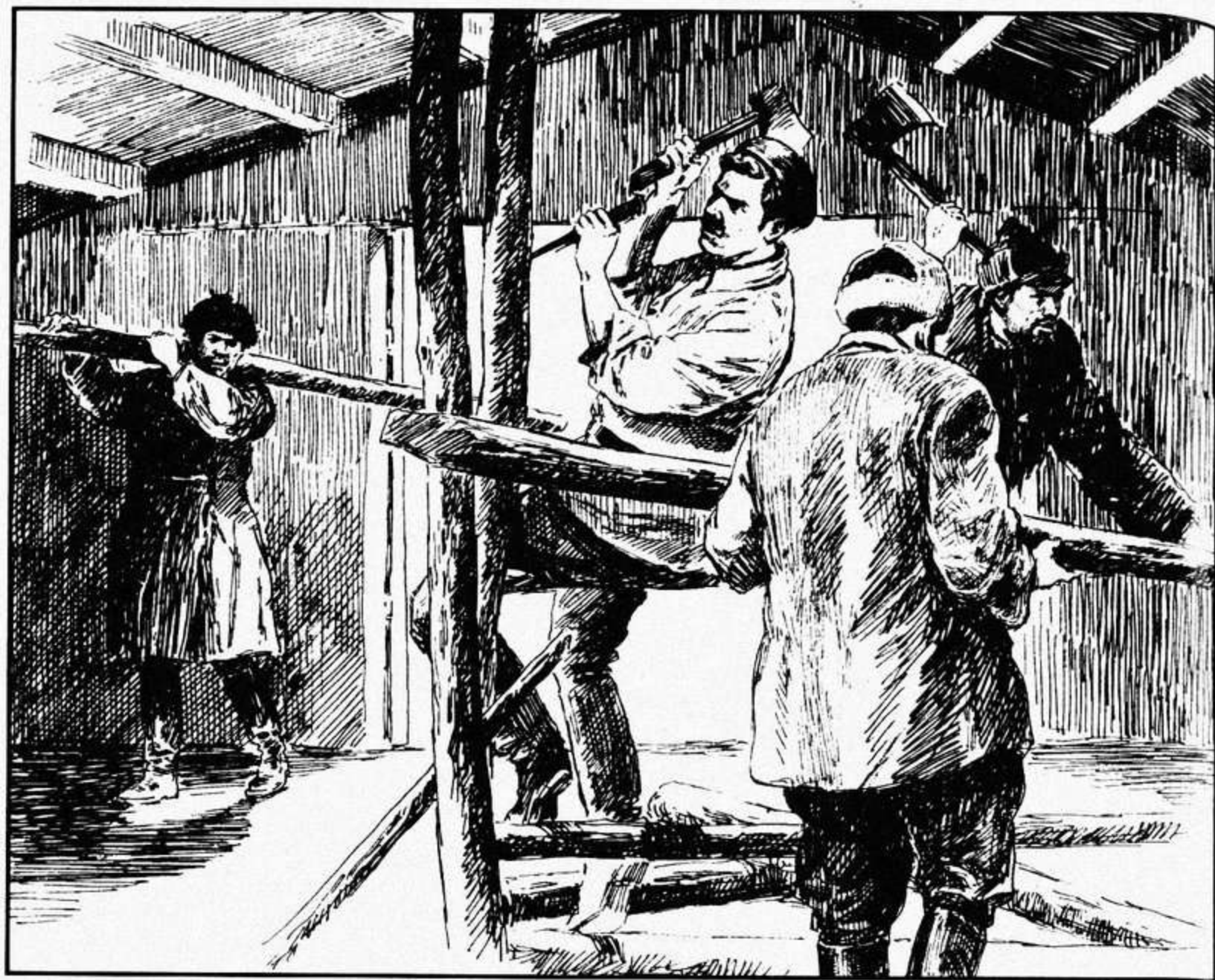
(七二) 两个人走到村委会，才快活起来，那里已有五六十头牛马。问了一下，原来除了昨天举手的外，还有十二户中农带着填好的志愿书，也把牲口牵来参加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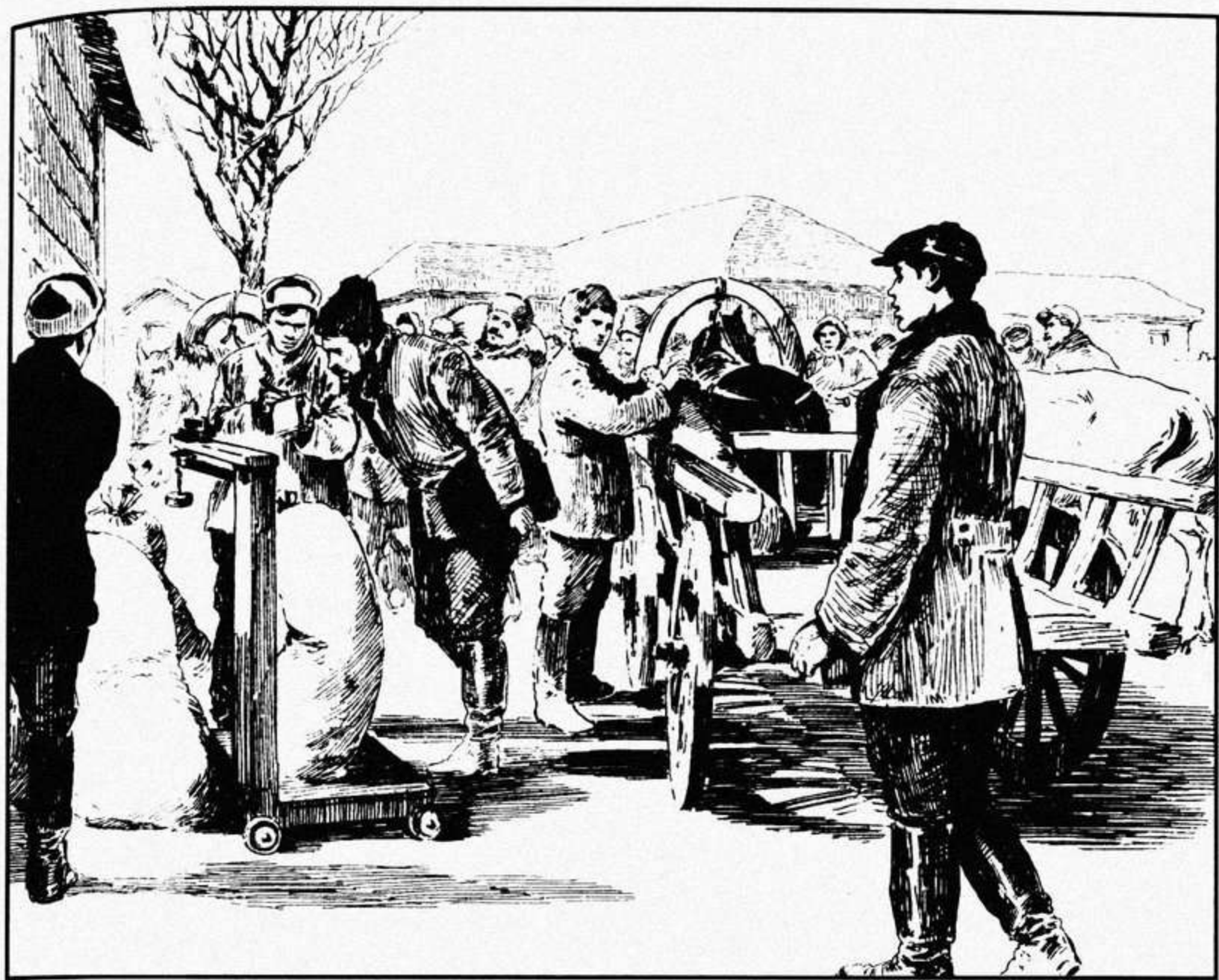
(七三) 拉古尔洛夫正和木匠在铁推克的大仓屋那边忙着做公共秣槽。两人一看不由兴起，连忙跑去帮忙。



(七四) 拉古尔洛夫要把这大仓屋改成公共牛栏，几个人打桩安槽，忙得浑身是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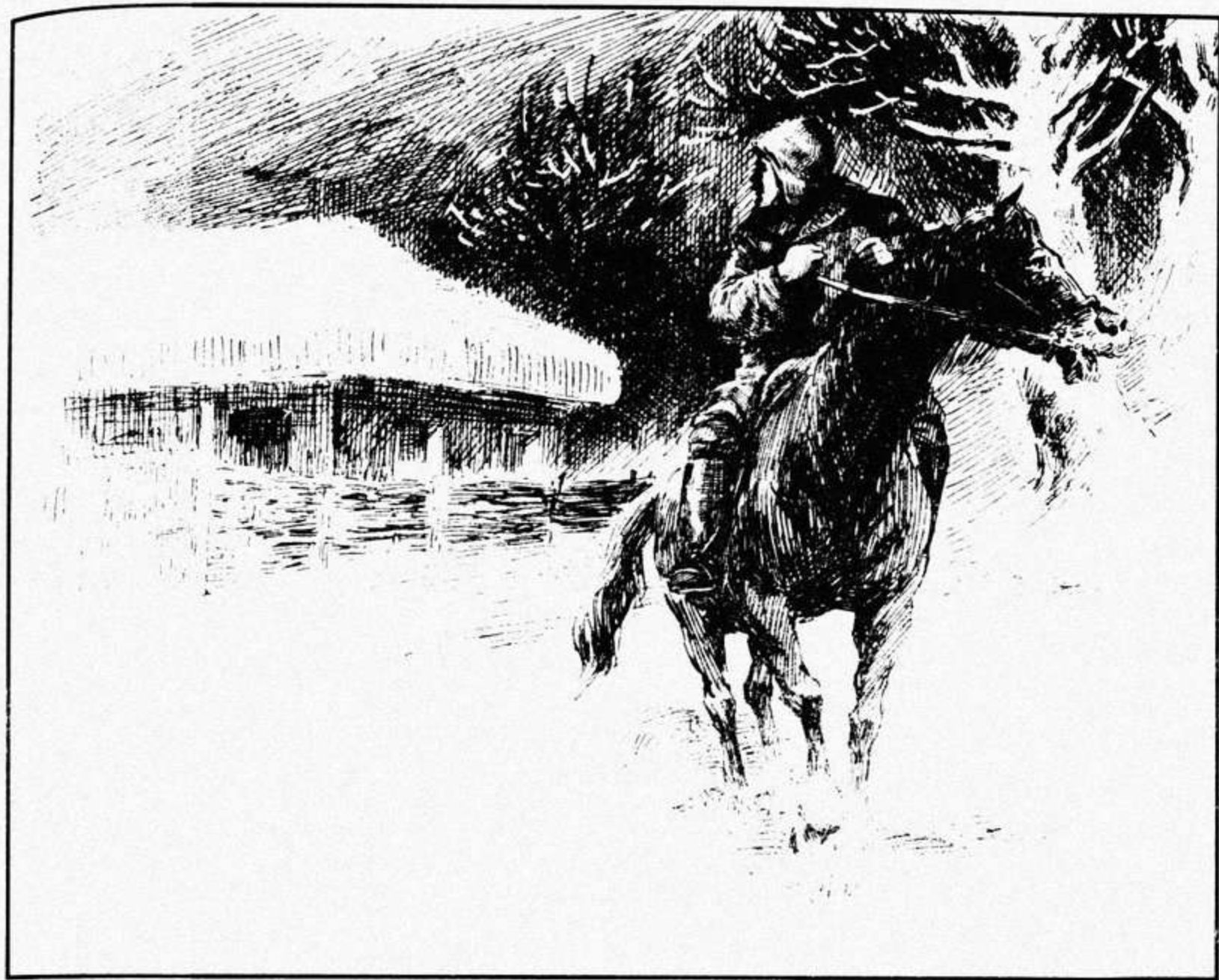
(七五) 集体农庄成立了，办公地点就设在铁推克的房子里。积极分子们把粮食、麦种拉来过秤，收进公共仓库。达维多夫看到这情形，感到很高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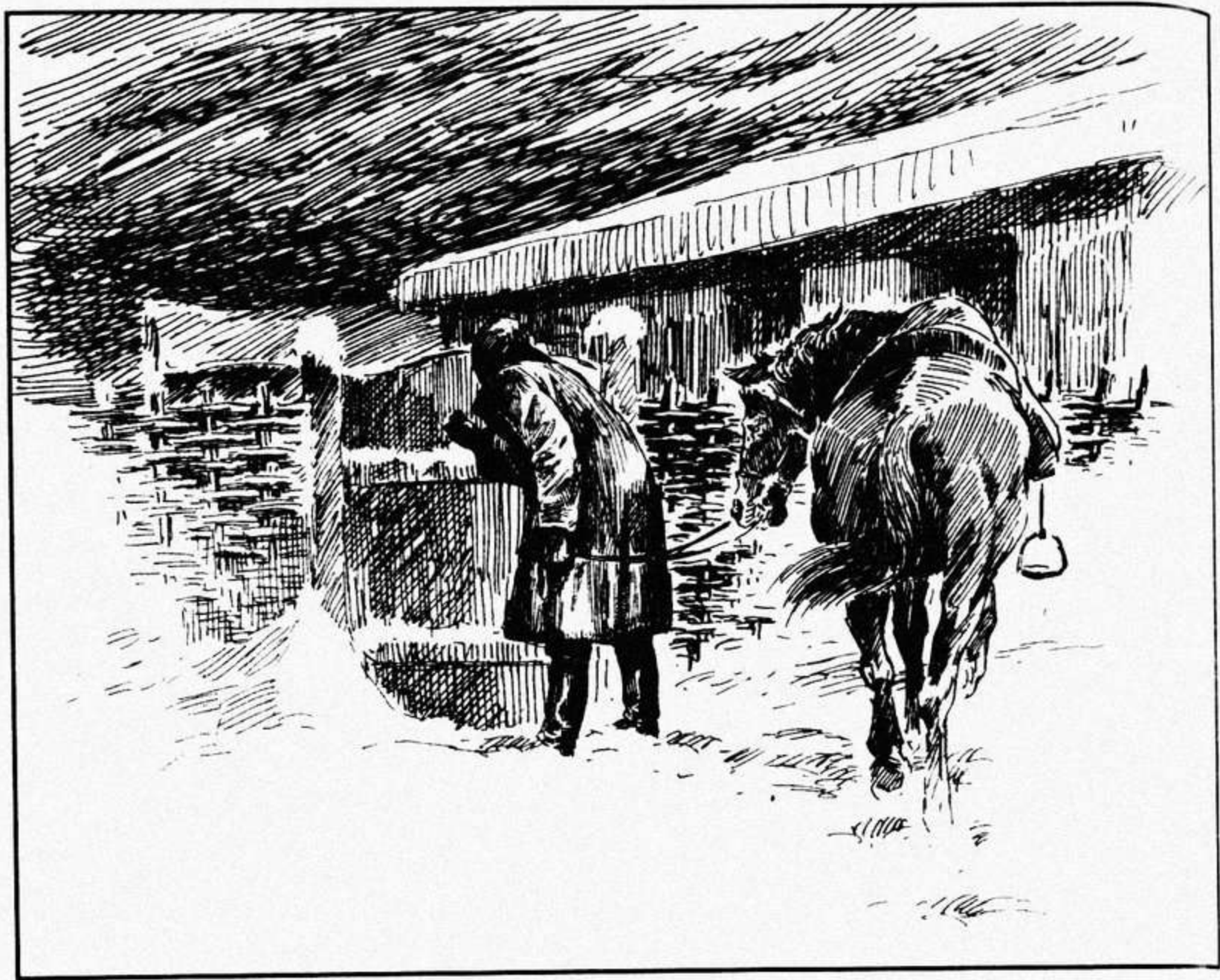
(七六) 达维多夫派了一个通讯员到区委会去汇报情况：现在村里已有百分之三十二的人，加入了集体农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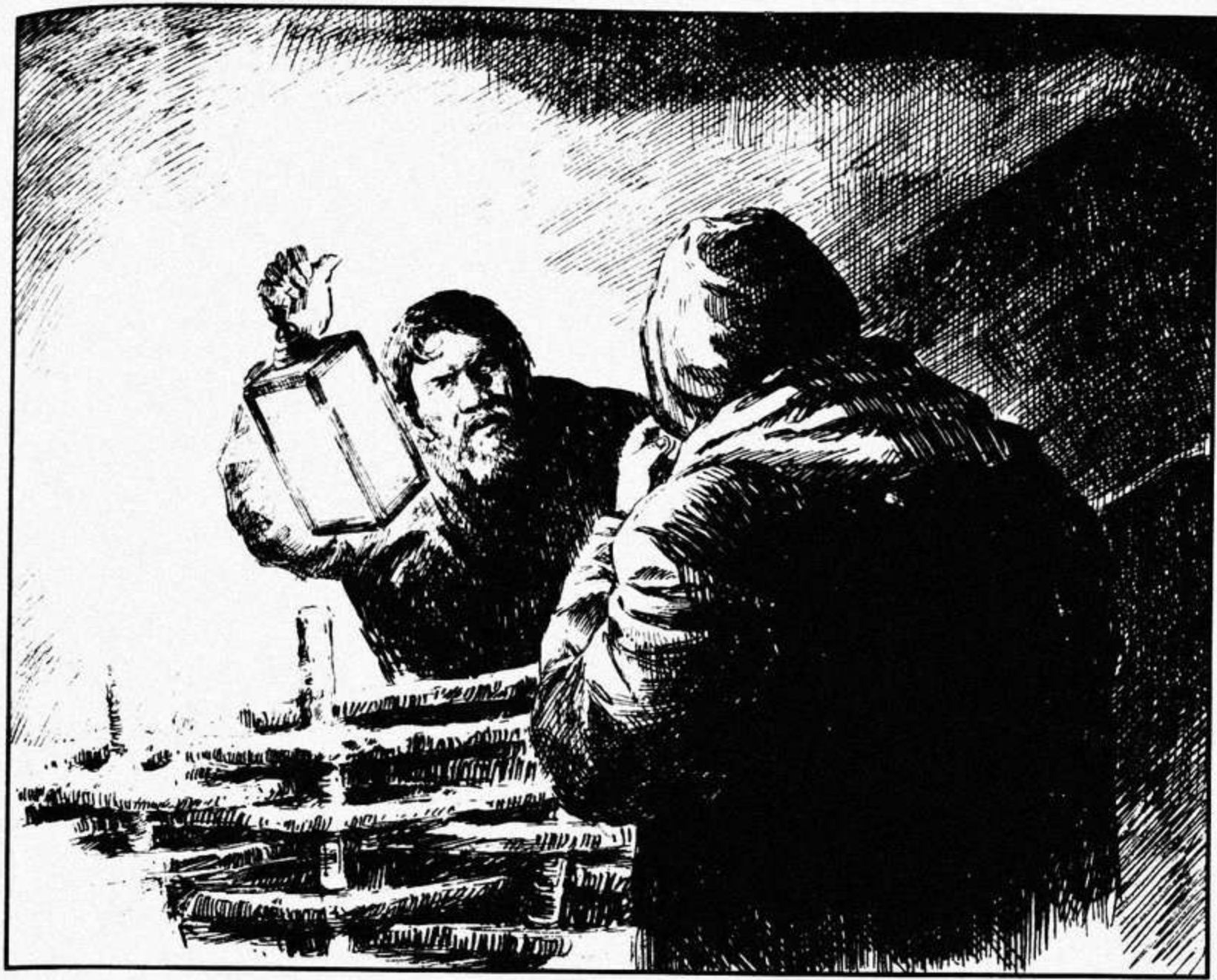
(七七) 就在达维多夫到达的同一天夜里，村里来了一个人——波罗夫则夫。他是个白党军官，内战失败后隐藏了几年，最近各地展开集体化运动，他想借机阴谋组织暴动。



(七八) 他来到过去的老部下雅可夫的门口，轻轻敲了几下。雅可夫从前曾干过不法的勾当。不过，他在生产技术上很有一套，还得过农业部的奖励。



(七九) 雅可夫听到敲门声，忙开门出来。他一眼看到他的老上司，立刻恐惧起来，脸也变白了，小声地说：「队长，你从哪儿来？」波罗夫则支吾了一下，叫他小声一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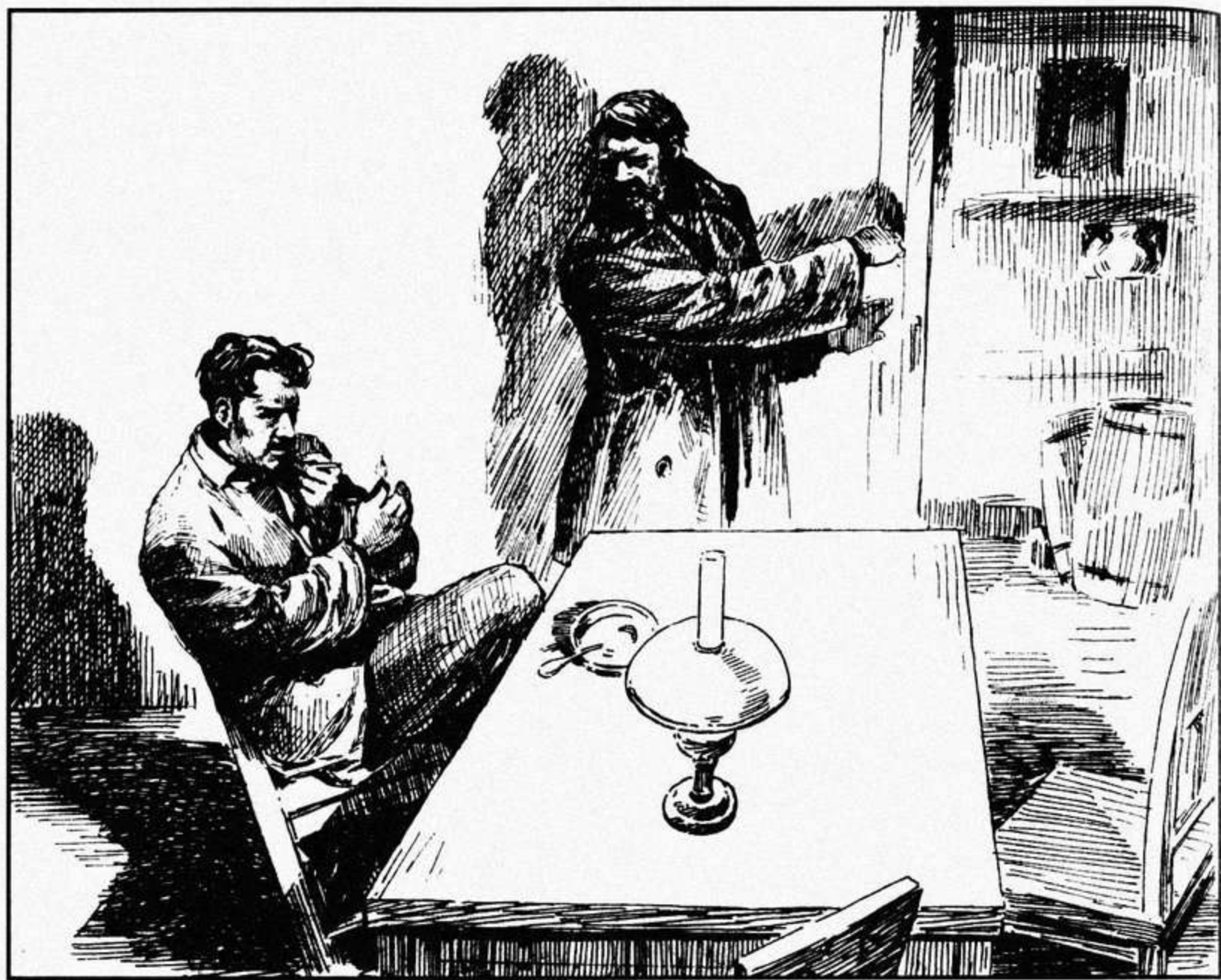
(八〇) 雅可夫把他让到屋里来。波罗夫则夫找到一座神像，画了十字，感谢上帝保佑，一路上没有被人觉察到。



(八二) 吃过饭，波罗夫则夫表示要和雅可夫单独谈，雅可夫挥了挥手，叫家眷们走开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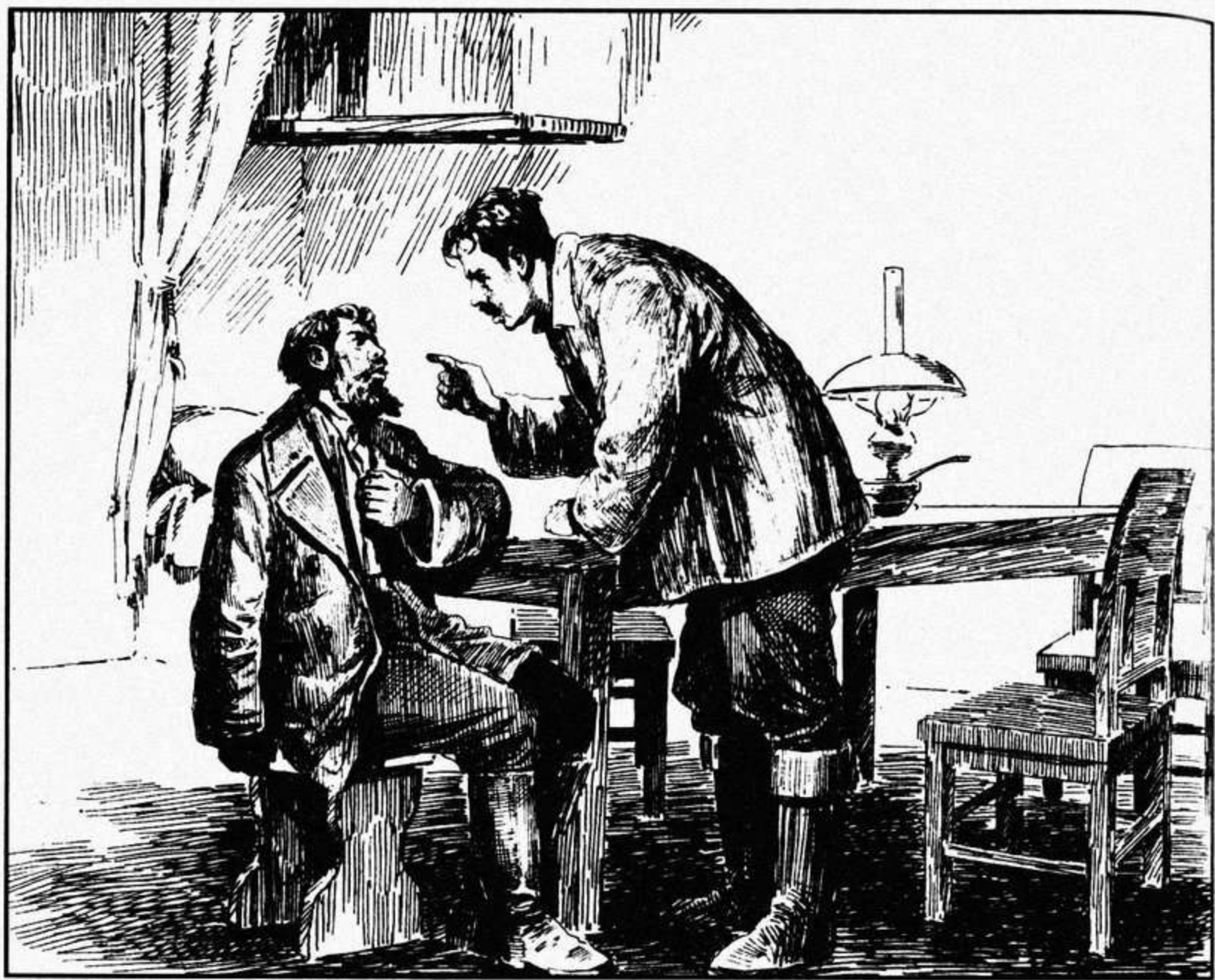
(八二) 女人们退到厨房里去，雅可夫向他的老上司诉起苦来，说这个年头，活不下去了，自己从早到晚地工作，而所有的收成都被搜刮尽了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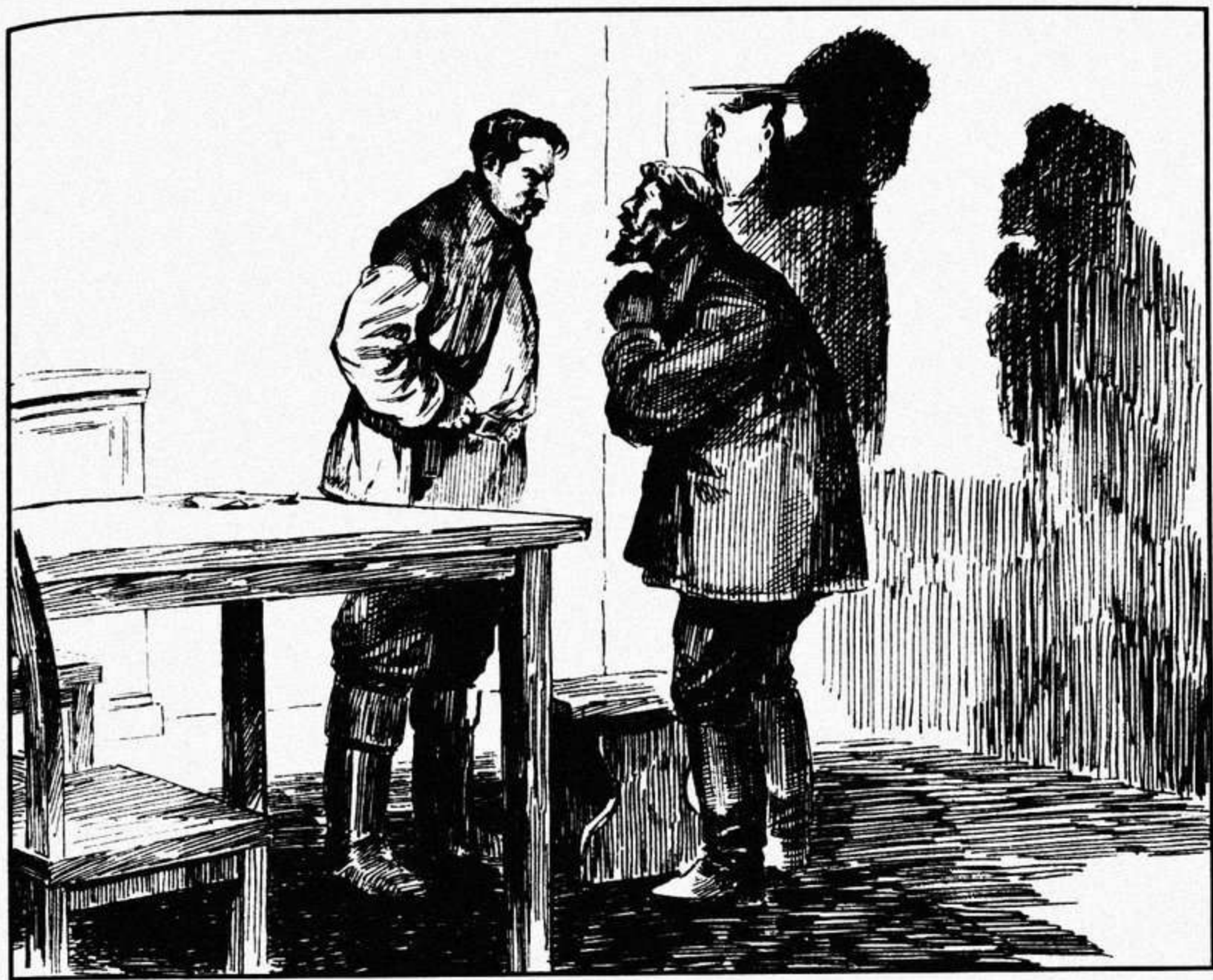
(八三) 说着还拿出一大卷收据来——农业税、地方税、保险费，以及缴纳谷类、肉类等等的账单，给他的老上司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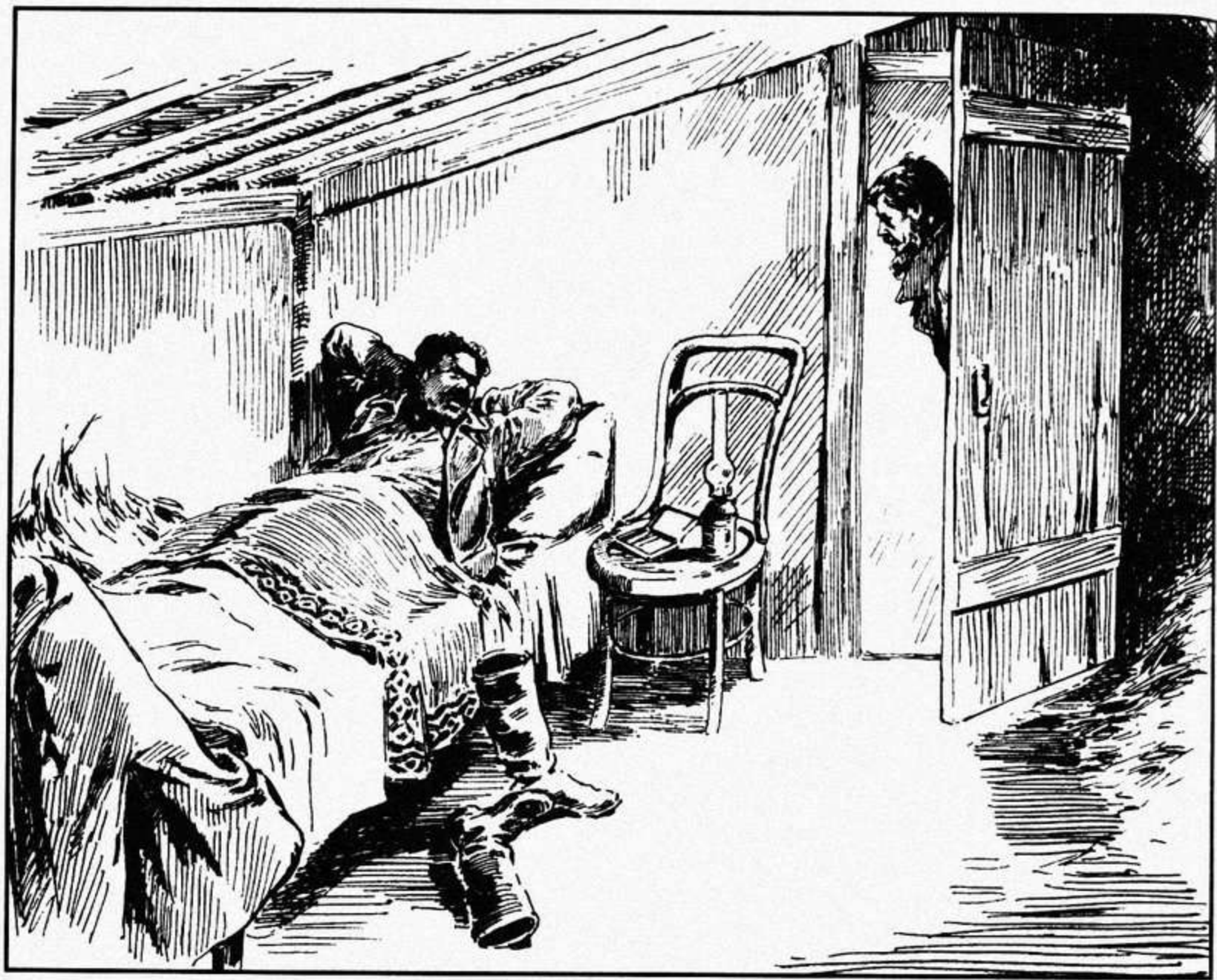
(八四) 波罗夫则夫乘机煽动，说组织集体农庄，就是把老婆、孩子、锅碗瓢盆什么都充公。如果你不愿意，就得充军、坐牢。他要雅可夫跟着自己干。



(八五) 雅可夫先有点儿害怕，经不起波罗夫则夫的威胁和恐吓，最后，要求让他考虑一下，明天早晨回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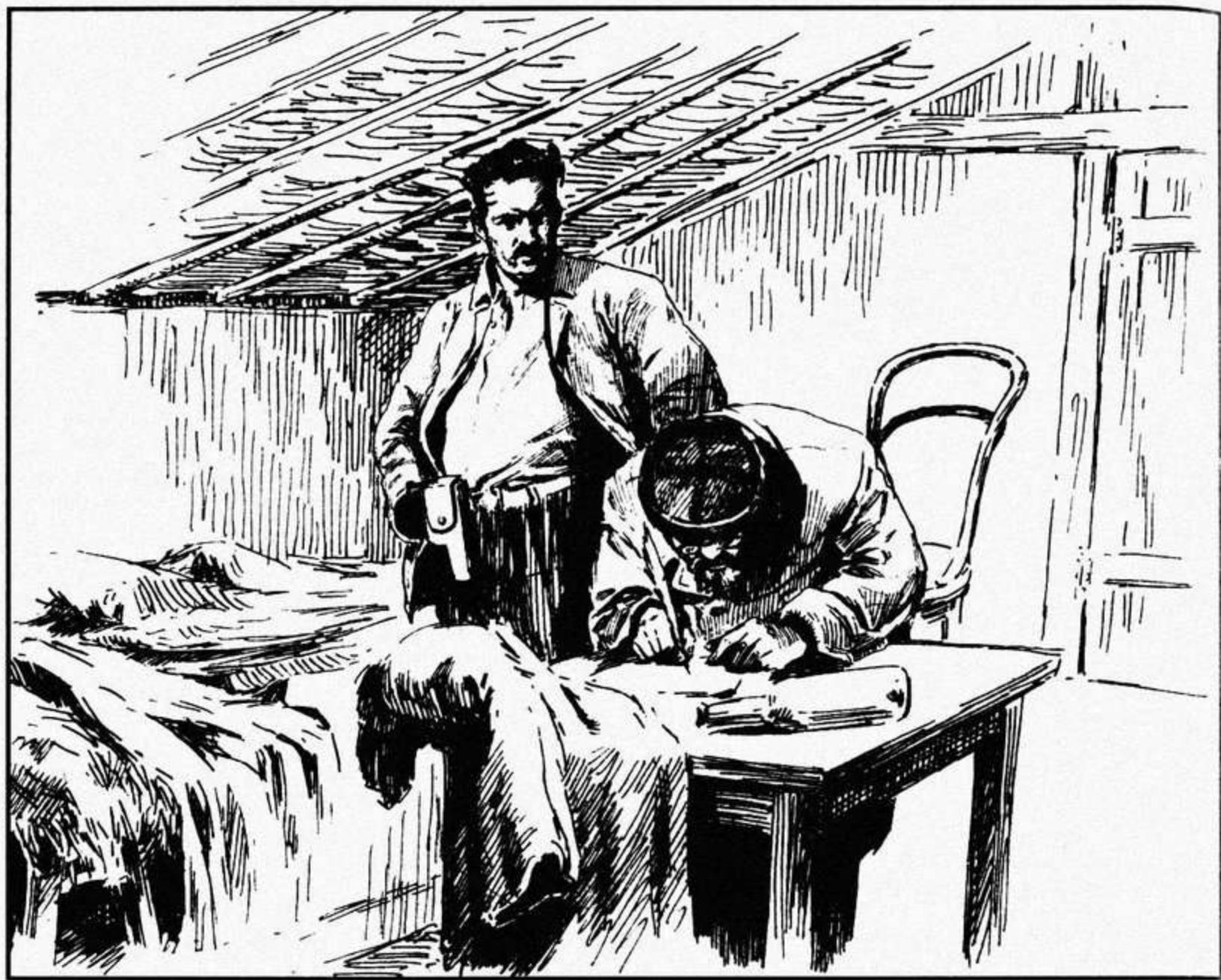
(八六) 雅可夫在火炉的边上为客人搭了一张铺。波罗夫则夫脱了长靴，穿着衣服便倒下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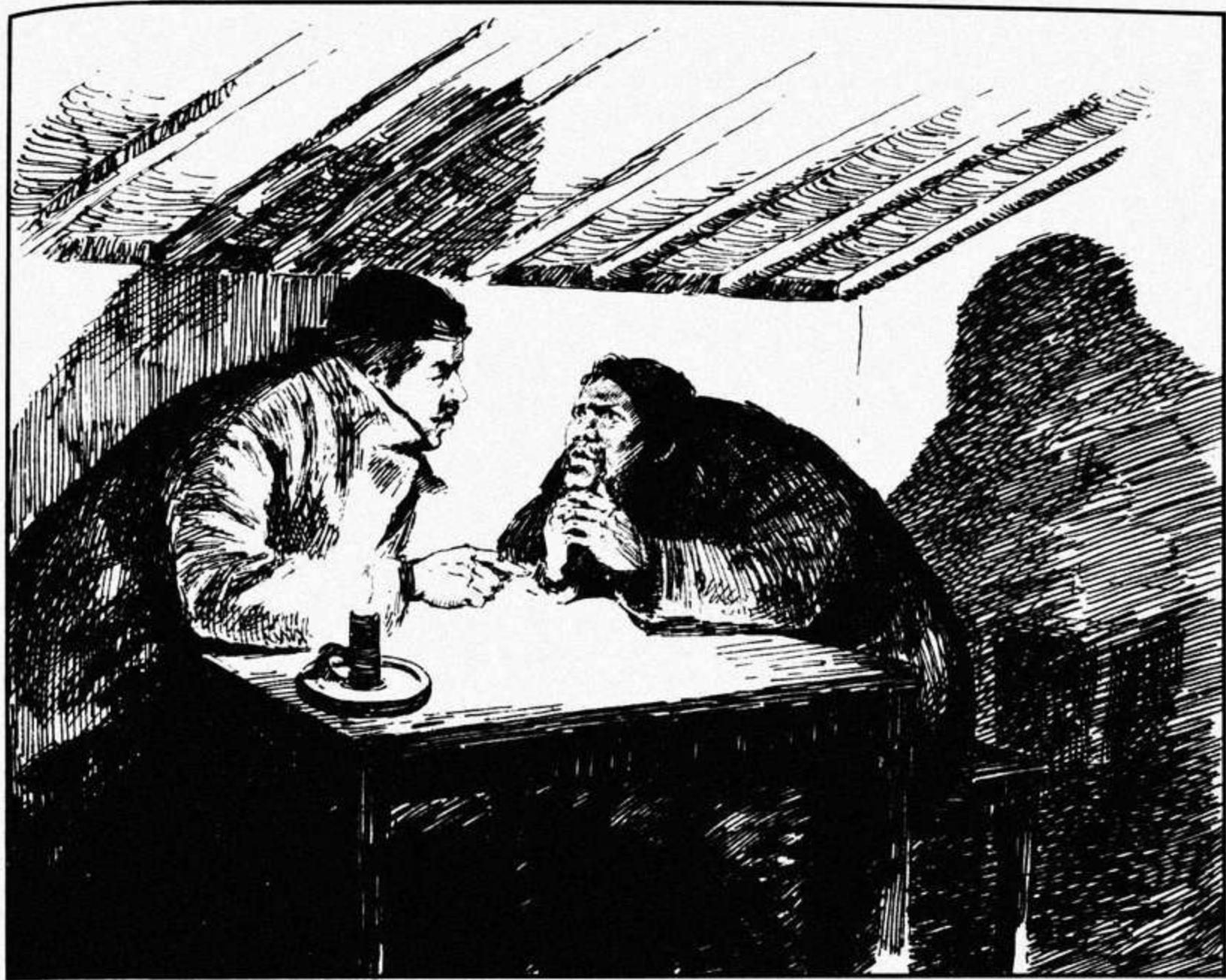
(八七) 雅可夫哪里睡得着，天不亮，就跑到老母亲那里，要她拿拿主意。老母亲毫不迟疑地鼓动儿子道：「起来，起来反对他们！」



(八八) 到早晨，雅可夫叫醒了他的客人，说自己已经决定了。波罗夫则夫忙掏出一张纸，让他参加他们的组织——顿河解放大同盟。雅可夫在宣誓书上签了名字。



(八九) 这以后，波罗夫则夫就住在雅可夫家里。雅可夫天天将村里发生的事情向他汇报。波罗夫则夫知道村里正在组织集体农庄，忙叫雅可夫也申请加入进去，以便见机行事。



(九〇) 不久，村里又召开第二次村民大会。雅可夫在波罗夫则夫的指示下，乘势要求加入，还发表了一篇漂亮的演说。



(九二) 雅可夫在村里很有点名望。他一参加，立即有三十一封志愿书递了上来。达维多夫感到说不出的快乐。



(九二) 可是第二天，雅可夫却去挑唆一些反对农庄的中农，说在农庄里女人会公有。又说：「他们会把你们的头朝下缚着，使你永远看不见太阳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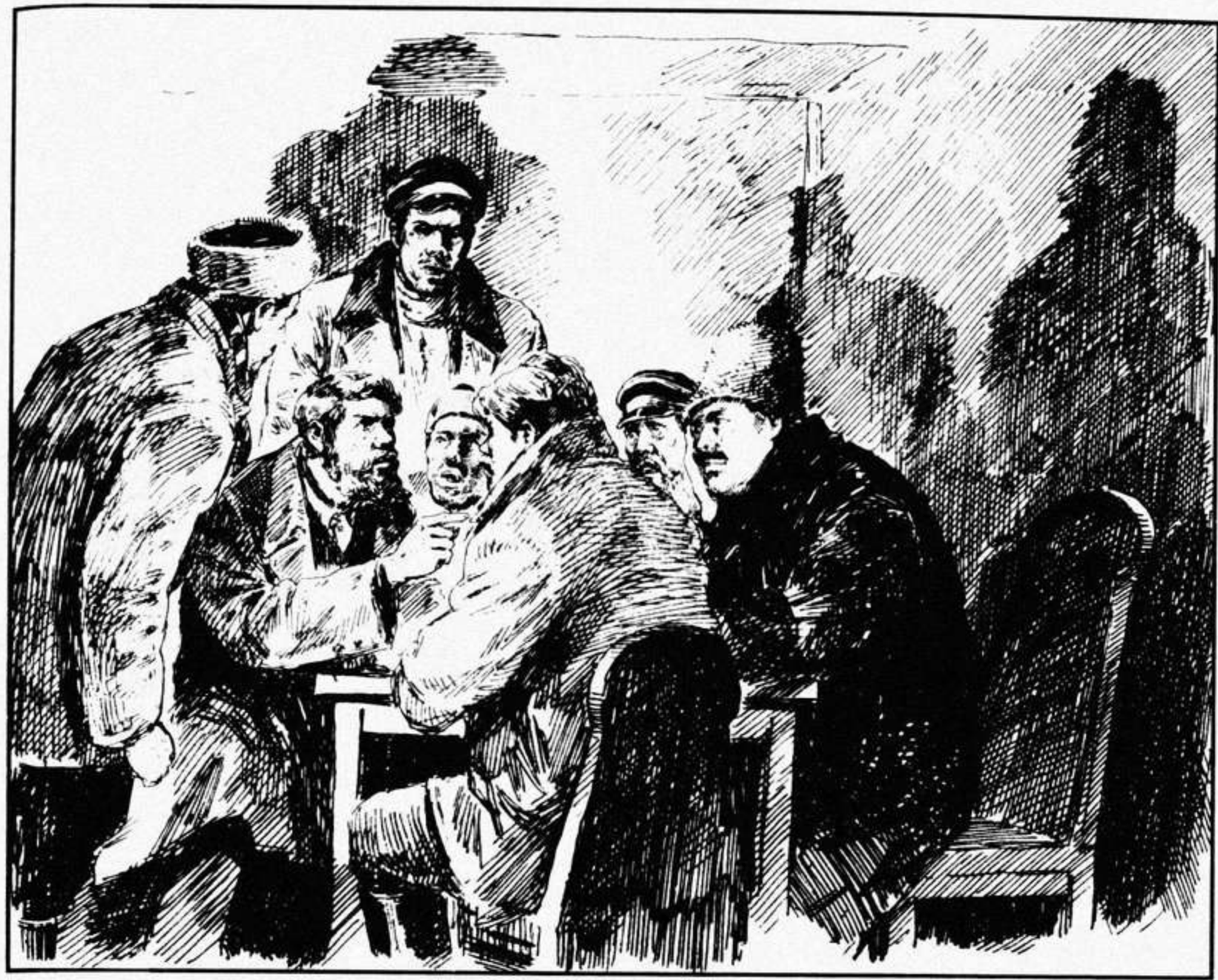
(九三) 当对方表示愤怒的时候，雅可夫就用诱骗、恳求的手段，来为他的「顿河解放大同盟」发展盟员，并要求他们保守秘密，绝对不能和任何人说起。



(九四) 雅可夫还常常参加富农的聚会。他们发着狠道：「世道是这样的坏，我们非得动手去叫他们流血不可！」「我要活活地挖出他们的肠子……」



(九五) 这聚会里面也有一个叫做尼基塔的落后贫农，一声不响地听着。他在内战时当过白军班长，亲手逮捕过三个工人，恰巧被雅可夫和另一富农看见。从此就被这两个人卡住了脖子，经常给他们白做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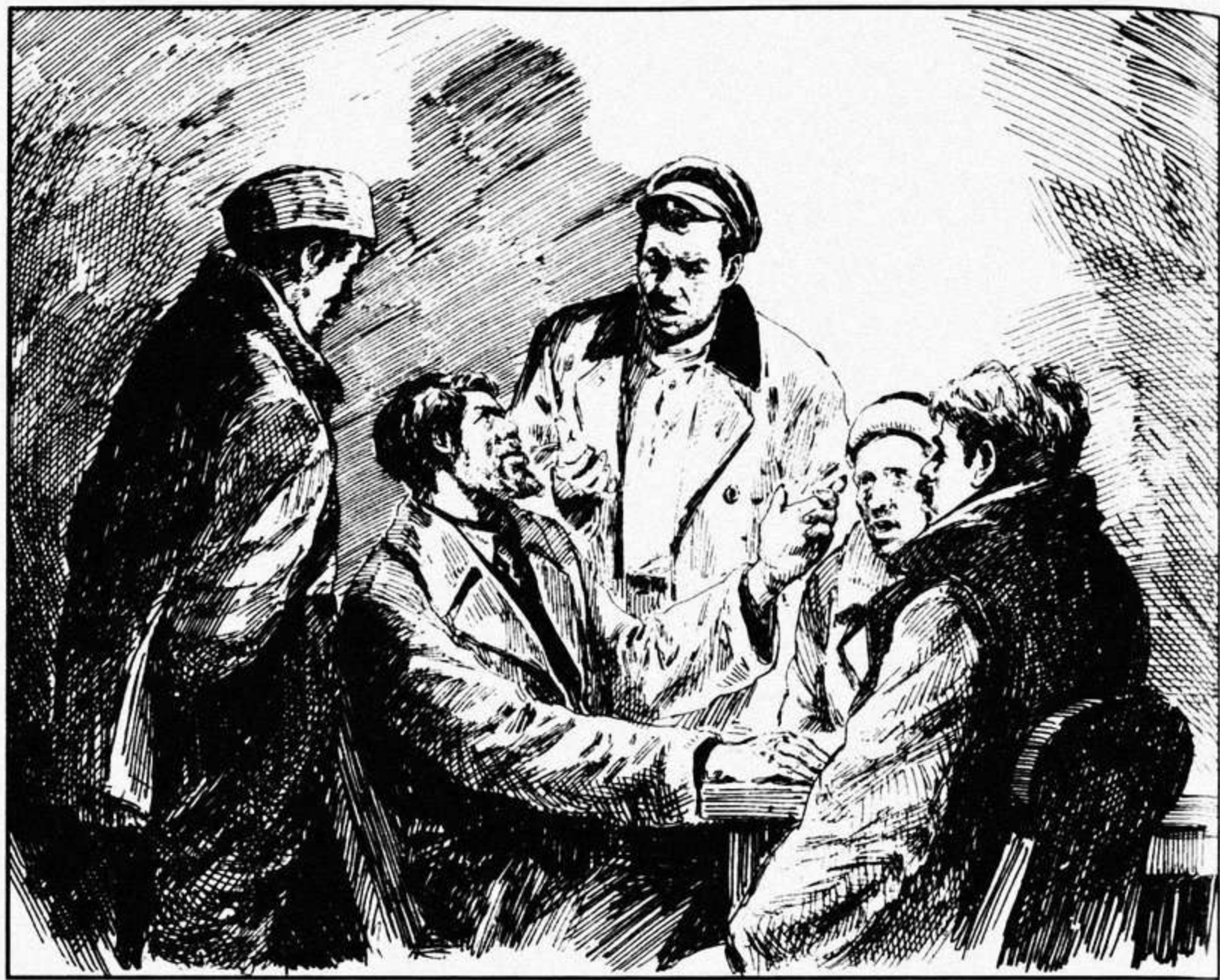
(九六) 尼基塔心里盘算着：自己是个穷汉，和财主不是一条道，长此下去，只有豁出一生给他做奴才，可又怕政府不会宽大他。虽然对那些入恨得牙痒痒的，可就是想不出什么对付的办法。



(九七) 雅可夫说：「邻近有些地区已经开始暴动，把共产党员抛到水里去……春天，会有外国军队过来。」
尼基塔问道：「就算我们把村里干部杀掉，政府派兵来怎么办？连个指挥的也没有！」



(九八) 雅可夫撇了下嘴，哼一声道：「指挥官会出来的，他们受的训练比红军司令官们还要好……」



〔九九〕 尼基塔在上次暴动时已吃过苦头，不想干下去了，他知道雅可夫家里窝藏着坏分子，便乘机说：「哪个再上你们的当！从今天起，算散伙了。我不瞎跟着你们了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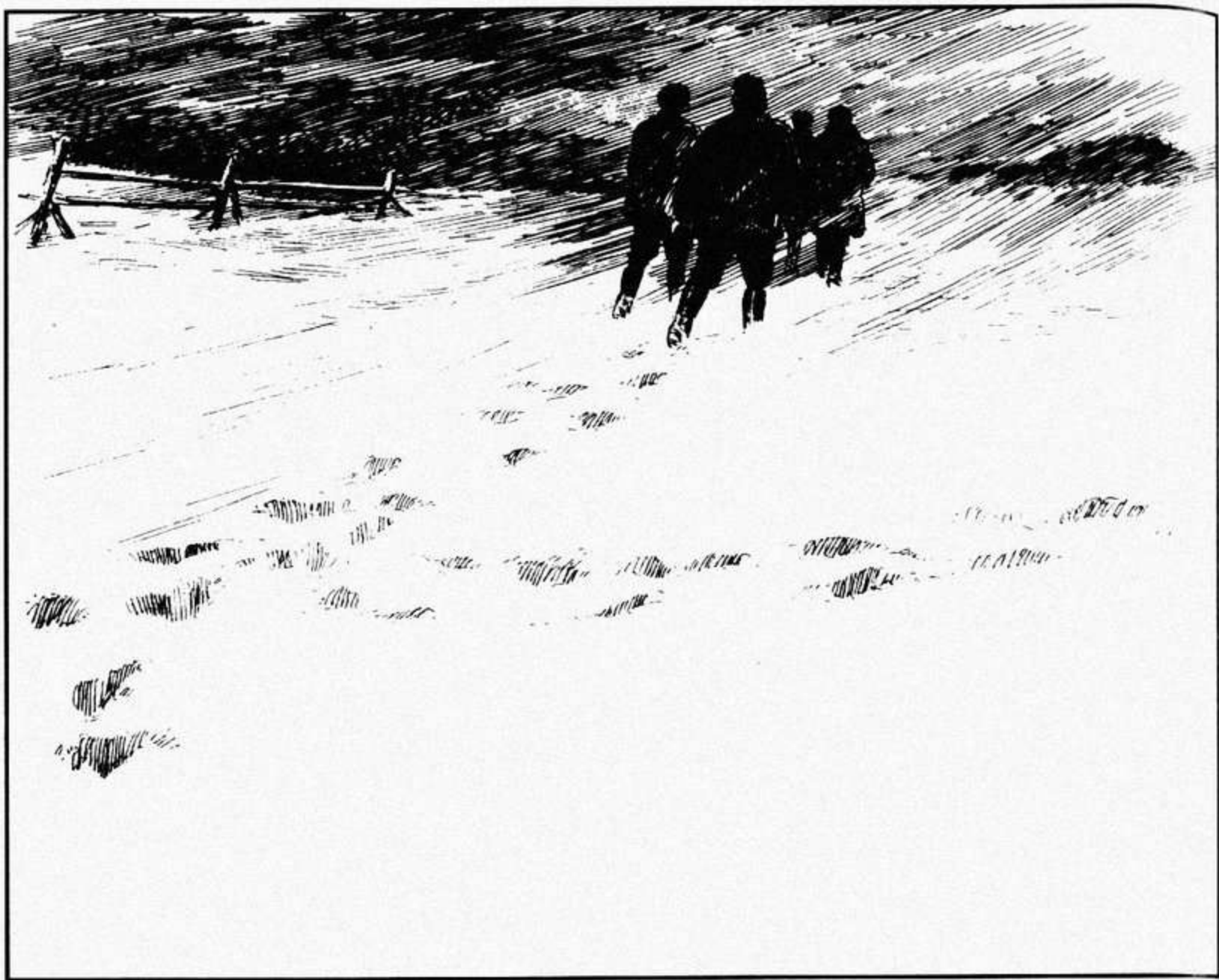
(二〇〇) 有个富农见尼基塔拔脚向外走，知道事情坏了，一面拦住去路，一面威吓他：「你敢去报告吗？你亲手逮过他们的人……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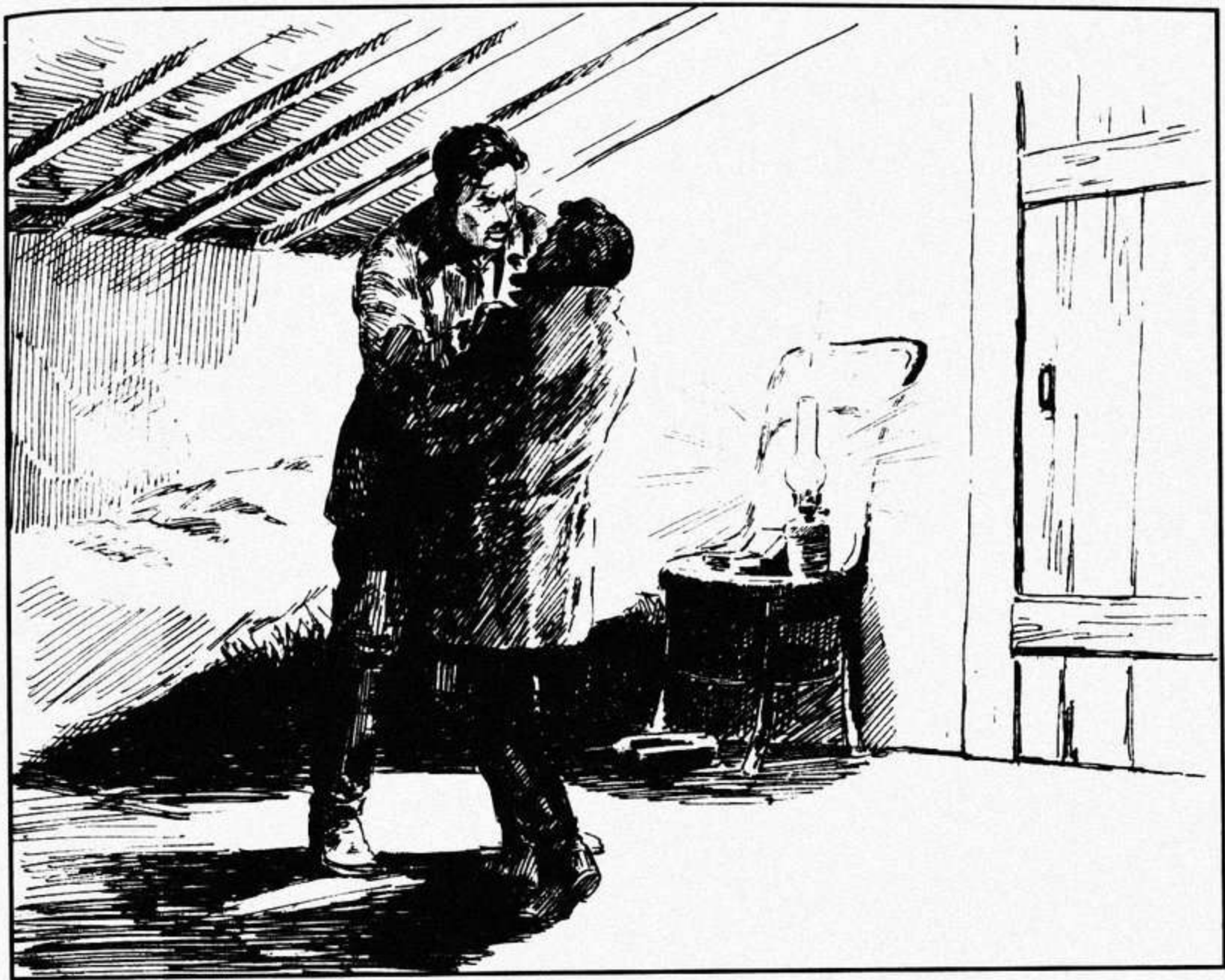
(二〇二) 尼基塔忍不住，一拳把那富农打倒，骂道：「滚你的蛋，我给你们要够了，我去自首……」大踏步走了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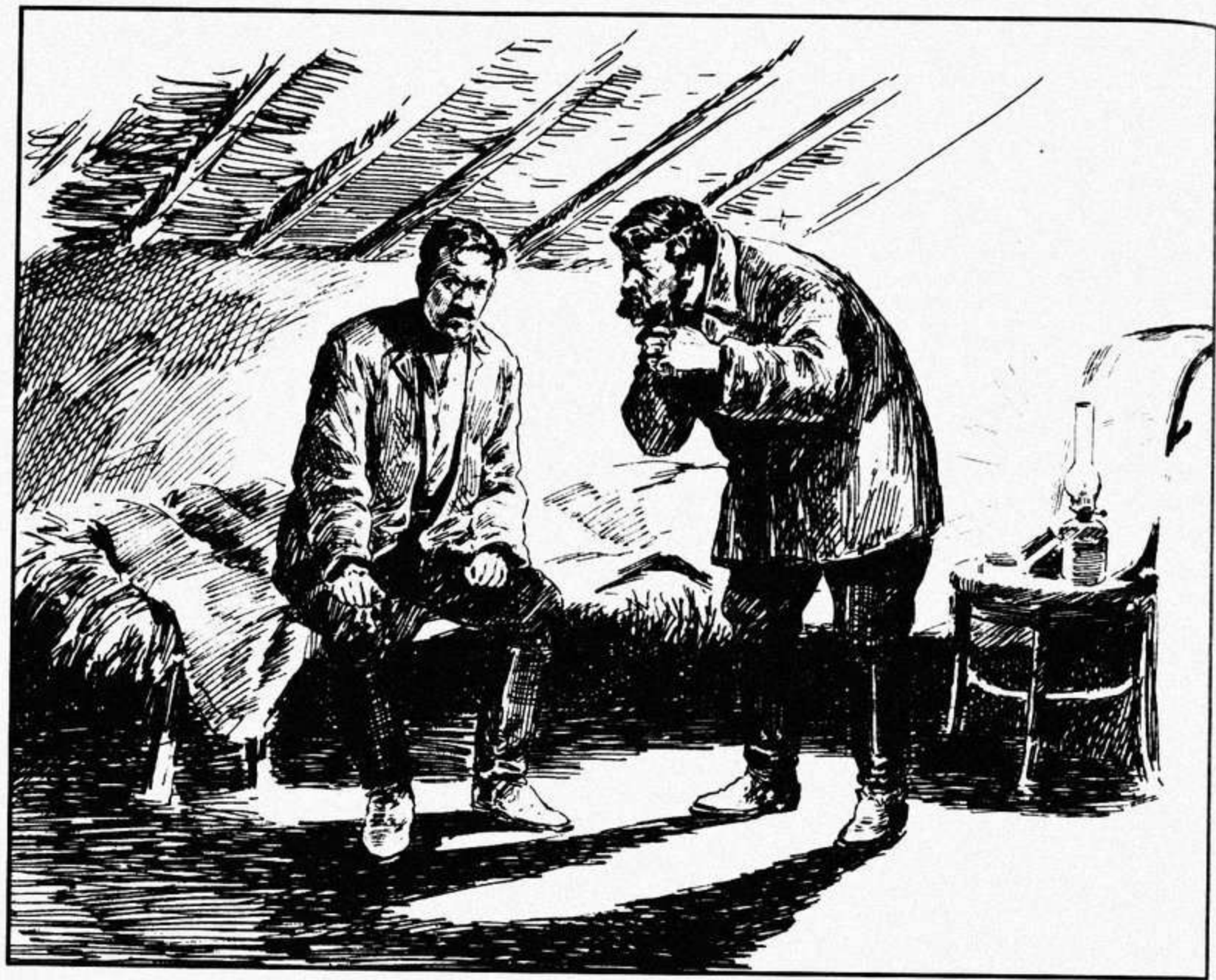
(二〇二) 雅可夫知道大事不妙，和那些富农纷纷溜了出来。他约了铁摩菲一道往家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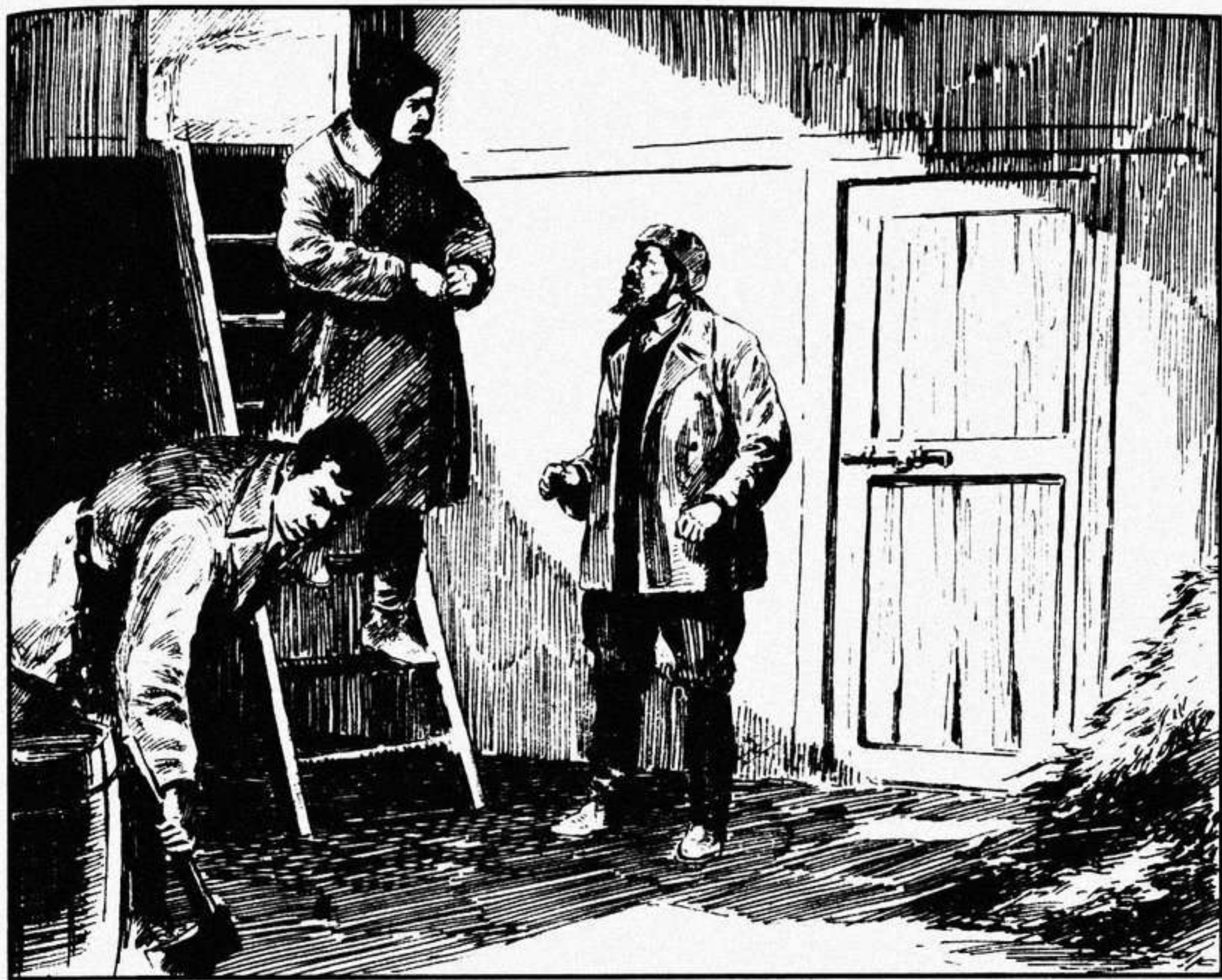
(二〇三) 雅可夫回来一说，波罗夫则夫又气又急，伸手抓住他的领子，骂他无能：「我怎么吩咐你的？说！现在怎么办？他去报告了没有？……」



(二〇四) 雅可夫急得眼泪直淌，抖抖地说：「老爷，我们完了！」波罗夫则夫气得牙齿格格作响。



(二〇五) 波罗夫则夫问清了尼基塔的家，是个单门独户，又离村委会很远，便下决心去干掉他。



(二〇六) 波罗夫则夫插上手枪，雅可夫带了把斧头，还有富农铁摩菲，三个人摸黑出去了。



(二〇七) 来到尼基塔门口，波罗夫则夫砰砰敲门。尼基塔刚刚睡下。他已下定决心，明天一早去自首，顶多吃三年官司，日后还能过太平日子。



(二〇八) 尼基塔听得敲门声，连忙出来，哪知门才开了一条缝，鼻梁上挨了一斧头，顿时昏倒过去。



(二〇九) 几个黑影冲到屋里，波罗夫则夫吩咐门上
门，自己当先直奔上房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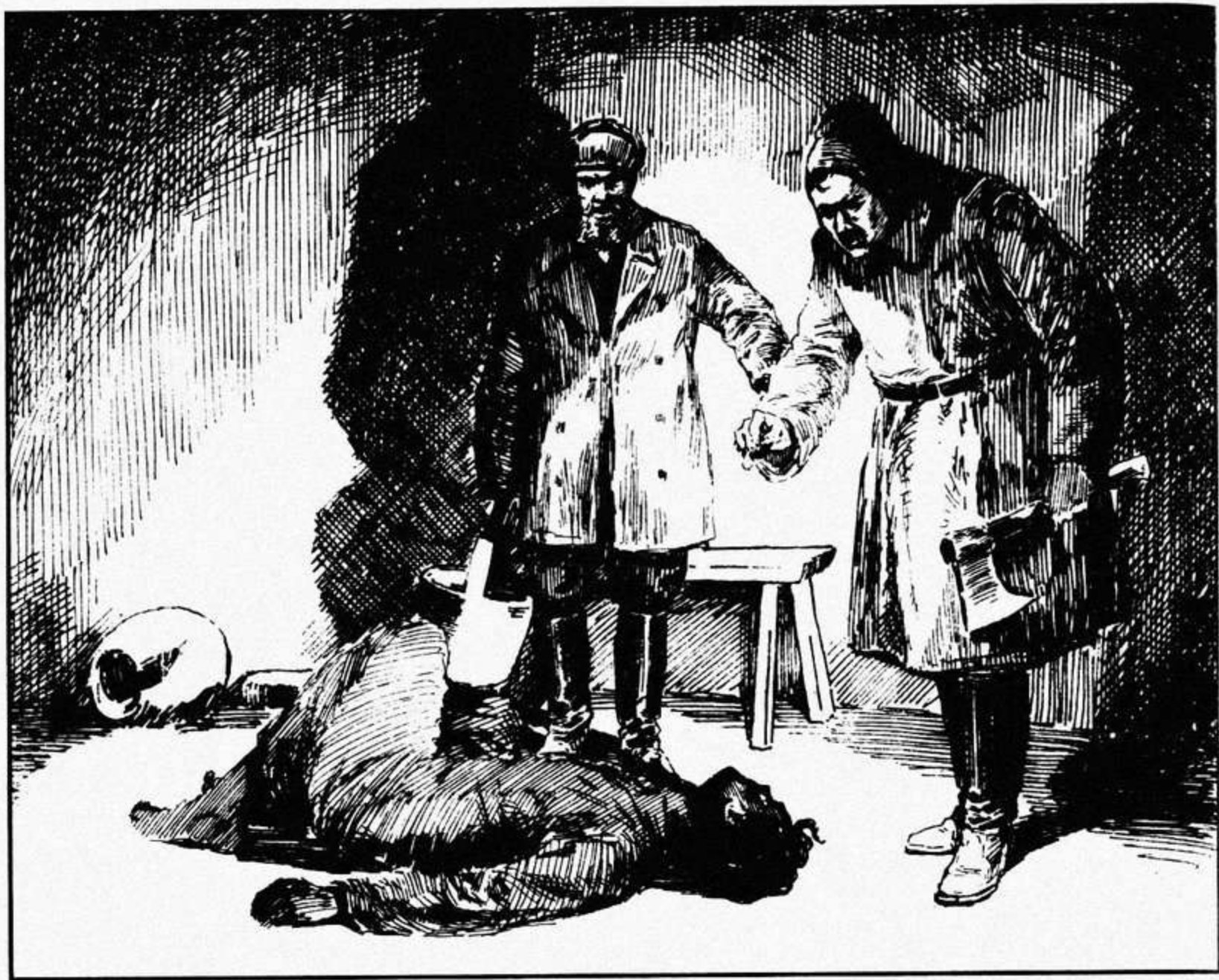
(二二〇) 尼基塔的女人还以为丈夫摔倒了，正在叫尼基塔。波罗夫则夫已到跟前，拿裙子塞住她的嘴，不让叫喊。



(一一一) 波罗夫则夫顺手摸到条毛巾，把她双手背捆，交给铁摩菲看守。



(一一二) 自己马上回到院子里来，划根火柴，照见尼基塔满脸是血，还昏迷不醒。波罗夫则夫叫雅可夫泼他一盆冷水。



(二二三) 等尼基塔苏醒过来，波罗夫则夫用腿抵住他胸口，问道：「报告了没有？」



(二一四) 半晌，尼基塔圆睁两眼，左手一把抓住雅可夫的腰带，右手紧紧勾住了波罗夫则夫的脖子。



(二一五) 波罗夫则夫死命挣开，一连几斧头，尼基塔不动了。



(二一六) 波罗夫则夫、雅可夫又回到屋里，掏出那女人嘴里的裙角，逼问她丈夫去了村委会没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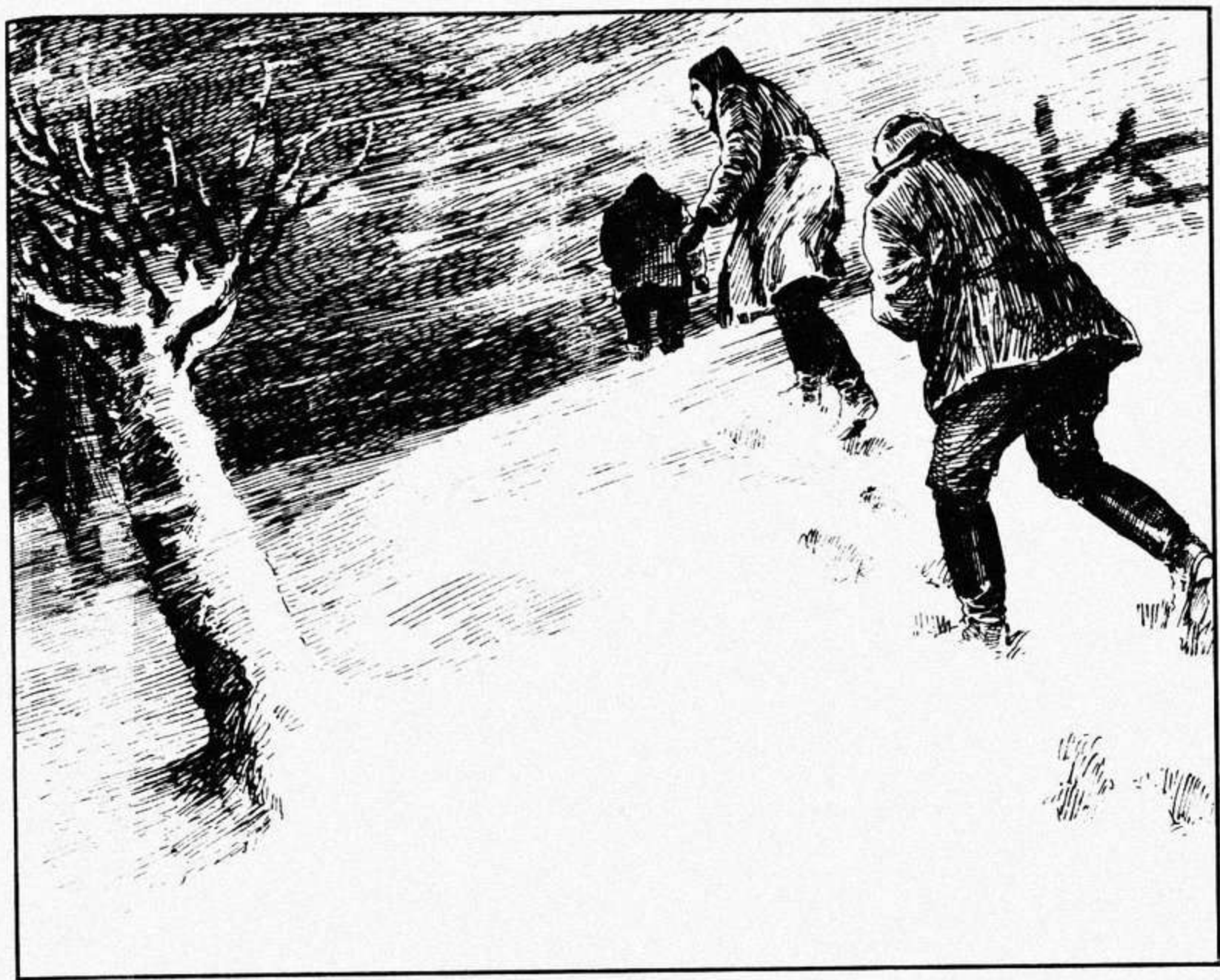
(二二七) 那女人借着火柴光，认出了雅可夫，细声哀求道：「好人，他没有去，饶了我吧！」



（二一八）波罗夫则夫一想，她认得他，不能留下活口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举起斧头，朝她脸上狠命砍下去。



(二一九) 三个人行了凶，马上奔了出来，歪歪斜斜往回跑。要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中集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。





被開墾的處女地（上）

[蘇]肖 洛 霍 夫 原 著
林 林 改 編
賀友直 顏梅華 繪 圖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

上海銅仁路二五七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2號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利豐橡皮印刷廠印刷

開本：787 X 1092 1 / 50 印張：2.44

1955年4月第1版 195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, 001 ——— 23, 000

統一書號：T 8081·1601

定價 三角